

今日的中國

— 公理叢刊 —



公 理 叢 刊

今 日 的 中 國

I

本叢刊各載長短各文均係未經發表之作非經許可不得翻印

今日的中國——公理叢刊之一——

前言

卷之上：今日的中國

- 長江：中國的生路……………(一一一六)
- 鐵生：國際形勢激化與中國……………(一一一八)
- 君辰：當前經濟問題的癥結……………(一一二〇)
- 洪波：抗戰四年來的東北救亡運動……………(一一二二)
- 張友漁：論新聞統制……………(一一二〇)
- ★ ★ ★ ★ ★
- 堅生：西班牙的教訓……………(一一一四)

卷之下：戰時思想山水人物

長江：戰時山水思想人物〔連載〕	……	(一一—一八)
楊剛：罪聲——論中國知識份子	……	(一一—二八)
憶寒：重慶霧	……	(一一—六)
芮中占：江山狂想曲	……	(一一—三〇)
藥眠：抗戰四年來的詩歌運動	……	(一一—六)
★ ★ ★ ★ ★ ★ ★ ★		
長篇連載：戰鬥中的華北	……	陸 詒
序	……	二
渡黃河	……	一〇
垣曲所見	……	一四
訪問衛立煌將軍	……	一六
向晉東南進發	……	二〇
八路軍的將領們	……	二六

前 言

編 者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孟 子

中國人有一個特點：鎮定，死樣的鎮定。用現在的流行術語，即「以不變應萬變」鎮定自然是一種美德，尤其是在事機嚴重時。但鎮定必須有內容，具體說：「泰山崩乎側而色不變」，必須確知泰山雖崩，決壓不着自己；即使壓得着自己，也確有良法不傷毫毛。如果光是鎮定，坐在要崩的山下等山來壓，那才是天下第一號蠢豬。

不幸中國人，正是這樣，至少某一類人。一切都了不起，一切都自有辦法。眼看米缸空了，且等肚皮餓時再講；眼看肺病已到第三期，且等挺了床再請醫生；眼看刀臨了頭，且等斫下來，也許有黎山老母平空一把救去，讓它斫個空。什麼辦法；實際上只有一個字——混。只要命不該絕，到頭終有救星。

如果是澈底「混」，一概不管，旁人也許還可以出點主意，想點辦法，幫忙做點事

情。但中國人是狗子站在馬槽裏，我管不了，你也不許管；不但不許管，你還得跟着我一起「混」。如果你敢多說一句廢話，那你就是違反了什麼至上，什麼至上的天條，頂起碼，也得判個「大逆不道」的罪名，先送進防空洞。

抗戰已經快滿四年了，據說今年是勝利年，怎麼勝利法？爾等黔首俱不用問，耶穌自有道理。

是的，我們「愈戰愈強」了；我們的國際環境越來越「有利」了；我們的農村「繁榮」了；我們的財政有「百分之六十」的現金準備；我們的後方國防經濟已經「建設」起來了；我們「馬上」就要全面反攻，收復失地，而敵人呢？他的泥足愈陷愈深了；他越來越孤立了；他的經濟馬上就要崩潰；他國裏明天就會起革命。

如果真是這樣，我們還有什麼可說；自然是任憑擺佈，只要能眼看着就要太平，或者已經太平的天下裏吃碗安逸飯，已經心滿意足了。

可惜的是欺騙並不是事實，天下的耳目並非一手所能掩蓋，而鴛鴦的哲學，亦並不能免除它從屁股到頭，一齊進他人肚裏的危險。

中國現在究竟如何？一切似不是真有辦法？照樣「混」下去，今年或無論那一年，是否會是勝利年？我們的前途是做奴隸還是做自由人？這本集子會告訴你。自然，一面

雖荒淫與無恥，一面也自有其莊嚴的工作。

中國不是哪幾個人，或哪一類人的。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中國的主人。我們不能讓中國就這樣「混」下去，「混」到了做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爲止。

我們要繼續團結抗戰，我們要繼續一切團結抗戰的莊嚴的工作；同時，我們要認識今日中國的真相，知道今日中國的危機究竟是怎樣的嚴重。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發現團結抗戰的正確道路。

抓住了真理，我們是無畏的。

五，十七。

中國的生路

長江

一 不能走死路

中國已經走到懸崖上。兩條路擺在前面：一條是絕路，走到崖邊，就會墜入無可挽救的深淵；一條生路，繞過危崖，又是前途無限的光明大道。

時局真象當然不像日汪所說那樣糟糕，但也絕不如某些粉飾太平的人那樣樂觀武斷的宣傳。如果照那些宣傳家的說法，中國現在一切都可滿意，我們老百姓只須安份守己，納糧當兵，買公債，獻金，服從，和無條件「擁護」一切，就可以睡着等抗戰的勝利，和自由平等幸福新中國的到來。「國家大事」自有一般「打」得了「天下」的人們去料理，用不着一般人民操心。

中國的農民本來不知當過若干代的奴隸。相當習慣了作「太平百姓」的思想，不管你改變了什麼朝代，我總是一律「納糧」，只要求得「安居樂業」，就是如天之福。所以目前政治局勢如果能夠真正有力量作到使大多數人安居樂業，也可以使一部份人相安

於一時。問題是今日國內情勢實在險惡萬分，而上層仍一味爭權奪利，視國家為私產；中層亟亟於自保；下層終日惶惑呻吟於困苦生活之中；當局唯一的工作，則在加強統制，鎮壓異己。特別是鎮壓言論，一面封鎖新聞，蒙蔽真象，一面製造虛偽的消息，廣為欺騙，欲以一手掩盡天下人之耳目，鞏固其少數人把持的政權。

假如少數把持政權的人的確有辦法可以擊退日本，有辦法鞏固內部之團結，有辦法解決國家財政和人民生活，有辦法展開有利的外交關係，倒也罷了。然而現在的實情是：客觀局勢一切都在惡化中，而當事者則只為政權打算，不顧國家安危，眼看着已把國家一天一天的拖近萬丈崖邊，還不許人民講話。自然他們背上都有降落傘，事到臨危，各有千秋。然而我們四萬萬人民豈只有為少數人跳崖的義務而無求生的權利？

二 死路一條

現在的政治趨勢，顯然是死路一條。不管那些武斷宣傳家如何一再叫國民「放心」，而驚濤駭浪相繼而來，實在欲「放心」而無從。

武斷論者宣傳今年為「勝利年」，好些人都興高采烈，以為抗戰今年可以勝利地結束，於是在軍事方面，不少人希望着和宣傳着「反攻」。既然總反攻即在目前，大家就

用不着再刻苦準備，力求進步。如果把實際在戰場上作戰的官兵的意見攷察一下，我們就可以知道各件事情；第一，中國軍人戰意之堅決是沒有問題的，他們從內心裏已看不起「皇軍」，絕對不會害怕日本能以武力征服中國。但是第二，除進步的部隊外，士兵心中都有一個陰影，他們最清楚的是新兵補充的困難，和新兵素質的日漸低落。在我們的戰鬥部隊編製中，兵員缺額愈來愈大。新兵補充一次，部隊的戰鬥能率便降低一次。這裏的根源，全在軍事行政之腐敗。特別是徵兵機構大半貪污狠毒。以最無情之剝削與壓迫，加於最純良忠厚之農民，使食不能飽衣不能暖，因此各地補充兵不鳩形鶴面骨瘦如柴的，實在少見。如此士兵，欲使之能產生堅強之反攻意識，實不可能。第三，軍隊需要重兵器與高兵器。近代戰爭不能單憑武器，但也不能單憑勇氣。我們要把敵人從中國領土上趕出去，必須先把敵人佔據着的大城市克復過來，這些城市敵人都築好堅固的要塞防禦工程，沒有充分的重兵器與高兵器是不能把敵人趕走的。重兵器之來源，固然可以一部份自外國輸入，但是我們今日只能有公路作國際交通，自外國輸入之重兵器究屬有限，真正大量近代化軍隊裝配的完成，不能不期之於我大後方國防工業之建立。然而我們今日的國防工業如何？所謂鋼鐵工業，報章雖宣傳不少，然真正的進步，實在微乎其微。就筆者所知，國防工業這新名詞，已成爲若干官吏與資本家發國難財之一種工

具，蓋一言國防工業，即可得國家大量協款，及其他特殊便利。在實際經營方式上，則獨佔多於開發，後方僅存的機器及礦區，皆被廣泛的收買，加以獨佔。如此建設，國防工業那能擔負起反攻準備的責任？國防工業既如此沒有基礎，「反攻」不知從那裏「攻」起？沒有軍事經驗的農民，可以用報紙去騙騙。前線幾百萬將士，他們決不會相信空話。

關於國內團結，有些人認為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以為西北封鎖線已經相當的完成，已經有了相當的「防範」，政治上可以玩弄國民參政會，以自己指派的代表作為人民之喉舌，以國民參政之空名，行強姦民意之實質，表面上提出軍紀軍令問題，而實際則展開廣泛之肅清異黨的鬥爭。在政治鬥爭技巧上，誠然比過去十年要進步得多，然而在實際上，則不但無好處可言，反使團結局勢一天一天走入絕境。一月中新四軍事件以後的作為，其目的顯然是決心以武力消滅「異黨」，其辦法是一面加強軍事準備，一面加緊輿論宣傳，希望造成一種見解，把破壞團結的責任一律加在中共頭上。輿論既成，然後師出有名，一面據說是為了鞏固團結，不得已而進行剷除破壞團結者之戰。一面說是為了抗戰，故對於「敵後民主政權」不得不加以討伐。究竟有無理由暫且不管。但中國內部一旦真打起來，真不知抗戰還怎樣可以進行？如果反共戰爭沒有得到日本的諒

解，則形勢又將成爲三角戰爭。二月中豫南戰爭，就是一個教訓。中央軍和新四軍對壘起來，日本就乘虛而入，襲擊我們的側背，本來於我有利的戰場，從此遂變爲對敵有利。如果反共戰爭得到了日本的諒解，則民族的立場，將根本喪失，國人安能見諒？退一萬步，僅就軍事力量而言，過去內戰期間，國共兩方軍力係十與一之比，現在至多只四與一或五與一；在地勢上，過去可以完全包圍，現在只能一面封鎖；還有，八路軍全部皆在敵後，事實上無法派大軍前往圍剿。以過去的有利，尙且十年剿共不成；今日一切條件完全不同，更何能武力消滅八路軍和新四軍？

有人說，現在並無打內戰的決心，不過是除軍事防範之外，更用政治和輿論的壓力，想迫中共交出軍隊。新四軍事件，不過爲了表現一點威風。但事實上這樣只有愈弄愈糟。本來要維持「軍令」，然而結果茂林一仗，反打出一個延安「革命軍事委員會」。本來要維持「軍紀」，然而結果反逼出兩個「十二條件」！事已至此，現在只有拼命在宣傳上努力，歸一切罪名於共黨，加深內部的裂痕。既無消滅異黨的力量，而拼命從事挑釁，真不知道預備怎樣收場？大敵猶在，而自壞居城，自戕手足，除了便利敵人之外，真不知道有何好處？

財政經濟的危機，目前尤非常緊迫。三十年度財政預算，收入不及支出十分之一，

此大部份支出皆賴發行紙幣與發行戰時公債來維持。我們法幣的發行，連中央與地方合計，已達一百萬萬元，然而今年財政不敷之數，亦將近一百萬萬元。此一百萬萬元中大部份必為增發紙幣。或發行公債。然而公債的作用，一方面只是換回民間一部份的法幣，以人工方式促成一部份法幣之一次輪迴。另一方面是將公債送入銀行，用銀行購買公債之形式，交出紙幣。今天的銀行，主要者為國家銀行，故購入公債之結果，仍等於增發紙幣。

因抗戰關係，這裏的根本原因，乃在政府財政收入銳減。海岸盡失，關稅在過去佔全國稅收中第一位，而今已幾等於零，次於關稅之鹽稅，亦因長蘆兩淮及至沿海各產鹽區之喪失，僅有四川之自流井一帶，成為鹽稅之中堅。江浙統稅過去亦為政府主要收入，今日已為敵偽方面所劫持，亦不能再有所希冀，過去的財政收入的基礎，今天已經不復存在，然而我們的財政支出，并不能因收入之銳減而相對的緊縮，相反地，戰爭持久的結果，反使支出高速度的增加。這樣的財政狀態，如果沒有方法補救，當然無可以樂觀。馬寅初先生對於財政情形非常明瞭，他因此曾主張徵收戰時利得稅，想把戰時財政負擔多加一點在發國難財的人們身上，一則可以相當鞏固財政收入的基礎，二則也可以使社會的負擔比較公平。誰知他竟因此失去自由，現在不知到那裏「攷察」去了。

財政根本革新計劃不能成立，只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臨時應付。比方節約建國儲蓄運動，就是以較高於銀行的利息，發出與法幣主要作用相等的儲蓄券，向銀行存戶換取他們一部份的存款。這對於存戶沒有損失，而政府則增加了利息負擔。政府自然有一個好處，即發出去的一部份紙幣，也因此起一些人工的輪迴作用。然而這不過等於打一次嗎啡，只是興奮一下，並沒有根本解決問題。

講到外國的借款，就已有的來說，也並不能解決中國財政的危機。如像購物信用，如軍火等，它本身與財政就無直接關係；如果作為穩定外匯基金，也只是暫時增強了外匯支付的力量，並不能解救中國的財政基本問題。如像借款是以中國某些原料出口為担保，則其結果反是增加政府的財政支出，從而使紙幣發行更增加。因為政府如果借了五千萬美金的借款，拿錫錫桐油等作担保，政府自身無錫錫桐油，必須用法幣由民間購買。故政府收入的是五千萬美金的外匯或等於外匯價格的貨物，而支出的即是值等五千萬美金的法幣。

說來說去，目前政府財政政策是走的惡性通貨膨脹的路。去年秋季，重慶一帶一元現金在黑市上已可以換到法幣十三四元。通貨如果再膨脹下去，法幣的價值還要降低，購買力還要減少，財政的法幣支出還要加大，而法幣發行額還要加多，循環相因，終必

至於不可收拾。財政既走上惡性通貨膨脹道路，加上政治腐敗，交通不便和囤積居奇，物價必然更要飛漲。物價飛漲的結果，廣大人民生活水準必更急劇降落，士兵及下級軍官生活，尤必苦痛萬狀。目前軍隊中食稀粥過日者，至少在半數以上。有人硬要說農村富厚了，人民生活比過去改善了，本來言論不自由，誰能知道真相？然而在民間過幾天日子的人，却明白見到物價如此無限度的飛漲，廣大人民生活已走上了絕路。如福建，若干宣傳家曾說得像地上天堂，然而陳嘉庚先生去考察一次，就明白其中黑暗重重，民生憔悴，社會經濟生活崩壞已至極頂。長此下去，整個社會一定有大騷動的一天，那時抗戰真不知要受多大的影響！

最近不少人以「外交形勢對我絕對有利」沾沾自喜，趾高氣揚，逐漸忘去了當前局面的危險，目光轉而對內。於是這「有利」的「外交形勢」，反而使中國抗戰在另一方面受到不好的影響。我們不能不指出，單單外交上「有利」的「形勢」，三國同盟以後，中國外交的形勢的確大為好轉，除蘇聯態度仍如過去一樣對我援助外，英美亦皆一致支持中國抗戰，美國態度更為積極。但是並不一定對於中國抗戰有實際的好處。只有在我們主觀條件也是非常健全的情形下，有利的外交形勢，才能有裨益於抗日戰爭。否則空有「形勢」，自身不能健全，反可招致重大的危險。

我們可以舉出一個抗戰以來的實例，說明單有好的形勢，並不一定勝利的事實。二十九年春天，我軍曾大舉反攻南甯，就軍事「形勢」來講，我們所處的「形勢」是絕對「有利」的。第一，敵人困守南甯平地，其北面的高地崑崙關和高峯坳一帶，都在我們軍隊手裏，我們是居高臨下，依託山地，易進易守。第二，南甯敵人的後方聯絡線是邑欽間一五〇公里長的公路，這條公路由東南至西北，側面完全給中國軍隊以極便利的側襲機會。當時我們曾派一個集團軍擔負這一任務。且那時越南還未對日屈服，鎮南關一路還不能給敵人作為後方交通，而我們也有部隊在擾亂南甯至龍州的交通。別方面，我們的後方則絕對安全。第三，南甯地處邑江北岸，邑江無橋，敵人係一背水陣地，重兵器轉運南北岸，十分不易。而我則北岸大兵雲集，包圍之「形勢」已成，空軍與機械化陸軍已配合出動。第四，南甯係中國領土，南甯一帶戰區人民係中國人民，故在中國大舉反攻的情形下，中國人民一定更能幫助中國軍隊，更能增加敵軍的困難。當時任何人看「形勢」，中國方面是占有絕對「有利」地位的，但是事實結果如何呢？由於中國軍事部署上有缺點，軍隊素質的不整齊等，我們終於遭受了一個意外的挫敗。

三國同盟以後的「外交形勢」，對於我們雖已有多少好處，但是，英美之所以援助中國抗戰是因為幫助中國，才可以拖着日本。換句話說，即國際援助，是以中國抗日為

前提。然而中國要抗戰，必定要內部能團結；內部如果分裂，抗戰就不可能。抗戰有問題，國際援助自難免發生新的變化。一月間皖南事件發生後，美國對於中國抗戰局勢，顯然非常不安。居里之來，其主要任務即在「觀察」。三月十一日，紐約太晤士報也明白表示：「有一件事實必須要中國內爭的雙方弄清楚：美國對中國的同情與援助——雖然還不及應有之程度——不僅是希望中國能獲得自由，而且是希望中國能民主，美國絕對不能幫助中國去進行內戰。」二月十二日的香港英文南華早報也說：「中國爲了取得民主國家的對於抗戰的援助。自然應當對國際造成良好的印象。而民主國家之所以對中國進行援助，乃因中國在牽制日本這個任務上能對於擊敗整個侵略集團有所貢獻，中國如不能急起有效的改正缺點，無論過去軍事成就如何，終不得不失敗。」這裏所謂要改正的東西，即是改獨裁爲民主，因此甚至於露骨的說：「在中國可能發展的兩個勢力之中，獨裁主義比共產主義更爲有力而且更爲危險。」這是很顯然的，英美之援助中國，不是從中國內政觀點出發，而是從他們自己反對三國同盟的觀點出發。羅斯福曾說：「中國是民主國家反法西斯國家戰爭中一個隊伍。」所以只有中國在抗日這個任務上有更大的作用時，英美的援助才會更切實更積極。否則英美一定觀望。至於蘇聯，則尤不願一面幫助中國抗日，一面讓中國走法西斯政治路線，終致造成蘇聯在東方的威脅。事實是。

在皖南事件之後，英美蘇對我外交皆無新發展。政府方面雖拼命宣傳國內如何沒有問題，共黨如何無理而且也不是畏，然而外人對於這種宣傳却顯然抱懷疑的態度，因而「有利的形勢」迄今未能充分發生作用。今後究竟如何，顯然必須看中國內部狀況的發展。

總而言之，軍事，政治，財政經濟，外交，無論從那一方面看，現狀如不改革，中國可說絕對不會有生路。

三 生路在那裏

現狀既無生路，那嗎生路在那裏呢？

我們誰也希望抗戰勝利，希望能早日反攻，光復故土，重返家園。值茲敵力已疲，而且已經分心南進的時候，正是我們加緊發展國防工業，提高軍事技術訓練，積極動員民衆，澈底改良兵役制度的機會。軍事與改革準備一旦完成，再加上國際的適當時機，我們大規模反攻即可全面發動，爭取最後勝利。

我們誰也希望中國內部各黨各派團結一致，一切力量皆集中到抗戰上面，不要眼光對內，互相磨擦。我們不但希望今天團結抗戰，而且希望明天團結建國。

我們誰也希望中國財政有辦法，不要弄到惡性通貨膨脹。我們希望馬寅初先生的主張能夠實現，不讓戰爭的負擔老是完全落在廣大民衆的肩上，讓那些平時假公濟私，戰時利用政治地位大發國難財的人們，也多少盡一點「有錢出錢」的義務。我們希望生產事業能真正爲了國防與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不由銀行官僚和資本家壟斷一切。我們希望切實取締囤積，不要只限於囤積五百石小麥的楊全宇。我們希望切實制止物價非法高漲，不要只是空洞宣傳，硬說物價大跌，農村繁榮。

我們希望外交上有原則，有遠見，不要看到德打勝仗，就想走德意路線，英美得勢，就走英美路線。對蘇外交，尤不應有成見，只想利用於一時，而不作長久打算。關於此點，我們可以指出一件令人慨嘆的事實。三月二十二日香港某報專電曾載甘省某油礦如何有希望，今年年底新式機器運到，產量如何可以增加，就筆者所知，該電所指是甘省玉沙油礦。礦藏確甚豐富，希望無窮。然而該礦之籌開最初是在二十七年武漢會戰時代，其時所需機器，本可以問蘇聯購買，運輸最便利，開工亦可迅速，但是當事者對蘇胸的有成見，竟向遠隔太平洋的美國訂購機器，這些機器只能由美國運到仰光，再由仰光經西南公路轉至西北公路終點，經四五千公里之長途，結果訂貨將近三年，機器還要今年「年底」才能運到！究竟能否運到自是問題。即使年底真運到，已經遺誤三年半

的寶貴時間了。

然而我們這些希望怎樣才能實現呢？說來說去，最根本的還是政治問題。只有政治革新，才能將軍事、財政經濟、外交納入正軌。政治不改革，剛斃朽木，結果等於是徒勞而已。

今天政治的病根，全不在主義的鬥爭上。三民主義所提供的民族、民權、民生則全國各黨派已一致接受，問題是在國民黨的一部份人把持政權，視天下爲「私產」，全不奉行國父的遺教，一切內政外交設施，皆從保持其私人的政權着眼；凡擁護此政權者，不論其人格才力，一律引爲腹心，反對或批評此政權者，則一律視爲敵人，加以壓迫摧殘。他們的目的絕對非爲國家民族，而是爲一己之升官發財。此輩升官發財之徒，盤據要津，將一切政策法令用爲作惡的工具，試問抗戰建國這種偉大的事業，如何做起？國民黨內部自不乏正義之士，然而對於此輩誤國禍民之徒，亦多敢怒而不敢言，蓋政權在握，可以爲所欲爲也。

然而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非此少數人之中國，抗戰是爲中國四萬萬人求生存，非爲鞏固此少數人祿位。因此挽救時局之唯一方策，惟有停止這些少數人的專政，實行各抗戰黨派各抗戰階層各抗戰民族的聯合政權，實行抗戰必需的最低調的民主政治。這樣

的民主政權必須是代表抗戰各階層各黨派各民族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代表少數特權階層的利益。這個政權的利益，是和中國大多數人的利益一致的，它必須根據全國大多數人之利益，來決定軍事外交財政經濟政策，從而滿足全國民衆的合理希望。

現存政權無疑是毫無民主化，而且是相反的，他們並沒有因為全國人民之不滿，而反躬自檢，乃慄於政權之動搖，屢益加強其獨裁統制。因此，七七以來，各方面所操的「以讓步求團結」的策略，雖然收到部份的效果，然根本上並沒有能夠推動現政權的進步，自今以後，單純的忍讓政策，顯然只有招致大局更壞的前途。因此，中國人民今後除對抗戰繼續貢獻最大的努力外，對於推動新的政治，尤必須負起更困難的長期鬥爭。

怎樣才能實現新的政治呢？從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的經過看來，顯然的，空言已經無補於事，而必須從速展開新的抗日統一戰線運動，各方面的實際的政治力量，來推動政治的進展。這個新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治綱領，必須反映全國大多數人民切實的要求。其第一個基本原則應當是「堅持抗戰」。這裏所謂堅持，就是抱定趕走敵人過鴨綠江的目的，沒有什麼年限的預定，一年也好，三年也好，十年也好，

第二個基本原則應當是實行民主，就是根本要把「私」的政權改爲「公」的政權。不是粉飾太平，成立些什麼國民參政會式假民意機關。而是實現真正的民主，由各方民

衆代表組成國民會議，成爲國家最高的權力機關；政府應由此會議產生。

第三個基本原則應當是新經濟，包括建設真正的國防工業，扶助民族工業，改進農村經濟，重徵戰時利得稅，適當控制紙幣發行，抑平物價，改善民生等。

這三個基本原則如能確立，一切內政外交等問題自然可以循序解決。這個新的統一戰線應當包括些什麼成份呢？根據上述的政治綱領，顯然除少了數最頑固的份子外，凡是擁護抗戰，民主和經濟革新的方面的力量，都應當包括在內。

新的統一戰線比過去的統一戰線有兩個不同點：第一，統一戰線內部，是真正民主的，各黨各派都合法存在。第二，對少數最頑固反民主的力量，必須施行有力的鬥爭。但是，我們不能不指出這新的統一戰線是在敵騎深入的情況下進行的，外有強敵，內須鬥爭，所以在運動過程中，處境比七七前後更爲困難。不過，在將近四年的抗戰以後，中國人民的政治知識與經驗之進步，已造成了中國民主運動可靠的基礎。故民主運動之過程，雖更艱苦，而成就當較迅速而可靠。

中國的生路已展開在我們眼前，我們應當從各方面發動抗戰力量，團結奮鬥，斬荊拔棘，以爭取中國的光明前途。

三月二十二日香港

國際形勢激化與中國

鐵生

歐戰目下正以英德爭霸戰為中心正在進行。當然，這不是一個片面性的歐戰，而是一個全面性的世界大戰，因為站在英國背後的還有美國，站在德國旁邊的還有義日兩國。

國際舞台上的全武行開始了，顯然的，德國利於速戰速決，否則難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覆轍。但是德國怎樣才能實現速戰速決的企圖呢？就德英兩國的整個戰場來看，德國最好莫如飛渡英倫海峽，進攻英倫三島，「擒賊先擒王」，一下子就可以使大英帝國不能收「身使臂，臂使指」之效，而趨於崩潰。然而海峽天塹，畢竟難以飛渡，因此德國就不得不轉而企圖在世界範圍以內來打擊大英帝國，德意日三國同盟的締結，已具體表明了德國的這樣企圖。

德國空中閃擊英倫失敗以後，當時我們對於歐戰的注意點就從英倫海峽轉移到地中海，尤其是東地中海；義希戰爭畢竟在那裏爆發了。可是義國在阿爾巴尼亞以及在北非

及東北非的失敗，助長了英國在地中海的優勢，同時就是形成了軸心國在地中海的劣勢。義國不但不能幫助德國去進攻英國，反而需要德國的幫助以抵抗英希的進攻，這是義國沒有想到，也是德國沒有想到的。銀樣臘槍頭的義國既一再失敗，然則德國能不能置義國於不顧呢？這無論從政略上或戰略上講，都是不能的。最近巴爾幹戰爭的爆發已經證明。

不過，大英帝國乃是一個「太陽不落」國，牠縱然不是一個真正的獅子，但却是一個「百足之蟲」。德國如果要在世界範圍以內來打擊英國，僅在東地中海戰勝她的一部分軍力的企圖是不夠的，牠必須把戰場擴大到遠東，才能更進一步的使英國難於首尾相顧，並且站在英國背後的美國，也將因此而遭受到牽掣。日本之所以成了德國的「入幕之賓」，就因為德國要教日本在遠東替牠放火。

德國對日本的這樣要求，恰中了日本的下懷。因為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已做過一筆好買賣，現在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做好買賣的機會又來，慣於投機的日本安能輕輕放過。趁火打劫，日本正不妨與德義狼狽為奸，好在遠東拼命奪取英美法荷各國的權益。

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却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了。現在的日

本在侵略中國的長期戰爭中，已經飽嘗了消耗戰的痛苦，結果使得牠愈戰愈弱，使得牠的一隻泥足深深陷在中國的泥淖之中。因此日本在義希戰爭爆發以後，不但不能滿足義國的要求，不能派遣軍艦到地中海而予義國以一臂之助，就是德國對於日本的要求，日本也深深感覺到力不從心。

德國爲鼓勵日本南進起見，也曾享日本以一塊禁樹，使日本在越南得以長驅直入。日本也曾因此除控制越南之外，並進而控制泰國，「翻手爲雲覆手雨」，日本既煽動了泰越戰爭又復以和事老自居，出而調停，正顯出了牠的一箭雙鴞的陰謀。日本之極力控制泰越，以及繼續增兵海南島與斯巴特萊島一帶，無疑的，牠可算是不遺餘力的準備南進。然而密雲不雨，一直到現在，日本還在避免與英美發生衝突。

日本對於南進的盤馬彎弓，並不是表示「將軍欲以巧勝人」，而是表示「做賊心虛」。因爲日本如果積極南進，那牠不僅要顧慮英美的實力以及英美在太平洋上的合作，並且要顧慮中國的抗戰。中國的抗戰一日不停止，日本就一日不能放手南進，因此牠最好先結束「中國事件」而後南進，最近日本在華南，華中及華北的竄擾，更表明牠準備南進的時候並沒有把「中國事件」丟在一邊。

德國既要求日本積極南進，當然不希望日本把實力消耗在中國的戰場上，但是日本

怎樣才可以把牠的實力從中國的戰場上移用到西南太平洋上，而不致有西顧之憂呢？在這裏，德國所主張的是中日議和，因為中日如議和，中國的抗戰如停止，日本就可以避免兩面作戰，而把軍力集中在一個戰場上，並且日本在中日議和的時候即使還有什麼要求未能實現，仍然能在太平洋戰爭勝利以後一一如願以償，到那個時候，德國的要求滿足了，日本的要求也滿足了，這就是德國的如意算盤（以後還要論到這事）。

然則德國的這個如意算盤是不是會實現呢？不會的，永遠不會的！德國縱然有幾個陶德曼，但對於堅持抗戰的中國只有始終碰壁。中國的抗戰固然是在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自由，同時還在保衛遠東和平。

就保衛遠東和平這一點意義來說，中國的抗戰是有利於英美的。倘若用英美的話講一句，中國的抗戰能拖住日本腳。在德義日三國同盟還沒有締結以前，英美曾一再企圖以中國為犧牲品而與日本妥協，可是牠們與日本之間的矛盾，不斷的讓步反只有使日本更投入德義的懷抱，而終於公然成立了三國同盟。到這個時候，英美才知道牠們在遠東的朋友並不是日本而是中國，因為假使沒有中國的抗戰拖住日本腳，那日本早已會在歐戰爆發以後趁火打劫了。英美在德義日三國同盟締結以後之加緊援華，就是為了使中國繼續抗戰而拖住日本腳。

太平洋上的風雲，在東地中海大戰以後，已經更加險惡了，但是希望中國繼續抗戰而拖住日本之英美，是不是願與日本作戰呢？不，不！因為英美雖已同在遠東增防，加緊備戰，可是就德國與日本兩方面來說，德國對於英國的威脅，實非日本所可比，同時德國威脅美國本身的嚴重性，也超出於日本以上，英國固須集中注意力以對付德國，就是美國也須更注意於大西洋方面，並且英國所依賴的美國還沒有完成擴軍工作，那末，英美如能避免與日本發生衝突，牠們為什麼不要避免呢？

英美不願與日本作戰的心理，日本是十分知道的，日駐美大使野村到美表示日本沒有積極南進的企圖，日駐英大使重光葵在英也表示日本不要進攻英國在遠東的任何屬地，就是在利用英美的這種心理，來緩和英美對於遠東的緊張情緒，鬆懈英美對於遠東的注意力，並企圖進而拆散英美在太平洋上的聯合戰線。但是我們在這裏還要注意的，是，日本對英美的外交，同時仍含有截斷中國外援而孤立中國的陰謀。

日本企圖截斷中國外援而孤立中國的陰謀，就在對蘇聯的獻媚中也可以看出來。現在蘇日中立公約簽字，其作用除穩定南進時她的後方企圖拆散英美與蘇聯的關係，並向英美進行討價還價的外交而外，就在一方面要求蘇聯停止援華，一方面企圖影響中國對於蘇聯的態度，以離間中蘇邦交。同時，日本還有對付中國的另一個陰謀。在蘇日公約

種形勢，在蘇日公約簽定以後只有更加嚴重。

顯然的，德國的春季攻勢愈緊急，國際形勢愈激化，則日本就愈欲以結束「中國事件」來企圖南進，以南進來企圖結束「中國事件」。松岡在日本議會中說：「今後對於中國的政策，需要武力與外交並重，這樣才能促他們反省。」，再證之以日本在中國的竄擾及運用「反共原則」，可見日本的毒辣陰謀一方面是在以軍事達到政治上的目的，一方面是在以政治達到軍事上的目的。

要粉碎日本的這種陰謀，我們不單要堅持抗戰，而且要堅持團結，因為抗戰固然是團結的主要條件，同時團結也是抗戰的主要條件，這正如上海每日新聞所說的：「但只要和共產黨軍作全面衝突的話，要繼續抗戰就不可能了。」

並且，堅持團結不只在抗戰一方面來看是重要的，就是在爭取外援一方面看也是重要的。

先就蘇聯而論，立法院孫院長在三月七日曾經說過：「自去年十一月以來，蘇聯對華供給，繼續增加。單以最後一批之定貨論，即已遠較開戰以來中國由美國所獲全部軍需供給為多。」根據蘇聯的外交政策，無疑的，無論日本怎樣做出對蘇友好的姿態，無論日本怎樣進行改善日蘇關係，甚至在蘇日中立公約締結以後，蘇聯也不會改變牠的援

華政策；不過，同樣無疑的，蘇聯絕不會援助任何參加帝國主義戰爭的國家，也絕不會援助任何「反共」投降的國家。

再就英美而論，紐約時報最近曾經這樣說：「繼續把日本拖陷在中國的泥淖之中，不單是英國之福，也是美國之福。」，因此，該報接着說：「我們目前有限度的對華貸款及有限度的對日禁運，對於美國並沒有大危險。」，但是中國怎樣才能繼續把日本拖陷在泥淖之中呢？中國如果不能拖住日本，英美又怎樣呢？在這裏，史諾明白的告訴我們：「中國不可能一方面抵抗日本，一方面進行內戰，如果實行內戰，中國招致的失敗，會比直接投降更悲慘。如果實行內戰，英美對中國的援助必定停止，因為那樣中國即不能再抗戰，不能牽制日本，從而英美援助中國即將全失意義。如果實行內戰，英美不但會停止援助中國，美國且有轉而對日妥協的可能。」

堅持團結的重要，即此已可見一斑了，不過，僅僅知道堅持團結的重要是不夠的，還要進一步知道「怎樣才能堅持團結」。

三月三十日

結癥的題問濟經前當

辰 君

一 不應成問題的事情竟成了問題

中國在將近四年的民族抗戰中，是越打越強了。這在某種條件之下，在某種程度上說，是正確的結論。比方，敵寇最初企圖用速戰速決的方式，來解決它之所謂中國事件，結果是失敗了；其後敵寇又曾企圖用孤注一擲的方式，來征服中國，例如二十九年的侵佔宜昌，然結果也失敗了。

但是，這個越打越強的結論，却並不就是說：今天中國的抗戰，已經毫無疑義地有了最後勝利的把握；也更不就是說，今天中國的抗戰，只要按照現存的抗戰情勢繼續下去，就什麼問題都沒有。因為，只要不是瞎子聾子，只要不是利令智昏而還有着些微良心的人，他就一定會承認：今天是有不少問題擺在我們面前，而且是有許多嚴重問題擺在我們面前。

單就經濟方面說，嚴重的問題就已不少。其中最足以反映嚴重性者，便是有些不應成問題的事情，現時却居然成了問題。

第一是糧食問題；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宣言中曾說：『我們之戰時經濟，與歐洲交戰國本質不同，如民生最重要之糧食，即不應有匱乏之虞……』。換句話說，我們的糧食是不應發生恐慌，不應發生問題的。然而事實告訴我們，糧食恐慌已經存在，糧食問題的嚴重，已經是無可諱言。淪陷區內糧食的缺乏，是由於敵偽的掠奪和加緊剝削。上海的米價最近曾一再高漲，以致造成貧民集合搶米的事情，這是由於孤島所處地位的特殊，同時也仍不免由於受了敵偽直接間接的控制封鎖。但是同樣，在非淪陷的區域，甚至在大後方，糧食缺乏和糧價高漲所招致的嚴重問題，今天也已存在。例如在廣東，據三月四日香港版的大公報所載：『目下粵省糧食已非從前之缺乏，然仍有糧荒現象發生者，厥因商人囤積居奇使然；』又如該報同月十三日所載『廣東省人民或人民團體，購運洋米入口遭受意外損失補償暫行辦法大綱施行細則』，可見粵省糧食或多或少還有缺乏之虞，是無可懷疑的事實。不錯，廣東素來是缺米之省，現在竟須明令鼓勵洋米運入，自猶不足為奇。但是即在四川，它是從古有名的天府之國，現在則為復興民族的根據地，而且又是我國陪都所在之地，却也同樣不免發生了糧食的匱乏，（雖然只是表面上匱乏的現象）造成了嚴重的糧食問題。不但如此，陪都乃至四川全省所存在的這種現象，最高當局雖曾三令五申地嚴責有關人員設法解決，政府方面也曾一再發

這從嚴取締囤積居奇的明令；然而糧食問題的嚴重，甚至至今依然存在，三月三日的香港大公報，曾在其所載『陪都近影』中有如下的一段話：

『中國人無論做到些大小事情，總要生點問題，似乎成了習慣，譬如糧食吧，今天也漲價，明天也漲價，有時候來源不暢了，有時候價大而米少了，直等到你受夠了氣，或者可以買到一斗或半斗糙米。誰不誇說四川是產米省份，……米突然發生問題，真令人不敢想像了。』

這說明了：以四川最不应该成問題的糧食，現在却居然成了問題。這樣看來，所謂『貧窮之民，食不飽，衣不暖，甚者以樹根為食，以樹葉為衣』（財政評論五卷二期三四頁），這也適足以證明，糧食匱乏之虞，至少對於今天的貧窮之民，確是有的。

第二是農貸問題；遠在抗戰以前，金融界即早已提出了『到農村去』『資金歸農』等類似的口號，金融資本的觸角，於是就開始進入了農村，復興農村的號召，也跟着成為很時髦的口頭禪。抗戰軍興，起初雖曾經過相當時期的沉寂，可是不久以後，當局為要改善農村經濟，對於農貸的推行和擴大，確曾予以最大的努力。各地方一提到農貸，便往往以合作社數額的如何激增，農貸數額的如何增加來誇耀。這樣推想起來，照理應該得到這麼一個結論：即農貸對於農民和農村經濟已造福不淺，農貸的勞績可嘉，

自然再也不應成爲問題的了。然而事實却並不如此，且有適得其反的現象存在着！例如廿九年十二月廿一日出版的農林新報曾載稱：『國爲鄉之所積，現階段農村凋敝，農民窮蹙，爲不可掩之事實。昭蘇農村，以達成抗戰建國，農村之一切一切問題，均不容再予忽視。』因此，今天的農貸實際上已成了問題，而且已成爲相當複雜的問題。何以言之？貸款機關，系統紛歧，劃區放款，割裂破碎；『各銀行既羣起參加農貸，自必發生劇烈之競爭，因此遂有所謂防區制度之產生。各銀行相互劃分放款區域，彼此不得侵犯，每有將一省劃成七八放款區域，甚且有將一縣劃成若干放款區者，每區之放款手續放款條件，各不相同。』（財政評論五卷一期四一頁）這就是由於貸款機構和貸款手續之紛歧錯雜，所造成的農貸問題之一。其次是現今的農村貸款，多患不普遍，不深入與不確實。『各銀行放款，特別注重放款之安全，惟其偏重放款之安全，遂不免陷於消極的錯誤。……鄉鎮保甲長亦即因此而成爲農貸之居間人，貧農亦即因此而無從享受合作貸款之錯誤矣』（同上）『土豪劣紳投機取巧，與合作指導員共同宣傳組織，結果合作社被土豪壟斷把持，……甚至貸款常被土豪吞沒。』（三十年三月二日香港大公晚報）所以，即使在劃區放款方式之下，各銀行所放之款，都是在增加擴大而真正能夠得到實惠的農民，尤其是貧農，却還是非常少。『但吾國貧農占大多數，農貸實惠如不能

是關外東北人民救亡運動早已展開，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關外東北人民就已組織了東北民衆抗日救國總會，他們有着優良的傳統；第二：是全國各地正在展開了統一戰線新階段，全中國已在走向進步的途程；第三：在抗戰的前夕，東北人民曾經破天荒地提出了一次抗日救國的主張，而這次舉動的集團，受到了若干的折磨，使他們不能不計劃新的回家的辦法；第四：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關內東北人民所組織的東北救亡總會的產生，它的出現，使流亡關內的東北人民更集中他們的努力，在救亡圖存的工作。

東北救亡總會雖然是一個救亡團體，但是由於它的主觀條件之不同，所以組成份子也與一般的救亡團體稍異，一般救亡團體多半完全限於青年的範圍，而東北救亡總會的成份則不僅限於青年，它的範圍十分廣泛，除了青年爲主體外，還包括了大部份中年人以至老年人，若以階層來分，它有青年學生，婦女，軍人，義勇軍，文化工作者，自由職業者，公務員，以信仰來說，這裏有佛教徒，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國民黨員，共產黨員，以至於許多無黨無派而只信仰「打回老家去」的東北人士，也就因爲它的範圍很廣，所以包括的人數很多，它對於關內東北人民的救亡運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七七事變乍一爆發的時候，它曾根據東北亡省的經驗，號召國內人士「死守平津，焦土抗戰」，平津撤守以後，它的會員們曾在華北創造了一些游擊部隊，予日寇以相

時期，脫售其產品……於賣賤買貴，農民叫苦籲天……』（摘自三十年一，二，農林新報。）

後者所謂繼續擴大農貸有無必要的問題，乃是這樣產生的，即有人謂：『農產物價飛漲，農民已發大財，若再繼續農貸，正是資助其囤積居奇的自私自利行爲，爲平民生計打算，農貸必須立即停止。』又有人說：『農民困苦不堪，很需要生產的資金，農貸不但需要繼續，還須儘量擴大。』由於這兩種說法是根本不相同的緣故，所以便造成了繼續擴大農貸有無必要的問題。其實，這祇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因爲，祇要把上述高利貸依然盛行的問題，來跟這個問題同時觀察對照一下，那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正因爲過去所施行的擴大農貸，佔大多數的貧農並未得到實惠，真正得到實惠的反而是土豪劣紳或地主富農；正因爲農產物價的高漲，祇有糧食多餘的地主富農可以大發其財，祇有資金比較寬裕的地主富農，才能待善價而沽大發其財。所以，照今天這種性質的農貸，假如不加以徹底的改進，確無繼續擴大的必要。所以說，這是不成問題的。但這決不是說問題已經沒有了。其實真正貧困的廣大農民，確是迫切需要農貸來調劑的，不過他們所需要的乃是確能得實惠的農貸，而不是現今口惠而實不至的農貸。所以我們說，假如因噎廢食地就此停止了擴大農貸，或者對於現今的農貸，並不大加改進，那就是不成問

三 二期抗戰中的努力

(1) 風雨飄搖中的東北問題

東北自從淪陷以後，始終就沒有有一個整個的計劃，要說經營，也很少有人注意，所以流亡關內的東北人民感到莫大的痛苦，這種痛苦在二期抗戰開始時，使他們愈發感覺黯淡，原因就是因為在一九三八年底在內地流傳着一種對於抗戰到「底」的解釋，這種解釋是說抗戰到「底」的「底」，就是最後關頭的「關」，而這個「關」就是七七抗戰時候的蘆溝橋，無論這樣的解釋是出於任何權威者之口，東北人民都認為這是駭人聽聞的事，他們覺得需要他們努力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2) 東北問題研究之深入

在二期抗戰中，關內的東北人民感覺他們家鄉問題之嚴重，他們更深入地來研究東北問題，研究東北和中國之不可分割性，研究東北不保中國萬難偏安的理論基礎，打擊一切出賣東北的謬論，分析日本帝國主義統制東北將要崩潰之必然性，報導關內外東北人民英勇奮鬥的史蹟，研究日本帝國主義者剝削榨取東北人民的種種罪行，專事這種研究的，有「反攻半月刊」「東北月刊」「東北論壇」，抗日聯軍駐滄辦事處，還有東北

者所包辦。」

不僅如此，其實所有與淪陷區接觸的地帶，幾乎處處都有走私的活動。試舉一例，如大公報（三，十一日）香港版載稱：

『在中原地帶，走私通道密佈着，有由漢口經黃陂，花園，應山，隨縣，棗陽至河口轉運的。有由沙洋經十里舖，荊門，襄陽轉往內地的。有由山東經開封，周家口至漯河的。有由北平過新鄉，開封至漯河的。』

總而言之，今天走私活動所蔓延的區域，在表面上祇是沿海沿江地帶，祇是與淪陷區接近而交通比較方便的地帶。其實，從進口私貨所經消費或到達的處所，從出口私貨所由生產或出動的地方來看，則走私活動可說已普及全國各地。

自然，走私問題的嚴重，不僅在於它所涉及的區域如此廣大，而尤在於它所給予我們經濟抗戰，政治抗戰乃至間接給予我們軍事抗戰的損害，是無限大的。因為，假如私運進口的貨物還是國貨，假如私運出口的貨物，其顧客不是日人或漢奸，那末所謂走私，還不過使財政稅收減少而已。假如私運進和出口的貨物，其數量和價額並不很大，那末它所給與抗戰的影響，也不至於大；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却並沒有這麼簡單。即以中原地帶而論：『在這流入的私貨中，百分之六十為日貨，百分之四十為土造品，但在

這百分之四十中，又有百分之六十是日貨原料製成品。據漯河當地商人談，每天的流入貨物價格，均在三十萬以上，——實在的數字，尙不止這些。』這樣算起來，單單漯河一個地方，一年就會有一萬萬元的法幣，被日貨吸收爲日購買軍火的外匯，假定像漯河這樣的地方有一百處，一年就要有一百億的漏卮。這樣子，我們一面在對日抗戰，另一面却又在替日貨大開方便之門，試問我們的抗戰力量，還能不因此漏卮而大爲削弱嗎？試問我們的國民公約還有什麼用處？我們的精神總動員，難道還能說是爲抗戰而政治動員，難道還不能說是爲日方利用而自取滅亡麼？何況，在走私進口的貨物中，還往往有不少鴉片和其他毒品等，這與日方在淪陷區所施行的毒化政策，本質上還有什麼不同呢？至於走私出口資日的貨物，則不是軍用品如鎢砂豬鬃桐油等，就是軍需品如糧食，甚至耕牛等。這樣，我們一面是要摧毀日方的侵略戰鬥力，一面却又在培養它的戰鬥力，這難道還是我們抗戰的初願嗎？

所以，今天走私問題的嚴重，不僅在於它不應成爲問題而竟成了問題，却是在於它之影響所及，直接間接，已在客觀上表現其削弱抗戰破壞抗戰的作用。

原來，走私這種活動，應該是極端秘密而非非常慎重的，可是現在呢，却已成爲公開的秘密。在走私者的心目中，簡直是隨地可以走私，隨時可以走私。這樣，大批私貨的

進口，既然有大部分是日貨，那末蔣委員長所說：『放一件日貨到內地，就等於放一個日人進內地』這句話，就可使今天走私問題的嚴重程度，等於是在公開秘密地放縱成千成萬的日人進到內地。

二 抗戰以來社會再分配的新危機

上面所說糧食，農貸和走私三個問題，並沒有包括當前所有的經濟問題，而祇是當前經濟問題中比較基本和特別嚴重的問題罷了。祇要把握到這三個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就不難瞭解當前其他經濟問題的真相。也祇有把握了這三個經濟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其他經濟問題的內涵，我們才能對於當前的抗建經濟，指出其危機所在，而知所以挽救之方。

這三個問題之總的癥結，是存在於抗戰以來社會再分配的新危機當中。換句話說，這三個問題所有的癥結，在本質上都可以歸結到一個共通點，即社會再分配的新危機。

先說糧食問題：這是由於糧食表面缺乏和糧價不斷高漲所造成的問題。糧食表面缺乏和糧食不斷高漲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便是地主富戶的囤積居奇，待價而沽。關於這，蔣委員長早在二十九年秋收之後告四川民衆書中說過：『我深切知道，造成這一次

糧食問題的主因，還不在於普通一般的農戶，而實際抑糧不售者，乃是各地擁有多量糧食的地主與富戶。『正因為地主富戶是擁有多量糧食的人，所以他們不僅是造成糧食問題的罪犯，同時便是農產物價高漲中大發其國難財者。正因為一般農民，（尤其是貧農佃農）他們終年勞苦，耕種所穫，除掉繳租償債之外，還不夠維持數口之家一年的糧食，所以不僅農產物價的高漲，絕對沒有他們發財的份兒，恰恰相反，他們倒是糧價高漲的被犧牲者。因為，即使一般的農產物或特產品價格是在高漲，可是大多數農民，如貧農佃農等，他們出賣這些農產品或特產品時，往往只能得到低於市價的代價。例如第×戰區經濟督察團，曾於視察浙省之後發表觀感稱：『浙省特產之桐油，茶，棉，絲，由富華，復興，中茶公司及省營貿易處分別收購，棉花收量過少，桐油壓價過低，茶葉購量不多，實影響農村經濟……』（三，廿五，大公報港版）又如在雲南方面，『黔桐油年產十萬担，因禁出境及自由買賣，桐農忍痛低價脫售。吳鼎昌主席頃呈政院請質委會提高油價，照市價收買。』（二二，一〇同上報）可見農產物價的高漲，並未能使一般農民得到實惠，此其一。其次，農民因經營零細，耕地很少，收入原來不多，而製造農具的材料，亦隨一般物價之日趨高漲而高漲，致使農民不但無力添置農具，甚至舊有農具亦有無力修補者。結果是他們的生產愈趨減少，他們的收入也愈感不足，他們所感土地的飢

餓愈加厲害，他們需要租種面積的擴大也愈感迫切。同時，在地主豪富方面，他們有着多量剩餘的農產物，他們才真正獲得了農產品物價上漲的實惠。不但如此，他們趁着貧農佃農們對於耕地的飢餓，又運用種種方式提高租額，他們的收入便愈增加。他們在這方面的收入愈益增加，他們除囤積居奇待價而沽之外，又從事於土地的收買。於是，今日中國農村中土地兼併的過程，便這樣地在開始發展着。例如在四川的安縣，據金陵大學農學院實地調查的報告內載稱：

『農民因收入不足……致負債累累，不得不典當土地以清償之，安縣則以賣出居多，於是自耕或半自耕農，變為佃農矣。』『安縣佃農演成之原因：近城鎮之區，因富豪之威脅利誘，不得不賣地作為佃農。人多地少，耕地不敷分配，捐稅過重，不得不由自耕農變為佃農。若干自耕農因能力薄弱，無法抵禦鄉中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之敲榨，故甘願高價租得強梁者之地，以求得保障，而自己變為半自耕農。』
（三〇，一，一，農林新報）

這種土地兼併的發展過程，便是在糧食問題下所隱藏着的社會再分配的新危機。其次說到農貸問題與當前財政金融的關係。

農村貸款既已形成了我們上面所說的問題，即真正需要貸款的貧農佃農，並沒有獲

得農貸的實惠，反之這些貸款倒有大部分是被土劣豪富利用去了。原來，農村貸款之所以不能普遍深入，平常總以為是資金缺乏的緣故。其實，問題並沒有這樣簡單。所謂資金的缺乏，如果從財政上說，那還勉強可以說得過去，但如以整個社會財富來說，就不對了。誰都知道，游資問題的嚴重，不僅是上海一隅的現象，即在大後方的較大都市，也莫不如此。否則，投機操縱和囤積居奇的猖獗，為甚麼在上海有之，在大後方也同樣存在着呢？進一步說，這種現象發生在上海，似乎情猶可原，因為上海的環境比較複雜而特殊，不是我們的政治力量所能易於支配控制的。反之，在大後方的各大都市，甚至在陪都重慶，也竟發生了這同樣的現象，可見這種現象的所以猖獗，決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僅僅三令五申，或者聲色俱厲的空口嚴禁所能制止的。此無他，不過是游資在作祟，而且其作祟的程度，已經滲透到政治機構裏去了。所以，一方面是社會的游資，已由臃腫而腐敗作祟，另一方面是大多數農民的資金，依然枯竭異常，再加以今日之所謂農貸，與其說是在調劑農村金融，充實農民資金，毋寧說是客觀上在協助游資的增大，並在間接的助長囤積居奇投機操縱的威力。這就是說，在今日的農貸問題中，實際上也已隱藏着社會再分配的新危機在裏邊了，即農貸資金的缺乏，固由於社會游資的存在及其再生產，而就是這筆不足的農貸資金，也仍是在間接地培養游資的增殖。不但如此，今

天的財政政策，其實也正是促成這種新危機的一個基本因素。直到如今，財政的主要收入，多半還是田賦和間接稅，在地方財政收入中，苛捐雜稅的存在，依然佔着相當重要的地位。同時在地方財政的開源計劃中，往往祇在提高間接稅的稅率，直接稅則不僅尙無增加稅率之說，甚至如戰時利得稅那樣，也還未能很迫切而有效地在執行呢？這就是社會再分配中基本分野之所在。

復次再說到走私問題。走私者之大發國難財，已成爲衆所週知的事實。例如在粵省南路的陽江，『年來發國難財由數十萬至百萬以上者，至少在百家以上。』。至於幹走私勾當的人，一般說來是異常複雜的；他們『有大商家，小商人，還有少數不肖的軍人或公務人員參加或包庇走私。據一般熟悉情形的人估計，百分六十以上是商人或軍人的資本，這些坐莊的商人或軍人，只需拿一筆資本出來交付給信任的跑客，替他們來往運輸貨物，可是他們僅給跑客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的佣錢或紅利。跑客們爲了這一點利益輾轉奔走，用生命來替他們的主人發國難財。』（三，十一，港大公報）這是走私的一種方式，也可說是最普通的一種。此外還有最現代化的一種方式，即專門經營走私的機關。這種『專門經營走私之機關，與普通之商業服務相同，係集合若干股本，組織成爲一個公司。惟此一種公司，乃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及各種惡勢力之大結合，故與普通商業

公司之性質不同。」（五卷二期財政評論）單從這些走私的方式來看，我們便可知道，整個走私勾當中的發大財者，究竟還只是所有走私者之中的少數人。自然，嚴格地講，在經濟上得到最大利潤的，一方面是敵人或民族敗類，另一方面便是大富豪大商人（主要是買辦資本），乃至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之類。因為在走私進口的貨物中日貨是佔着大部分，而走私出口的貨物，往往有不少是被日人收買去的我國特產品，例如，桐油錫砂等。同時，也只有大富豪大商人，也只有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之類，才能幹那大規模的走私勾當，才能有組織而公開秘密地佈置走私的勾當。至於那些走私勾當中做跑客的，或是挑運私貨的勞力，那不過是為窮困所迫，聊以解決其本身或全家的生活罷了，由於一般物價的不斷高漲，他們在走私勾當中所獲得的勞動代價，總是跟不上物價的繼續高漲的。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幹走私勾當的獲利者是敵僞和大富豪大富人，乃至貪官污吏士劣之類，而在走私問題中遭受犧牲者，便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乃至大多數生產者的利益。所以，在全部走私過程中所表現的社會再分配，也正是以國家民族和大多數生產者的利益，提供敵僞和貪官富豪士劣等之享受罷了。

綜合上面所說，無論糧食，農貸或走私問題，它們都有社會再分配的危機隱伏在裏邊。這種隱伏着的危機發展到今天，不僅使問題本身愈趨嚴重，且已對整個抗戰經濟產

生不良的效果。

首先必須指出，抗戰對生產的刺激，是誰都應當承認的。無論那一種生產部門，都有增加生產的必要和可能。爲了適應國防的需要，作爲軍事工業之基礎的重工業有其發展的必要，作爲軍需工業之基礎的輕工業，也同樣有其發展的必要。由於我們的民族抗戰，是所謂得道者多助，我們終有可能爭取得各友邦的多多援助，所以重工業的建設是儘有可能的。由於敵人對我們的封鎖，由於歐戰爆發後舶來品的稀少和困難，正是我們發展輕工業的絕好機會，輕工業的充分發展，是大有可能的。此外，爲了適應軍糧和民食的需要，爲了適應戰時國際市場對於軍需原料的需要，我們的農產品和特產品，是有增加生產的必要；我們素稱以農立國的國家，再加以抗戰以來政府對於農村貸款和合作事業的重視，則農產和特產品生產的增加，是儘有可能的。

然而事實上呢，我們的重工業雖自抗戰以來已建立起相當的基礎，我們的輕工業雖亦不無若干新的建樹，可是離開客觀上必需發展和可能發展的程度却遠得很。何以見得？如從資金上說：『後方產業部門之全部資金不過五萬萬元，川康糧建之資金不過七千萬元，比照戰前幣價，僅值五千七百萬元。』（三月四日重慶新蜀報）再如從消費上說，私貨進口勢如潮湧，甚至仇貨和運進口的數量也很可觀，反之我們散處各地的原有

輕工業，却有不少是在衰退中。至於農產品和特產品的生產，不但尚未嘗有顯著的增加，且以當前所存在的米荒和糧價高漲問題來說，也適足以反映我們農業危機的嚴重。其次我們必須指出，中國的抗戰經濟，與歐洲交戰國家的經濟，有着本質上的不同。這種本質上的不同，主要即在於：我們的抗戰經濟，是有利於國家民族，同時也有利於全國民衆，至少是有利於不願做亡國奴的大多數民衆的。反之如歐洲交戰國的戰時經濟，就未必有利於大多數人的。

然而事實上呢，『自抗戰以來，最犧牲最吃苦的完全是無錢人，出力之外還出錢的，也多是無錢人。而真正有錢的人，則非但無所犧牲吃苦，反而乘此機會趁火打劫。現大多數人抗戰抗得忍飢挨冷，而有錢大佬反越抗越富，越抗越有錢。……』（三，三，三〇，港大公報）這就是說，中國的抗戰經濟，是有利於國家人民的，不過這種利益祇是被少數有錢人享受去了。『於是一面發生暴發戶，另一面發生破產者，現在投機者居多，就因把大眾利益犧牲了才有其可能。』（財政評論五卷一期八二頁）這種情形，真『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怎能不引起平民之厭惡？』（同上刊五卷二期二八頁）這便是中國今日抗戰經濟中更嚴重的另一面，也就是抗戰以來社會再分配的新危機所造成的標準的不良事態。

因此最後我們更應當指出，中國當前經濟問題的癥結，不僅在於不應成問題的事象竟成了問題，而尤在於形成這些問題的主要根源。這種主要根源，可以分經濟和政治兩方面。在經濟上，只要有錢人，無論他是地主土豪劣紳，或是買辦官僚軍人富翁，他可以做買賣外匯的投機，他可以做囤積糧食或其他商品的投機，他可以組織走私的公可，他可以用種種方式提高租額，兼併土地，他也可以操縱農貸利用農貸，總之所有發財的機會，他都可以運用。換句話說，他以買辦土劣和不肖軍人官僚所具有的條件為根據，就可以儘量增殖他的戰時利得或國難財。反之，戰時的負擔和損失却換不到他們的肩上，即使有之，如與他們所發的國難財比較，也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這麼一來，他們所發的國難財愈多，國家的財政收入便相對的愈少，因此通貨的發行愈需膨脹，物價便跟着愈趨高漲。通貨愈膨脹，物價愈高漲，國家的財政收入無甚增加而支出反愈大，同時他們却愈有囤積居奇投機操縱的發財機會。他們不但承受不到通貨膨脹和物價高漲的加重負擔，他們倒是促使物價高漲，而且是通貨膨脹中的享受者，所以抗戰以來所應增殖和所能增殖的社會財富，除開被敵偽直接間接掠奪了去之外——尤其是在走私過程中——主要便是集中到少數有錢人的手裏去，即集中到少數買辦土劣和不肖軍人官僚手裏去了。在這裏，大多數的勤勞民衆，尤其是靠腦力體力為生的知識份子與農工，他

們的辛勤所得，便完全成爲大發國難財者的脂肪了。這種集中的傾向愈發展，大多數的勤勞民衆愈窮困，它所給與民族抗戰的危害也愈大，這就是當前經濟問題中所有癥結的主要根源之一。

但爲什麼抗戰以來所增殖的社會財富，竟集中到少數人手裏去，而使大多數人愈趨窮困呢？這不是已從根源違背了全民抗戰的意旨，完全違背了『建設之首要在民生』的意旨麼？不錯，這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問題，也就是一個政治上貪污腐化的問題了。我們知道，抗戰以來的任何法令條例，乃至黨政軍各方面的言論，從來沒有包含抗戰是爲少數人謀利益的意思。反之，如何禁止投機操縱，如何取締囤積居奇，如何厲行平抑物價，如何根絕貪污和走私，乃至如何愛護佃農貧農，即如何重視人民生計等等，所有這些，可說都已有過三令五申的鄭重表白。然而在事實上，所有這些，都未能產生多大效果，而且有欲禁反熾之勢。由此可知，這完全是一個政治上的問題，而且是個政治上清明與腐化的問題。所以，當前經濟問題中所具有的癥結，其更重要的根源，便是政治的不清明與腐敗。而欲求政治的清明與健全，藉以克服當前經濟問題的癥結，從而挽救當前抗戰經濟的危機，那就不是空口說白話所能奏效，祇有以事實來答復，真正給予大多數人民以應有的民主權利，才有可能。不然的話，無論是重申各項禁令也好，無論是擬有怎樣妥善精詳的經濟建設計劃也好，都不過是舍本逐末而已。

抗戰四年來的東北救亡運動

洪波

一 東北人民的奮鬥基礎

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已經進行有四年了，在這四年當中，東北人民作了一些什麼呢？他們是不是甘心受着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統治？或者甘心度着「此間樂不思東北」的生活呢？我的答覆是否定的，只要我們檢閱一下抗戰四年來的東北救亡運動，就可以瞭然的！

一般地說，東北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無論從領土主權和人民方面來說，都是和中國本部骨肉相連不可分割的，但是因為東北在歷史的變化過程中，還有一些特殊的條件，所以東北人民在這抗戰過程中，也有一些他們自己的共同奮鬥的基礎。

第一：東北的淪陷，是在一九三一年，距離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變，差不多有六年頭，他們是首先丟掉了家鄉，淪為殖民地，同時日寇的枷鎖也是首先加在他們的頸項上的，所以他們身受的痛苦比一般同胞都深，要求解放的情緒也特別熱烈，老實說，他

們的痛苦，絕不是一支「流亡曲」和「五月的鮮花」所可道盡的，因此他們懷着更大的熱情，期待着光復故土，期待着民族的自由與解放。

第二：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東北的覬覦，已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它很早就把東北看作它的生命線，一心一意要把東北吞進口裏，爲了要拿到渡過東北的橋樑——朝鮮半島，它曾在一八九四年和中國打了一次仗，爲了要驅逐在東北和它競爭的敵人，在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又和沙俄帝國主義者打了一次仗，它把東北看作進攻中國的根據地，發展「大東亞共榮圈」的起點，把東北不但要吞進口裏，而且要把它消化淨盡，因此它倚賴東北來作它的戰爭資本的地方比別處都要加甚，這只要看它在東北的產業五年計劃，移民二十年計劃，以及把重要工業的基礎開展到東北去，就可瞭然！因此我們要希望收復東北，就更需要艱難困苦的奮鬥！

第三：因爲日本帝國主義者倚賴東北的加甚，所以它就加強在東北的榨取和剝削，日本帝國主義者佔領東北的結果，是使日本的資本家吃肥了，中國的人民大衆餓瘦了！東北工業化的結果，不是給它帶來了財富，而是給它帶來了無窮的災害。在工廠礦山以及交通業增添了三百萬的產業勞動者，使它在自己的殖民地上準備好了自己的墳墓。在農村裏，則大量的移民，在二十年中就要沒收一萬六千萬畝的土地，這使大多數東北人

民都陷於貧無立錐之地，這自然會把東北人民驅上反抗的道路，東北義勇軍之活躍和東北人民之到處展開了反日運動，是有其經濟的基礎的。

第四：東北的地理條件，是少有其特殊性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佔領了東北，使它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抱了蚊虻要吞大象的幻想，張高峯和諾孟罕的教訓也還沒有喊醒它的幻夢，因此東北這個地區已經形成帝國主義前哨的日本，和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底矛盾交叉點，在這樣的複雜國際關係情勢下，東北人民的動向，是很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的。

第五：是因為東北在古昔曾為少數民族如遼金元和滿清的發源地，又距中原遼遠，好多人對它全不加以重視，尤其是漢奸親日派，總想要把它當作妥協投降的禮品，所以東北人民始終駭怕着他們的故土被出賣，始終駭怕着他們自己本身被當作送禮的羔羊！這樣的恐懼，是很普遍地瀰漫在一切有良心的東北人民中間的。

這構成了東北人民的奮鬥基礎。

二 初期抗戰中的關內東北人民救亡運動

(1) 漢奸親日派對東北之錯打主意與東北人民之危懼

因為廣田三原則中的一原則，是要中國承認偽「滿洲國」，所以一般漢奸親日派在陰謀妥協投降時，總是幻想要犧牲東北以換得苟安的局面，這樣的陰謀，在每一次戰局受到挫折時，總會聽到，而每一次謠言的傳播，都增加了東北人民的憤恨的。

(1) 東北問題之缺乏研究

在抗戰的初期，一些漢奸親日派固然錯打了主意，要出賣東北，以換得妥協投降的局面，但是在東北人民方面對於東北問題的努力夠不夠呢？老實不客氣地說，也還是不夠得很！在當時不但當局沒有注意東北問題，就是東北人民本身也還沒有十分深入地研究東北問題，以至於把它的真情實況報導於全國人民之前！抗戰初期東北問題的研究，有一個時期幾乎完全停頓，蘆溝橋事變前旅平東北各救亡團體出版的「東北知識」，「東北之光」，「黑流」和「東北生活」等都已停頓，而新刊一直到一九三八年春季才出現，一個是東北救亡總會出版的「反攻半月刊」，一個是西安分會的「東北」一個是東北協會出版的「東北」，這幾份刊物，雖然都是集中力量來研究東北問題，但是因為交通的阻隔，材料的貧乏，使它們並沒有完滿達成他們的任務！

(3) 風起雲湧之各地東北人民救亡運動

關內東北人民救亡運動在抗戰初期之所以洶湧，也是有其主觀客觀條件的，第一：

是關外東北人民救亡運動早已展開，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關外東北人民就已組織了東北民衆抗日救國總會，他們有着優良的傳統；第二：是全國各地正在展開了統一戰線新階段，全中國已在走向進步的途程；第三：在抗戰的前夕，東北人民曾經破天荒地提出了一次抗日救國的主張，而這次舉動的集團，受到了若干的折磨，使他們不能不計劃新的回家的辦法；第四：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關內東北人民所組織的東北救亡總會的產生，它的出現，使流亡關內的東北人民更集中他們的努力，在救亡圖存的工作。

東北救亡總會雖然是一個救亡團體，但是由於它的主觀條件之不同，所以組成份子也與一般的救亡團體稍異，一般救亡團體多半完全限於青年的範圍，而東北救亡總會的成份則不僅限於青年，它的範圍十分廣泛，除了青年為主體外，還包括了大部份中年人以至老年人，若以階層來分，它有青年學生，婦女，軍人，義勇軍，文化工作者，自由職業者，公務員，以信仰來說，這裏有佛教徒，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國民黨員，共產黨員，以至於許多無黨無派而只信仰「打回老家去」的東北人士，也就因為它的範圍很廣，所以包括的人數很多，它對於關內東北人民的救亡運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七七事變乍一爆發的時候，它曾根據東北亡省的經驗，號召國內人士「死守平津，焦土抗戰」，平津撤守以後，它的會員們曾在華北創造了一些游擊部隊，予日寇以相

當的威脅。這裏我們可以舉出幾個例證：（一）高鵬紀廷榭汪之的部隊之在平西，（二）李向之蘇梅之在冀東。（三）呂正操之在冀中，他們都有卓越的成績。另外在綏遠的扒子補隆東北墾區，則有白乙華領導一羣無家可歸的人們組織了游擊隊，到現在它已成爲打回老家先鋒隊了！在×××部隊有大批的人員前往擔任政治教育工作。爲了要發動關內東北人士參加抗戰，東北救亡總會曾在抗戰初起在南北交通中樞的濟南設立東北同鄉旅濟辦事處，幫助東北同鄉到各處工作，在那裏他們曾登記了東北同鄉將近千人。此外在西安他們注意到東北同鄉的子弟教育和軍人眷屬工作，在政府所在地的總會，則響應政府的各項號召，與各方面的東北人士謀求親切的合作。

（4）他們的要求

在抗戰初期，他們的要求除了一般的問題外，他們注意到：（一）團結所有關內的東北同鄉，（二）發動各階層的同鄉參加抗戰，支持政府的抗戰國策，（三）因爲害怕妥協，他們的故土當了犧牲品，所以他們對於堅持抗戰是異常堅決的！他們對於東北工作是十分強調的。

在這樣的情形下，關內的東北人民救亡運動是開展了，但是工作是不是完全令人滿意呢？這當然也有一些弱點的。

三 二期抗戰中的努力

(1) 風雨飄搖中的東北問題

東北自從淪陷以後，始終就沒有有一個整個的計劃，要說經營，也很少有人注意，所以流亡關內的東北人民感到莫大的痛苦，這種痛苦在二期抗戰開始時，使他們愈發感覺黯淡，原因就是因為在一九三八年底在內地流傳着一種對於抗戰到「底」的解釋，這種解釋是說抗戰到「底」的「底」，就是最後關頭的「關」，而這個「關」就是七七抗戰時候的蘆溝橋，無論這樣的解釋是出於任何權威者之口，東北人民都認為這是駭人聽聞的事，他們覺得需要他們努力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2) 東北問題研究之深入

在二期抗戰中，關內的東北人民感覺他們家鄉問題之嚴重，他們更深入地來研究東北問題，研究東北和中國之不可分割性，研究東北不保中國萬難偏安的理論基礎，打擊一切出賣東北的謬論，分析日本帝國主義統制東北將要崩潰之必然性，報導關內外東北人民英勇奮鬥的史蹟，研究日本帝國主義者剝削榨取東北人民的種種罪行，專事這種研究的，有「反攻半月刊」「東北月刊」「東北論壇」，抗日聯軍駐渝辦事處，還有東北

抗建協進會，和東北青年協會的特刊，附帶着注意東北問題的則有「時代批評」，「時與潮」等。東北問題的研究在這一時期，的確是深入了！

(3) 東北工作之展開

二期抗戰中東北工作之展開，只是限於某些部門，因為在這一階段，救亡運動已經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它不能像一期抗戰那樣飛揚，但東北工作因為主觀條件之稍許不同，他們還有一些開展。

首先就是他們對於出賣東北論者的打擊，在救亡團體裏所表現的是他們的喉舌刊物，在一般同鄉間的反映，則集中在國民參政會裏，國民參政會裏東北籍參政員對於抗戰到底的解釋，曾經提出過相當有力的提案，對於所謂太平洋學會中國代表團的發言，也都有過很鄭重的質問，而且有了正式的決議。

政府爲了撫慰東北人心，曾於二十九年五月三日恢復了東北政治機構，這確實是東北人民的渴望，但是可惜到現在這一政治機構還沒有能夠執行職權，還沒有能夠佈置和開展工作。

其次，他們的工作已經由關內走向打回老家之路了，東北救亡總會華北分會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在平西組織的東進工作團，可以說是關內東北人民十年來努力的一個小小

結果，因此關內東北抗日聯軍會師的議論甚囂塵上了！

更其次，關內東北青年因為受着經濟壓迫的緣故，他們自動地展開了要求津貼補助費的運動，有的對於學校的不合理的待遇，也提出了他們應有的意見，形成了種種運動，雖然他們爭取不到理想的結果，但他們從來沒有因為氣餒而放棄了自己的理想！

(4) 關內東北人民救亡運動的故障與東北團體的分歧

不可諱言地，關內東北人民的救亡運動，在二期抗戰中是遭受了若干折磨，譬喻以東北救亡總會來說罷，儘管他們主張怎樣光明正大，但一般頑固份子却還是加以歧視，因此許許多多的分會都被命停止活動，有的會員失掉了自由，甚至它的主張「打回老家去」這樣一本雜誌「反攻半月刊」也被限制售看，這樣使他們的力量不但不能發揚，而且還受到不必要的損害！

在二期抗戰中另外一件事實必須說明的，便是在大後方又成立了兩個新的民衆團體，這兩個新的民衆團體的主持者，也許有其自己特殊的見解，但基本上大多數人對於東北問題和國內問題却都懷着差不多的見解，因為他們很清楚地了解，若不是團結一致，是很難達到「打回老家去」的「目的」的。

四 關外東北人民的活動

抗戰四年來關外東北人民的活動，也是一刻沒有停止的，他們在抗戰以前完全是自發自覺地從事抗日運動，他們永遠是處在「裏無糧草，外無救兵」的情況下，層層的包圍網，處處的封鎖堡壘，使他們過着極其艱難困苦的生活，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灰心喪氣過，他們相信只要抗戰到底，只要堅持團結，他們終會把敵人趕出白山黑水去的！因此在抗戰以前他們希望祖國趕快抗戰，在抗戰以後，他們更感到無限的興奮，在東北大肆活躍，當着張高峯，諾孟罕事件爆發，東北人心浮動的時候，東北的抗日聯軍更是到處予日寇以打擊的！

根據最近的消息。東北民衆抗日救國總會仍在深入地展開東北民衆組織工作，抗日聯軍已經發展到十二個軍，他們已經在熱河邊境和關內的游擊隊伍會了師，他們的活動據一個不大完全的統計說，抗戰四年來，他們和日寇作戰的次數一共有三千餘次，至於活動的成效怎樣呢？根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偽北安省的三軍偽宣撫班劉准尉發表感想：『「匪」類經過各處，慣用迷惑手段，「一般無知愚民及意志薄弱者」感受其煽惑，無異中毒！』可見他們和民衆關係之密切，也可見他們怎樣不害怕民衆，和怎樣

得到民衆的支持和援助了！

從抗戰到現在四年了，從九一八到現在十年了，他們和敵人在冰天雪地中沒有一時一刻停止過戰鬥，他們對於祖國的希望當然是很迫切的，那末他們的希望是什麼呢？在去年國內團結發生裂痕時，他們曾經有過這樣一次呼籲：

『目前迫切之實際問題，尤繫於全國不分黨派之精誠團結，靖宇等作戰關外，每於俘獲敵寇報章中，窺見一切挑撥離間之記載，或云國民政府正在考慮取消八路軍，或云中央軍正在進擊延安，所登各地防共限共反共之事件，屈指難數；幾於國內紀事，全係磨擦問題，我東北民衆，淪陷之經歷已久，慘痛之感受殊深，切知國共團結，原為轉入全國抗戰之關頭，正是爭取最後勝利之保證，切知中樞各地體行必力，一致申討汪逆及其儕輩，誰肯藩籬自撤，竟忍箕豆相煎，為此項惡意謠傳所惶惑！惟由此足見敵人所喜何事，所願何事，其不吝辭費以造此國內不團結之空氣，非比空穴來風，實緣蠹木致朽！暴日豈獨有愛於汪逆，暴日正希求若干不同形式之汪逆以割裂全華。團結方可制勝，分裂必致滅亡，倘重演反共內戰慘劇，此正暴日之所快，則我中華民族永無焦類，東北民衆欲哭無淚矣！我抗日聯軍，救國總會率領三千萬東北同胞，謹以至誠擁護國共團結，擁護國共永久之團結。』

我們相信他們這樣的呼聲，確實是代表了東北三千萬人民的主張，在今天國共團結問題已趨十分嚴重時，我們盼望當局很虛心地接受他們的主張！不要違背了東北三千萬民衆的熱望啊！

論新聞統制

張友漁

新聞是政治鬥爭的武器。在每一政治鬥爭的過程中，不論是國內的，或是國際的，新聞所發揮的效用，決不比較大砲機關槍爲小。在從事鬥爭的各個集團或各個國家，誰都不肯放棄這一武器，有如不肯放棄大砲機關槍一樣。不待從學理上去闡明，從歷史上去徵引，只要一翻現在國內外的報紙，便可證明。

一般地說，在一國範圍內，只要有利害不同的集團存在，便不能沒有政治鬥爭，因而也便不能不各自利用其自己的新聞，做爲政治鬥爭的武器。沒有一個新聞不具有一定政治的背景和立場，除非社會上已不存在着利害集團，已消滅了政治鬥爭。儘管有些報紙主觀上自信是超越於政治鬥爭之外，而在客觀上，它依然是不能不成爲政治鬥爭的武器。同時，所謂一定的政治背景和立場，將必適應着不同的利害集團的存在，而各有不同。要使所有的新聞都具有同一的政治背景和立場，在不同的利害集團存在的社

會中，是不可能的。希特勒，莫索里尼這些法西斯魔王，曾經夢想統一國內的新聞，但不僅反對集團的新聞依然秘密流布，而且連公開發行的被統一了的新聞也還在程度上，甚至在本質上，表現着某些不盡相同之點。法西斯化的程度趕不上德意的國家，特別是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更不可能統一新聞了。

就國際範圍內的政治鬥爭而言，新聞也不能不被在鬥爭中的各個國家利用為鬥爭的武器。我們知道，在每一次國際戰爭爆發前，必有一次宣傳戰為之先導；即在戰爭進行中，宣傳戰也同樣是重要的，只有擴大，沒有停止。第一次歐戰後，遭遇着失敗的德皇威廉第二和興登堡元帥都曾痛感到他們的失敗，非戰之罪，而是由於自己沒有像倫敦泰晤士報那樣有力的新聞紙做宣傳的工具，亦即鬥爭的武器。這說明新聞在戰爭中所佔的地位的重要。因此，只要在世界各國並存，國家對立，國際間的政治鬥爭便不能泯滅，而新聞也就不能被利用為這一鬥爭的武器。除非國家本身不存在，大多數新聞是不能不或多或少受國家的影響，為國家的利害而鬥爭的。

因為新聞是政治鬥爭的武器；是在政治鬥爭上，發揮比較大砲機關槍還要巨大的效用的武器，所以怎樣運用新聞？便成為擺在從事政治鬥爭的各個集團或各個國家面前的重要問題。所謂統制新聞也不外是運用新聞的一种方式。

二

因為新聞是政治鬥爭的武器，所以從事政治鬥爭的各個集團或各個國家常要求發揮自己的這一武器的效用，同時，摧毀敵人的這一武器，甚至奪取敵人的武器，做爲自己的武器。就是解除敵人的武裝而武裝起自己。在這一要求之下，站在一國的統治地位的集團，便常不免在運用新聞本身的力量之外，利用握在自己手中的新聞以外的權力，去限制壓迫甚至摧殘不屬於自己所有的新聞。這便是所謂統制新聞。統制新聞也是運用新聞的一方式，但其結果，常是不會收到什麼良效的。

限制，壓迫甚至「摧殘」某些新聞，自然並不是應該無條件地表示反對的。但這種手段只能在下述情況下採用：即第一，在革命戰爭進行中，或革命政權剛剛樹立時，對於做爲反革命勢力的鬥爭武器的反革命新聞，所以不客氣地，不妥協地，採用這種手段。第二，在民族解放戰爭以及一切正義的，進步的對外戰爭中，對於甘替敵國效勞，做者第五縱隊作用的「漢奸」新聞，也可以不客氣地，不妥協地，採用這種手段。除此以外，不應該任意壓迫，限制和摧殘任何新聞。一切，應該憑新聞本身的力量去鬥爭。因爲不如此，新聞本身就不成其爲政治鬥爭的有效武器，而變成被武器保護的無用的

贅疣了。如果因為自己的新聞的量和質不如人，不能戰勝人，遂採用壓迫，用限制和摧殘的手段而普遍地統制一切不屬於自己的新聞，像希特勒，莫索里尼所為，這不僅不是合理的，而且也不是有效的手段，必然招致反乎預期的結果。

本來，運用新聞，一般地說，可有二種方式。一種是本言論自由的原則，盡量發揮新聞的政治鬥爭的武器的效用。不僅自己的新聞要能發揮它的效用，而且一切不屬於自己的新聞也要使其都能發揮他們自己的效用。語云：「真理愈辯愈明」，只有這樣，才能推動整個政治的進步，才能使站在統治地位的集團自身不腐化，不倒退，不沒落。同時，也只有這樣，才能鞏固站在統治地位的集團自身的地位，而澈底地解除敵對集團的武裝，摧毀敵對集團的武器，粉碎敵對集團的戰鬥力。因為「只有思想能戰勝思想，能克服思想，」只要自己的思想正確，主張適當，不怕不能憑自己的新聞的力量，戰勝一切新聞，克服一切新聞。反之，如憑恃新聞本身以外的權力，壓迫和限制一切新聞，使不能發揮和自己不同的主張，表現和自己不同的思想，則在表面上，縱然統制了一切公開發行的新聞，而祕密流布的反對派新聞將又大量地存在着，因而潛伏着的政治危機也就隨着增大了。這不是聰明的辦法。

另一種方式就是所謂統制新聞。這不是要發揮新聞的效用，而是要限制新聞的效

用，甚至取消新聞的效用。也就是不能有效地運用新聞這一政治鬥爭的武器，而要把這一武器變成不堪一割的廢鐵。因為統制新聞的結果，一切公開發行的新聞，其不屬於自己所有者，固受壓迫，限制和摧殘，不能發揮它的效用，而自己的新聞也由於沒有對抗的新聞存在，不需要戰鬥，無所謂競爭，而變成一種毫無生氣的「例行公文」，失掉其應有的效用。然而如前所述，公開的發行新聞可以統制，祕密流布的新聞却無法統制。秦始皇焚書坑儒以為再不會有人譏評自己，攻擊自己了，但書焚不盡，儒坑不完，而秦始皇夢想傳之千萬世的政權，却僅維持了二世！秦始皇又曾集天下之兵器，運之咸陽，以鑄金人十二，自謂再不會有人稱兵作亂了，然而陳涉吳廣揭竿而起，天下響應，也可以亡秦，統制新聞的結果，恐怕只是使自己的政權崩潰，蹈秦始皇的覆轍罷了。

真正懂得運用新聞，善於運用新聞的，應該是採用前一種方式，而不採用後一種方式。特別是在今日的中國，全民族正在團結一致，共同抗戰，一切利害集團間的部分的矛盾和鬥爭，當必縮小到最小的範圍，決不至超出應有的限度，而擴大到足以妨害全民族的共同利益。除却「漢奸新聞」，我們相信任何新聞都是向着同一個總的目標而奮鬥的。因此，在制裁「漢奸新聞」以外，更不需要對於一般新聞，加以什麼不必要的統

制。然而我們現在却偏偏在實行統制新聞！

三

在今日的中國而實行統制新聞，使不能發揮最大的效用，以盡力於抗戰的鬥爭，這無異解除自己的武裝，銷燬自己的武器，而在客觀上幫助了敵人，根本上，已是一種不可寬恕的極大謬誤，何況統制的方法，既不妥善，而執行的機關又不健全呢？

本來，統制新聞的本身，便是一種不可能有妥善方法的東西，而我們統制新聞的方法，更是一切方法中的最下乘。首先不能不指出的，是對於新聞束縛過甚，不給予絲毫自由。在積極方面，常強迫新聞必須登載某種消息，必須發表某種評論；消息固須根據中央社的電信稿，一字不易地登載，評論也由中宣部指示要點，不得稍有出入。例如十二月十七日新四軍事件發生後，除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外，重慶各報都奉令根據中央社電信稿，登載軍委會發言人的長篇談話和軍委會解散新四軍的正式命令。新蜀報和時事新報因排版關係，將中央社通稿的原標題：「新四軍叛變全部解散，」刪去「叛變」二字，竟受嚴重警告！同時，除中央日報，掃蕩報，商務日報，益世報，當天，已撰社評大罵新四軍外，其他各報也都奉到非正式的命令，必須發表這樣的一篇評論。首先是

時事新報遵命辦理，於十九日，在星期論文之外，特別寫了一篇五六百字的短評。據說，該報館沒有人能夠寫出這樣的好文章，由總編輯臨時拉夫，請中央通信社的一位大手筆捉刀，才算交了卷。隨着，新蜀報也來了一篇一二百字的小評。大公報則於二十一日發表社評，認為中央處置得當，不過希望在善後問題上，稍寬大一點。據說，這篇東西和最高當局的意旨並不相悖。最後，國民公報也在七八天後發表了一篇並沒有新的根據，新的意見的社評。很顯明地，這是在強制之下，不能不被动地寫出來的敷衍塞責的東西。這就是統制新聞的效果，形式上，重慶各報總算是一致擁護政府了！至於在消極方面，刪扣新聞的消息和評論，則早已司空見慣，不待縷述。新聞界所最感痛苦的是刪扣的範圍太寬泛，而其標準又不盡合理，且各地方處理常不一致，甚至同一地方而因報紙不同，待遇亦異。例如關於外交，軍事，固不許任意發表消息和評論，甚至於和一般人生活有密切關係，為一般人所十分注意的糧食，物價，金融，財政問題，也以暴露國家弱點，影響社會秩序為理由，而不許隻字道及，新華日報固不待說，連站在擁護政府的立場的時事新報，也曾被扣了不少關於這些問題的善意的論文。關於國內問題固不許「妄事譏評」，甚至對於國際問題也沒有談論的自由。據我自己的經驗，在中蘇邦交敦睦的現在，當十月革命紀念日，寫一篇應時文章的社論，贊揚蘇聯幾句，也會受到非

正式的警告！至若談到蘇聯對於歐戰的堅持中立政策，則更被認為是替蘇聯辯護。好像蘇聯一定是會加入軸心集團或站在反軸心陣營。不抹殺客觀的事實，閉眼睛說，便是不正確！這主要是就重慶情形而言。各地方的刪扣範圍和標準有時又和重慶略有不同，以致在各地地方報紙所能發表的東西，重慶獨不能發表。同時，同樣是重慶的報紙而中央日報所能發表的，新華日報未必能發表，新華日報所能發表的，時事新報未必能發表。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實例。在去冬中央發表第二屆參政員名單及定期召集的開會決定時，中央日報的社評曾盛稱參政會在民主和團結上的作用，而時事新報的社評則所有「團結」二字都被「檢查」時改為「統一」，甚至連所引用的抗戰建國綱領，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以及蔣委員長在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所發表的演說原文中的「團結」二字，也被改為「統一」了，但新華日報呢，雖經刪改，拒不接受，團結二字仍可見於報面。因報紙不同而待遇不同，這使人在編新聞，寫評論時，更不能不痛感茫無適從之苦了！

這是就統制方法的不妥善而言。至於執行這些方法的檢查機關的不健全，更出乎一般人想像之外。不僅作風是官僚作風，而且知識也低下得可憐！例如上面所舉的例子，刪改報紙的社評竟至連抗戰建國綱領，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以及蔣委員長的演說原文也

都刪改起來，真是糊塗，狂妄！特別是蔣委員長的演說，原是並舉我們要「統一」，我們要「團結」（大意如此）二句，刪改的結果，是變成「我們要統一」，「我們要統一」，就是把我們要統一這句話重複地述了兩遍，這是什麼話！使這樣的人來執行統制新聞的任務，縱使方法妥善也會出岔子，何況方法的本身根本不妥善呢？

四

如前所述，統制新聞的結果不啻取消新聞的政治鬥爭的武器的效用，這不僅是壓迫，限制和摧殘了一般新聞，而且對於統制新聞的，站在統治地位的集團的本身也是無益有害的。特別是在全國團結，一致抗戰的中國，這種解除自己武裝，銷燬自己武器，而在客觀上幫助敵人的做法，更是應該反對的。不僅是爲了保障新聞界自身的權利，而且是爲了完成抗戰建國的大業，我們必須反對統制新聞，爭取言論自由。所謂戰時應該限制言論自由的主張，實在是誤國誤民的鬼話，我們必須把它打得粉碎。

西班牙的教訓

堅生

一九三九年三月是西班牙共和國覆亡的時期，到現在恰恰兩年。西班牙共和國的覆亡，不是爲了弗朗哥得到德義的軍隊和新式武器，使政府軍不能抵抗，而是由於加沙陀與米亞迦的叛變。當加沙陀與米亞迦向弗朗哥接洽投降的時候，政府軍還有五十萬之多，而弗朗哥的部隊不過七十萬人，這個比例，如與一九三六年弗朗哥率領正規軍十分之八叛變的時候政府僅能指揮十分之二正規軍的情形相比較，顯然誰也不能說政府軍已處於不能抵抗的劣勢。

英法兩國承認弗朗哥，如一九三九年二月廿六日與二月廿七日，加沙陀與米亞迦的政變是三月六日，但照一般人所知道，加沙陀與米亞迦的接洽投降遠在英法承認弗朗哥之前。這誠然，是一個極大的國際陰謀，但我們決不能說因爲英法已承認弗朗哥，所以加沙陀與米亞迦不能不投降；而實在是加沙陀與米亞迦的投降已成爲決定之事實，然後英法毅然決然地先承認弗朗哥的。

米亞迦是死守瑪德里幾近兩年的「英雄」，在他未投降之前，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正義人士，不論民族，不論是何職業，男女老幼，沒有一個不崇拜他；全世界的著名作家，寫了不知多少描寫米亞迦將軍英勇戰鬥的文章，被翻譯成數十國文字。但是這難能可貴的光榮歷史，竟由他自己的手輕輕毀去！不知道他僥倖逃出弗朗哥的魔掌，想到曾經被他率領着向弗朗哥作殊死戰的幹部，因他一念之差而都成爲弗朗哥的俘虜的時候，作何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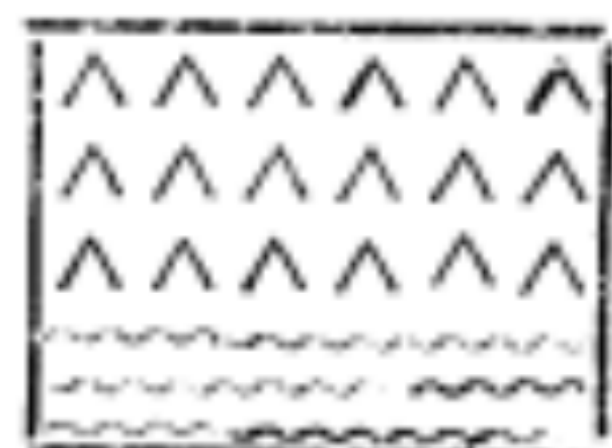
加沙陀與米亞迦準備投降的時候，以爲他統率着的五十萬大軍，是一筆鉅大的資本。攜此投降弗朗哥及他的主人翁希特勒墨索里尼，他們必然另眼看待，「劃土分茅，寄以重任。」所以，當他們以「國防委員會」的名義下令前線將士停止抵抗，而反對投降者拒絕的時候，他們認爲破壞了他們保全祿位的計劃，就宣布反對投降者爲「共產黨叛變」。究竟是誰叛變呢？事實俱在，大家都知道，米亞迦將軍兩年的抗戰，並不能掩飾他投降的罪惡。

加沙陀與米亞迦以爲「共產黨叛變」這動人的名詞，可以嚇倒反對投降的民衆，且可以博得弗朗哥及其主子的歡心。然而不幸弗朗哥及其主子並不原諒他們，反而加緊進攻；而加沙陀與米亞迦等所恃爲投降資本的數十萬大軍，在停戰命令下後，立刻失去戰

志，而堅守兩年的瑪德里終於在三月廿八日被攻下，加沙陀與米亞迦僅以身免，他們所挾以自重投降的資本，不是離開了他們，就是被弗朗哥俘虜。

兩年前的教訓，一般人雖沒有忘記，然而完全不理會的，似乎也不乏其人。加沙陀與米亞迦的覆轍，顯然還有人在重蹈中！

長 | 篇 | 連 | 載



戰時思想山水人物

長江

一 晨 曦

似乎已到「莫談國事」的時候，所以屢次拿起筆，總是又放下來。自己親身經歷過抗戰以來若干大小變故，一面眼看着中國戰時的若干進步，的確可以歡欣鼓舞。然而一面却也看到中國發生了若干致命的危險，如果我們不願抗戰失敗，不願中國滅亡，論理應當就設法挽救，我們作記者的人，救國之道當在「憑良心，說實話」，也就所謂「文章報國」。好像消防隊瞭望台上的瞭望哨，他看見什麼地方發生火警，就得趕緊報告消防總部。他親眼看見東方有火警，當然應該說東方。這是他的責任，也是它的權利。如果只准消防瞭望哨報告「全市平安」，或者硬要「指西為東」，在火警頻繁的季節，恐怕難免弄成一場大難。那時大家焦頭爛額，痛哭一番，恐已經晚了。

中國的前途是否有望呢？在我們目覩各方實際情形的人看來，一點也用不着悲觀，



不過中間恐怕難免經過極大的曲折而已。在只准說「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的時節，「憑良心，說實話，」是很不容易。好在「天下太平」這一類的文章，已經有不少人在負責，我想漫談一些抗戰以來中國或與中國有關聯的思想山水人物，或者是有意義的事情。因為從一鱗半爪中，我們也可看到若干中國問題的動向。這些零碎的事實也將說明中國今天的困難不是絕望的開始，而是黎明之前的黑暗。度過晨曦，就是光明普照的時候了。

二 變

世界是「變」的，有些人總不相信。特別是關於中國問題，儘管中國自身有其獨特環境，中國在一般的變化之中，還有其獨特的變法，然而不少處理中國問題的人，總是從兩個根源上，以不變的眼光，來處理「變的中國」。整套的理論從中國古代和所謂「近代」的歐美國家搬來。硬生生的應用在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各方面。在平時，不管辦法通不通，也許可以敷衍一個時期，但戰爭是實際的東西，合理的作法才可以在戰爭中存在和發展，否則就要失敗，就要被淘汰。

抗戰已經快到四年了。但其實抗戰遲早不能避免，至少是十五年前小學生們共有的

常識。中國要解放，第一個國際敵人，當然是日本。日本是海軍強大的國家，我們是海岸線長而無海軍的國家，因此，非常明白的可以看到，中日一旦開戰，沿海沿江必然首先不能保持。如果真爲了中國的國防，果真要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前，加緊可能的準備，從事於經濟和國防的建設。那麼我們這些建設就不應當擺在沿海沿江，而應當在內地。這樣的建設才能增加我們對於必然到來的戰爭的支持力量。不至於臨時給敵人輕易破壞，甚至於客觀上成爲「資寇糧」。到今天回想起南京上海一帶的偉大的「建設」，實在無限感傷！遠東第一流的上海虬江大碼頭，中國還沒有一隻大船去停靠過，而今是日本陸奧長門級的主力戰艦最適宜的寄泊所了。以言工業建設，戰前政府和私人不知勞過多少力，化過多少錢，而結果是其中最大部份在戰後淪入日僞手中。今天在大後方的工廠，不過是上海天津無錫等地工廠之十分之一二而已。

抗戰以後中也出場過不少所謂「外交專家」，把日內瓦國際聯盟那一套，講得天花亂墜，某爵士演說的「語氣」如何不滿日本，某首相如何表示對於遠東局勢「關心」，於是就把國際公法那些「死條文」當了「活寶貝」。八一三以後的淞滬戰場上，經過三個月月的消耗戰，我軍本來可以相機撤退，保全實力，轉至其他有利戰場，再行對敵作消耗戰。然而那時竟有上述這類外交理論，堅主不放棄已不能再守之閘北，因爲戰場不離

開上海租界，可以使在上海租界中的外國人不斷受砲聲的刺激，使他們可以更有力地影響國聯促起國聯，對於中日戰爭的注意。現在若干這樣的理論家今天還存在。不過他們已經唱些另外的外交理論了。

抗戰軍事，教訓最多，在抗戰初期，我們的戰術思想顯然是和日本走的一條路，供的一個祖宗。日本是集中主力對我實行陣地攻擊，我方則是集中主力，實行陣地防禦。在武器優劣懸殊的情形下，雖賴我最高統帥之英明，抗戰將士與民衆之高度犧牲精神，曾造成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紀錄，然從戰術觀點言之，我們不能算得成功。這種德國傳統戰術精神，是以日耳曼的高度工業能力為前提的。有了高度的工業能力，然後有優勢的武器，優勢的裝備。我們顯然還沒有這個條件，僅僅靠些輕兵器，就要「集中」和日本打硬仗，在日本高兵器——飛機，和重兵器——重砲坦克——的夾攻下，我們無法不處於不利地位。二十六年十二月南京陷落之後，這種集中主力陣地防禦的思想，於從血肉經驗中得到一些新的啓示。到二十七年三月淮河會戰——徐州會戰的序幕，運動防禦的思想，才開始抬頭。徐州會戰中台兒莊戰役的光榮勝利，完全是運動防禦戰術的成功。但是武漢會戰中，這已經抬頭的戰術思想可沒有被採用，特別是那時我們剛剛補充起來的一點空軍，又跟着德國空軍杜黑主義的路線跑，集中主力，轟炸日人後方，結

果是和日本一字長蛇陣的艦隊在九江附近苦鬥一場，而中國空軍的雄姿直至二十九年夏季重慶陸戰中才再與人們相見。在華北戰爭中，二十六年平型關的勝利開始，以後無數次的大小勝利，都是運動戰和游擊戰的成功，武漢會戰之後，鄂北戰役，湘北戰役，粵北戰役，及桂南崑崙關戰役等勝利，也都是有意無意的應用運動戰術的結果。而二十九年春進攻南寧的失敗，則是過早實行了陣地攻擊的錯誤。

在政治思想上，關於國家統一的途徑問題，經過了很有意義的變化。抗戰前本來是國民黨一黨專政。其他黨派皆處在「非法」的地位。「七七」事起，不得不集中國內一切力量以應付全國一致之敵人，於是「事實上」不能不相容容許各黨各派之存在與活動。但在「法律上」仍為國民黨一黨專政局面。國民政府仍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產生，全國軍隊一律要加入國民黨，各軍政機關公務人員，非國民黨黨員不得使用。然而，另一種思想已經抬頭了。就是由民主而統一的主張。爲了目前團結抗戰和將來的建國問題，中國內部應當好好團結，真正統一，不能再有內戰。但是問題在如何能達到這個目的。依照中國今天政治實況，似乎只有從民主政治下手才是可行的辦法。二十七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接受了各方面的意見，公布抗戰建國綱領，其第二十六條明白規定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這一條已經大大的修改了一黨專政的精神。國民

參政會雖非真正的民意機關，參政員雖係政府所指派，然被指派之參政員中却已有一小部份為各黨各派的代表。三年以來，一黨專政和民主統一，兩種思想激烈鬥爭。到現在這種鬥爭正演變到更激烈的階段。

總之，今天再沒有人能說戰後的中國沒有「變」。有些事情有些人愈變愈好，有些愈變愈壞。如果承認歷史不會開倒車的話，中國是不會跟着壞的因素變的。

三 不 變

一切都在變化之中，然也有不變的因素。首先，日本滅亡中國的方針是不變的。有些自命為日本專家的人，認得一二個日本特務人員，聽些不三不四的消息，就神乎其妙地各方奔走。過去有些認得土肥原，有些認得影佐，有人則走和知的門路，總以為自己非同小可，對於中日問題，有特別新奇的辦法。神話上所說的旋乾轉坤的非凡人物，似乎現在很多。他們不看明中日關係的大勢，沒有看準必然性，而在秘密外交和政治陰謀上打圈子。中國不知被這些人白費了多少飛機費和旅館費，談些無用的「條件」，徒動搖抗戰信念，和淆亂全國人心。其次，中國少數特權階級專為自己利益打算，也是不變的。他們今天特殊優越地位，是存在於病態的中國社會之上。只有外有帝國主義內

有封建勢力的存在，他們才能在進步的國度中成爲天之驕子。所以在政治要求上，在抗戰以前，他們對外一切皆可和平商量，而對國內新興勢力却堅決施行武力解決。如果沒有抗戰，內戰當不止於十年。七七事起，因爲日本要求太苛，國內抗戰要求太急，不得不起而「應戰」。然而衷心打算，還是期待國際之干涉，希望能相當壓制日本，進行妥協，以求苟安於一時。乃日本對於中國堅持滅亡政策，國際調停毫無力量，抗戰局面不能不再四拖延，二十九年九月三國同盟以後，英美與日本在遠東對立增強，於是這些人就發生一種期望，期望英美——特別是美國能戰敗日本，中國可以因此獲得勝利。中國自身能趕走日本一事，在這般人心中根本無此信念，亦且無此真正準備。更傷他們腦根的事情，是國內人民力量之膨脹，而對於他們特殊地位之保持，發生嚴重的威脅，於是目光轉而對內，甚至不惜出諸戰爭。第三，中華民族要求解放的意志也是不變的。抗戰以前，全國人民要求抗戰，奔走呼號，入獄受刑，在所不計，及抗戰爆發，全國大多數人民皆各盡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之原則，踴躍從軍服役，努力輸將，田園被摧毀，土地被侵佔，身體受創傷，甚至軍民傷亡數百萬，大家均無怨言，大家爲了最後勝利，還準備着更大的犧牲。但是，大家不能眼看着抗戰大業，被少數人的自私觀念所遺誤，我們保障最後勝利，我們就要趕緊建立自己能控制的民主政權。

這三種不變的因素不斷發展的結果，在中國政治上必然會引起新的變化。

（本節完）

罪聲

論中國智識份子

楊剛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

——佳人

長橋臥波，未雲何龍？

——阿房宮賦

一

智識份子是那些在近代文化生活中自覺的負起了任務的一羣人。

中國最能夠自覺到牠的智識份子，然而最是在中國，智識份子缺少，牠立體的存在。這命題是很明顯的。四民之中，士是領銜，然而士人的聲音却不常二鳴在萬民的心裏，在高處，他唱出了高台上的悲風，在低處，他聽出了泣聲的幽咽。中國全部的智識

份子，每一個人都由中國繁茂的原野經承受了他們的資糧，只是後來，除了那些在當前的奮烈生活中已經忘記了他們自己之存在的一部份人以外，一個一個的又慢慢回到各人自己致選定的幽谷裏去了。

一般說來，整個的中國智識份子階層，出身多半和土地離不了關係。地主和官僚家庭的子弟構成了大都份大學生的來源，許多中學生的家庭和小農小地主分不開。世界資本主義的洪流沖泛了中國的原野，封建地主小資產者，小農民階層一齊都被洗刷，在土地上難以生根。土地上既已無法生根，對機器又生疏發軟，全無掌握的能力，逐一段命定了的階層乃不得不變成了水，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當父祖們企圖有所依賴時，子弟中却不會沒有向上爬的野心。只是這又談何容易？爵祿果然已經不再能造成閥閱，使平民攀援不上，貨幣却有更大的權力與效能，劃出人類間森叢的分際，於是文化，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關係完全變成了一道又窄又高的梯級，一重新的閥閱。假如說在舊日帝國時代，中國的閥閱常常會遭受危險的襲擊，天子的喜怒，子弟的墮落都是原因，致使他們時時擔心着「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則新閥閱的城堡，就是近代社會（蘇聯除外）的台基，除非這個社會解體，否則新式閥閱的頑強與持久性不是舊的所能比擬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在崩析中間的地主和小資產者階層雖然有爬上那梯級的決

心，却難以撞開那梯級的銅門，只有一個倒撞下來，埋入人民的大層裏去。其中雖然有少數人能夠在梯上稍稍停留，也不過妾婦之命，終不能滿足上天的狂想。如此，正像物質生活有着世襲地位一樣，精神生活也是世襲的。子弟雖然狂妄，倒底不能不接受父祖婢妾的願望。東方已經建築好了堤防，西方的發展又如何呢？

此路既然不通，比較敏感，比較多思的青年人，以及那些已經落入了人民大層，死去了奴隸願望的一羣就不能不更往下走。在一般的情形之中，他們的物質生活既不太多，也不會太少，這使他們在心理上，在時間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富餘和智識接近，因而能夠匯集各種時代的智慧與感情，在人民集體中形成一種心靈生活的存在。這一羣人中間未嘗沒有矛盾的意志，複雜的感情，反應着本階層的呼聲，時而以爲自己應該是一位天人，時而又覺得自己應該就下地獄。即使有人能夠把自己安插在時代的旗幟下面，也不是能夠全然安心的。世上沒有由天空掉下來的人，每個人都有一條根連在他所從生的土層裏面。

此外，在這兩端之間，往往有一般所謂中間層。他們既無決心爬上資本家的王座，又不能忍受被剝奪者的苦難。他們的乃祖乃父多半可以出很多的錢送他們進設備講授比較講究的學校，使他們能夠觸到一點近代學術的皮毛。他們能夠付較高的費用來弄科

學，弄所謂純學術。他們的校籍多半是和教會與洋人有些關係的，因之一切西方人所注意所稱道的都是他們的模範。他們中間好的份子，精勤誠實，在倫理上接受西方的主張，尊重個人，完成個人的責任，不好高，不務遠，從小處做起；在思想上主張和平演進，無條件的信任科學與教育，主張階級合作，相讓相處，他們厭惡自私，反對暴力，恐懼打破現狀，在這種意識上他們倒是典型的初期資產階級的代表人，只是落在中國他們却碰到了另外一種場面。他們用學術或者完成個人工作的名義，標榜着自己是中間層。他們所求的並不多，只要有少量的錢，少量的儀器，書籍，實驗室，工作試驗場以及寧靜。他們的大希望是能夠常常到國外去接近知名之士與知名學府，販賣更多的書本回來。他們的願望真是簡單而動人的，應該沒有理由使人非難他們。誰在說智識不是生命的火花，誰能說積聚燃料的人是自私與狂妄呢？只是，他們却也是生在產難的中國，同樣的忍受着中國中間層份子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的命運。要得到儀器，書籍，要得到實驗室與工作場，却不是徒手能夠起家的。文化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社會階層的分際。即使一份文化生活上的簡單技能和工具也象徵着另外一個社會階層。學人可以投入那社會層裏面去，但是他是不是就此能獲得他的技能工具呢？假如那社會階層是個馬戲團，當你走進去以後，你乃是做成一名小丑才能學取馬戲者魔性的技能。等到你小丑做成功

了，技能也到了手以後，你又有什麼花樣？還不是一樣嗎？小丑的小丑與技能的小丑同樣是走不出那馬戲團的圈子以外的。並且，我們還不要太樂觀了。當中國有許多錢來構築保險庫堆積賬冊，當中國需要許多的人來囤積槍和流取弟兄的血液時，當捐客善於撥弄算盤的手指化成了廣幅蜘蛛網罩滿了中國的上空時，自由，真理，智識，力作以及一切如此之類的東西都要被蓋上死之的黑印了。

於是整團的智識份子苦悶着。苦難呵，悲劇呵。學科學的學生那兒去得到他們的儀器呢？材料呢？那兒有他們的實驗室？那兒是他們的圖書館，並且誰容許他們有幾隻安靜的玻璃管幾缸寧穆的水槽，容他們有不需憂柴憂米，怕病怕餓的心去在那裏盤桓幾個整天？文學的學生法學的學生也嘆氣了，他們常常十個有九個不能得到正常的，近代的教育，有一些得到了的，往往發現在市場上沒有他們的攤場。即使插了草標在頭上，他早上那樣出去，晚上還是那樣的一根衰草伴他回來。他往往是個一無所有的人，除了幾張向他張着待牠去喂食的大嘴。許多人在流浪中，每日要摸索生疏的土地，許多人投入了戰鬥的行伍，告別了自然所給與他的一份人生，而恰恰不能割斷自然給與他對那一份人生的感情。憑着他是一個人，一條人性，他却要變成一份石頭，一堆鋼鐵。一噸鋼鐵能夠活滿一個人人生嗎？假如人類能夠用鋼鐵堆滿了這個世界，就得到了自身的拯救，則

一切的生命都是太多餘，太多餘了。可是，他能夠說什麼呢？鋼鐵的世界是需要鋼鐵的，無情的戰鬥往往更需要一塊堅鋼單純的石頭。於是他就更加的失所。當他在社會上受着顛播和拋擲的時候，他怨着自身的無能，他幫助人們給他自身卑屈的無知的嘲笑，到了戰列裏面，他又爲自身的缺力而自恨自慚，他恥於自己有了了一份人性，且能爲那份人性來感覺。廣大的人們爲了食色的艱難而詛咒他們自己的生命，智識份子則除此之外，更加上了一枝悲哀的根株。

二

已經說過，這裏所謂智識份子是那些在現代文化生活中自覺的負起了任務的一羣人，因此在我們上述的幾類人中間，第一種那些只圖肩着半死的將爛的屍骸爬進有產者階級的錢箱裏去的那一類就不在我們的認識之列。而另外的兩種，却值得我們多明瞭一些。

我們曾經提到了那種以純學術爲號召而自認爲站在中間人類的人們。他們未嘗沒有向上爬的野心，未嘗不想站在寶塔的尖頂上，只是那途徑却不在於經由賬簿與錢箱的梯子走上有產大王的頂座，同時他們對於廣大的破落階層，對於那些被資本主義的旋風由

土裏連根拔出來了的農民，流浪的手工業者，墊着都市的積水潭的工人，也不能有絲毫向往的心腸。他們所矚望的是牛津，劍橋，哈佛，柏林森嚴莊穆的學府；他們羨慕的是朱絨絲邊的黑道袍，博士的方巾，教授學長的嚴座；他們憧憬着博士弟子三萬人，而他端坐在講席上面，上想望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奇跡，三千年的人類血汗培育出了全部學術和文化的氤氳，他們只願坐在這氤氳香穆的藍烟雲裏，講着過去的陳跡，冥想自己生活在百萬年後為火星中人所朝拜的盛況。這是他們的願望，只是事實却走在他們的背面，常常兜着他們的屁股飛去一條毛腿。於是他們機敏的退了步，實行「述而不作」的工夫。雖不曾登上世界學術的首座，對於十九世紀，十八世紀，伊利沙伯時代，乃至於拉丁希臘，荷萊斯，亞理斯多德，蘇格拉底，却是接近得比中國社會中國人民要更多的。他們儘管不知道中國人為什麼要弄壞了腿坐在當街去討錢，却是數起愛德芝悲，高斯和吳爾芙夫人的親戚來，幾乎如算起自己的族譜一般順利；他們背得出某某經濟博士是什麼夠廣告史，商業與經營，近代工業要覽以及其他等身著作的執筆人，數得出全世界各大學講座的教授們，連他們的公私官銜都不會遺漏，却抱怨中國人只知見了麵包就問值幾文錢，而不能理會麵包的象徵意義。在中國的街道上，他們看見了滿地和泥土一般麻木的面孔，在西方的典籍裏，他們處處發現着莊嚴崇穆的神像，於是他們晃然吃驚了。他

們不驚於神之發現，人之殭化，他們所發現的乃是他們自己的崇高，廣博，他們看到了一個使命。於此中國的上層智識份子在其熱情化了石以成，乃站在塵封了的圖書館台階下面大喊其純粹的學術。他們成天叨念着拉克，穆爾，巴克萊，康德，薛林，笛卡德以及各種史籍上典型的名字，他們在已故的神主上用硃筆點主，死者有靈當有一陣旋風將三萬大學博士弟子員捲來他們的講座台下。他們自以為是在服役於文化的火炬，實則已把自己埋下了坟墓。那裏既無生命存在，則火炬也早已失其光輝了。本是春光燦爛的文化女神，却被他們誤為是死去的靈在而深藏到幽谷裏去。原來任何時代在文化智識上所留的大業，都必然是當時人爲了爭取做一個真人的血肉鬥爭所放射出來的光芒，所累積起來的人生的血痕。尋求牠，學習牠只有一個唯一的意義。不是要能夠多吞下幾碗字紙灰，不是要填補聊天的空隙，不是爲了沒有檯球可打，宴會可赴，也不是爲了走到講台上用白粉筆塗滿一黑板的蚯蚓使學生見了目瞪口呆，至於說那橫滿書架，裝飾客廳那更在話題之外。人類追尋自己的血跡不是爲了炫耀，乃是爲了爭取做一個真人。這場恆古的在各種平凡與英雄的局面中綿延下來的鬥爭是人類永恆不懈的向着上進，向着完美，在顛擲困頓中所造成的記錄，只有在了解近代人類鬥爭的深度與密度的情形之下，才能了解整個人類的歷史，又才能在歷史中，特別是文化智識的積寶中間，了解和擷取

真實的貼心的食糧。不能明白自身的感情與思慮，如何能明白別人？聽不出自己時代的壯呼，摸不出環繞着自己如深波之排盪的大羣生命的心搏，如何能由白紙黑字殭冷的行間叩出偉大死者的心聲？如此人生之鬥爭的血跡，由這樣的先生們孤寡的寶座上弄來，乃不得不變成凍凝了的屍骸而失去生命的吸力了。然而，我們的先生們看不見廣大的現存的生命，却妄為牠假定牠自身的需要，又妄為牠控掘死者的坟墓，用枯乾了的字眼去填塞生者焦渴的心泉，這不是有生命的人所能忍受的。

近二十年，尤其是近十餘年來，中國上層智識份子與他們的年青同伴之間發生了深裂的鴻溝，是不必奇怪的。教授與學長們常常以學生與青年為恥辱，一般青年都被認為浮囂，虛偽，誇誕，愚蒙；如果說他們有朝氣，富熱情，則下文必繼之以缺少頭腦，受人利用與欺騙，如果說他們真有苦悶，為人為國，則必勸他們埋頭讀書，準備將來（好像他們原不是活在今日），如逢他們頑笑高談，烟酒頹唐，則青心的意志薄弱，認識不清又成了罪狀了。究竟何謂浮囂？何謂誇誕？何謂被人利用？而意志又如何使之剛強？有誰曾良心的認識了什麼，而把這種認識啓發過年青的一輩？這一串的問題，那般上層智識份子如果要按良心來答覆，心裏是不能不發虛的。然而他們都泰然的站在山巔，望着烟霧茫茫的白雲而浩嘆曰：「年青呵！青年呵！青年呵！」而青年却只能向他們投一下不信任

的警視，而揚長的朝着大野走去了。

世界的齒輪在急轉着，即使嶺上的白雲也能被現實變成雨水滴落到人間，說幽封在那裏面的人能夠久在林泉裏是很可笑的。貓頭鷹既不能在白日出現，就必須以黑暗爲世界。何況中國的上層智識份子原來就是水有本源。假使他們曾經有意在雲外藏身，現實却誘逼着他們來到雲底。按着自己出身本源的願望，他們原已經是更現實，更會爭執的一層了，并且是更能運用當前勢力以擴大自己的影子的一層。然而，影子愈加擴大，人心就愈孤惡了。十年來的上層智識份子以智識份子應當參加政治的名義走入權力及半權力機關的很多，在其未走進去時，則以學術及文化爲招呼，從自己并不能對之滿意的權威方面接受鼓勵與資助發行刊物，創爲言論，對於橫漫全國政治上經濟上的惡勢力與下流傾向大抵閉口不談，或者小罵大捧，藉資掩人耳目，而將其主要注意力集中於攻擊一般青年，堵塞他們進步思想的發展，詛咒他們向人民大眾接近的趨向，雖云提倡學術，而偏偏對於近代學術中之最與近代現實生活相貼近的學問加以對於一般社會的中心問題盡量執持在睡夢中化了石的成見，而對於民族生命的一些基本問題，一以鸚鵡的方法爲主，向權力方面學聲，而就在全國大眾與廣大青年的對面；凡前者所主張的無論其好壞真偽，一律望風響應，凡後者所呼號的無論其真偽善惡，一律抨擊教訓。在抗戰以前

詛咒提及抗戰的人，在抗戰以後，嘴上一面掛滿了抗戰的白沫，一面却諷刺要求進步的呼籲，自以為是別有會心，而腐爛者在他們看來似乎也有不能不腐爛流毒的苦衷與善性，應該加以愛護。對於民族廣大生命的靈魂，既已失却了視聽的感觸；又沉落於腐骨叢中銷溶盡了最初的一點清明之氣，而或多或少變成了俄狗爭屍的一羣。中國上層智識份子，除了一部分真正精勤誠實的人尚不能埋沒良心而多少變成了或明或暗的抗議者以外，其全部的生命就不得不與世界資本主義的黃金扣在一起了。

三

被我們稱為上層智識份子的那一羣大抵出身於較上層的封建官僚家庭，大地主，買辦資產階級，許多是在學校裏直接受着資產階級意識的典型訓練，而另外的那一羣則有着更廣大更低下的階層。小地主官僚，小職員，農民，小商人，手工業者的家庭變成他們的背景。他們是大學生（多數是非教會的公私立大學），中學生，小學生，中小學教員，失業者小店員，自由寫作者，投稿家以及各種在社會上找不出任何立足點的闖世者。在近代文化存庫裏，他們還不會有過任情取予的機會，但是人生的高低陰陽却被他們經歷得相當的多。生活與工作的需要使他們常常能夠接近各種人民，那些原對的或是

變了形的苦難，悲痛，憎惡，仇恨，願望，嫉妒以及或猙獰或霉濕的愛，多多少少是被他們觸到了一些。他們知道飢餓，也懂得侮辱，現實的確頭春打着他們，使他們的傾向無論在理智與情感上，都是比較更現代的，更近於人民及其生活，他們看見自身的地基是破碎了，他們自己在崩析離散中間，而環繞着他們的人也是在崩析離散。

於是他們在其找出路的過程中，根着近代的人類智慧，發現了宏大的人羣即是一種新生的力，一條方生的性命，尙未成形的龍。好，化龍吧。脫去泥潭裏泥鰍的皮囊，向了兩個大厝，成爲牠的一隻眼，一隻耳朵或者一條手，一隻腳。走到曠野裏去吧，在黑夜裏去聽聽。那不是秋收邊的鬼在唱詩篇，而是營營的聲音在叨念着一些符咒樣的名字，人羣呵，羣衆，人類的大羣，那是一些飢寒的渴望。

那麼，現在我們看見了什麼？該看見人羣的大海了吧，牠的潮頭，牠的燈塔，看見飛舞在海空中的龍陣了吧。然而，得意是一種鼓勵，却不必就是安慰，在冷藏室裏，到今天我們還是能夠發現那些不能入到龍羣裏面的小螫物。

比社會工作的名義到大羣中間去過的人回來了，人民在他們看來是懶惰的，固執的，而社會是敵視的；用時代運動的名義而去的回來了，人民在他們看來是冷淡的，不信的；用詩歌名義而去的也回來了，人民在他們看來是生疏的，隔絕的；用人生的名義

而去的也許是留下去了，但人民却是那麼士氣的，飢餓的，枯寂的，使他們的停留不能不咬上切齒的牙根。

寂寞呵，寂寞呵，海的睡眠，天的睡眠，世界的沉寂，人間的化石，廣漠的黃沙，冷澀的石塊，世界是狹窄得沒有一條道路，人間是緊閉得沒有一絲縫隙。

本來這一輩智識份子，除了由上述方面得到苦痛以外，自身就已有各種的煩惱的根源。貧窮，失學，是中國現代一般青年普遍的命運，但求知慾却不能隨了貧窮而死之。

多數青年正當求學的年齡就進了工廠，商店，小舖戶，報館，下了農場，船舶……甚焉者在街上，碼頭，陋巷，乞兒棚，收容所。他們有職業的，常常是在職業與工作的最下層，時間與精力須要全無保留的拿出去，每日作業時間以十二個鐘點為起碼，永不會有一分鐘的鬆閒。不作業的則有全部時間與心計支付與空虛的飢餓。往往白天或深夜全部的消耗以後，他們還要榨出最後精力的殘餘來讀點書。中國出版界一般的貧乏又不能充分填補這種努力的浪費。所以儘所有的力量用來仍不能滿足他們的渴求。有時他們利用很有限的外國文智識來翻譯，輾轉販賣，起初是智識的意義，繼而就變了常識主義與吃飯主義，停於一定的水平線上，無法成為求深的刺激。有時他們集合個人的少數力量在團體生活中謀求得到書籍指導與交換，學習的便利，但集團中需要用於維繫感情和了解

的時與力又是另外一筆支出費；而且，集體是最不容易保持和發展的一種生命，付了額外出支之後，所得是到的更龐大的枯竭。於是，智識遂成了樂園中的智果樹，非但不能到手，抑且難於仰望，廣大的智識青年遂陷於苦恨的泥澤裏面了。這是一種。

有一種比較幸運的，他們也許沒有那最基本的飢餓，勞苦與絕望蓋在頭上，但是還有別的來苦惱他，他們在家庭，職業和朋友中間因其帶有多餘人的性質，或許是得不到重視的。他們要真理，要智識，環境要的却是地位與金錢；他們要坦白，要熱情，環境却對他們漠然而虛偽；他們要閑暇，環境却要他們死力的勞作；他們說：「我能作什麼，我是這樣」，環境却回答說：「我不管你是什麼，你能什麼，你可是得有什麼拿出來，我們是要受驚駭的。」他們也許在最接近的一圈裏面受着寵異，但在較遠的一層中間，却往往得到相反的冷淡，簡直近於輕視，與他們原有的對自身的感覺全不相合。他們為自身的感情願望所佔有，與環境隔了一層障，但環境却不僅不斷的打着他們，要他們撤去那一道障壁，要他們看見牠的真面，并且還追捕他們要掃除了他們自身的感情與願望，而轉向環境稱臣。在這種推拒之間，他們往往對於生活萬象無視，有時是致意的，要留在自己裏面。但是，這種要求顯然是無力的，軟弱的，他們已深深感覺到了，而不能不變個方式來承認。於是他們孤獨了，寂寞了，世界是無知的，生活是單調的，

什麼地方有情趣呢？什麼地方有看新奇與生命？於是他們走路要尋求僻徑，爭着要進入叢林與澗邊，他們的心情願意放在水面上，他們寧可關在屋子裏面對了牆壁抽煙，也不肯走到街上去和賣粥與喝粥的人話一陣家常。在自己的靈堂為自己豎起了神主，假定了一切都是離心，他們只有悄然而遠逝。這一類的識智份子。有一條單絃的靈魂。假如他們在春夜裏由澗旁走過，也只能聽見單絃的水音，那能聽得出蟲聲，樹語，碎石的驚咋，水管的嗆哪，果殼的爆裂，以及脚步的深沉和人語的歡笑，甚至遠有蚯蚓和小魚的唧唧咕咕呢？這是一具單純可是龐大的黑影，牠蓋在大部分智識青年頭上，蝕去了他們的笑聲。加以在這時候一般成爲普遍問題的戀愛男女，孤獨與不安遂增加了飄零的感情。這又是一種。

即使那些思想情操和志願已經有了範型，并且走了一個確定方向的人們，也不會沒有他們的苦痛。社會的動亂使苦痛的大流傾瀉氾濫，取了各種形式，走了各種大路小徑向人生掩沒，幾乎是無人能夠避免，某一種苦痛的逃避，恰好開了另一種苦痛的門徑，也許還是更深和更廣的。許多識智份子意志與行爲抓住了大舵，但生活却不能完全隨了舵葉來轉動。由於個人從歷史與社會得來的，從自然從人性得來的一份情理願望，有時不能全部的生活在大舵槓桿裏面。他們要安定，舵使他們流動；他們要溫柔，舵使他們

勁激；他們要愛，舵要他們時時將愛拋下水流；他們要恨，舵使他們在可恨與可詛咒者之前做出善良；他們要確信，舵使他們時時用警惕的梭梭的眼光，周遭四顧，在人性之上加以第五縱隊的黑印，而當他們心底有蟲在蠕動，懷疑與失了把握來侵犯他們時，在情感還不能穩定理智的時候，舵棄已經不容他們有疑慮了。總之在思慮與行爲上，甚至於生活的形跡上，他們都是中了魔，在一定的境界之中入了定的，可是感覺却把人的原始，願望時時註入他們心底，在紅色的紙上引起幽藍的變化。假如在一切方面他們可以付之流水，男女戀愛常常是苦腦的難關。在大流動之中，男女的遇合很少適當，而工作和境況的艱險往往要求有最適當的遇合，於是許多男人沒有他的女人，許多女人失去了她的男人。世上有大羣的老鶴，只求得在大樹蔭裏找到一隻窠，便在那裏養一隻女鶴，下蛋生子，派着女鶴一分家犬的職守，在一種自利的哲學形態之下，很方便的就把自己的安定與優美建立了起來，絲毫不發生良心問題，這只是老鶴的哲學而已，我們的智識份子却無法去仿效。不過，這一種所謂智識份子的矛盾雖然也妨礙了一些人，却也策進了更多人，滴着血的奔馳至少在一軸時代的巨幅中堂上印下了人心的血跡，將死者不是在替自己撞擊喪鐘而是在爲方生者獻出自己的肉祭。

除却了生的苦痛以外，較深邃的智識份子且不能免於更深沉的悲哀。在心靈與智識

的造詣上，他們已經達到了一個比較廣闊的幅度；在生活，由於他們的出身往往屬於較特權的階級，能夠見到生活罪惡的另一面，假如說出於窮國的智識份子深悉生活的苦難，則出於優裕的人們更體驗了優越的膿臭。這樣他們的認識是更擴大深入而且更形具體，同時他們的願望和追求也不能不因此更加深刻而迫切，在許多人中間，這願望已經近於宗教的感情。和一般人不同，他們有時能夠把自己縮小到最微細最陰暗的角度裏去，廣大的人類變成了他們生活力與感情的起重機。自身的享受既不能在他們心上佔有較寬的幅度，人羣的命運遂在他們眼界裏擴大和深入起來。一種交互生存的感覺散發了無底的渴望，而現實的愈益非人的苦痛，那些將人類變成獸類，變成蛇蝎，抽去人的神經線而使他們成爲毫無感覺的。半癲半癡的「下生命」的苦痛則刺起了不能忍受的焦急與要求。無論對於生活，對於工作和智識的現有狀態他們都不能覺得滿足。真的，在廣大的人類失去了人聲，廣大的原野變成枯竭了生命的荒漠，而遮天蔽雲的製造廠們，機器房們只能夠製造斷肢失形的屍骨去培養腐爛的時候，還沒有失去靈性的人們無論如何堅定的生活，嚴肅的工作，朔苦而廣泛的尋求智識（那是在怎樣受了監禁的情形之下，我們想像得到），也還是不夠的。何況種種歷史的，社會的以及個人的敗因就是在理性極其清明意志極其堅決的人們中間照樣還是要起作用，雖然有着程度的差別。歷史的悲劇

與人類的悲劇就在這裏：把生活，工作，智識，把愛與智與力全部點畫不差的畫到字面上去的人總是極少極少的，然而人類的成就每每就懶着將牠們點點畫畫，一筆不苟的完成。有着廣大的人性的智識份子們在這裏就遇見了他們真切的寂寞與悲痛，這裏面所舍的是對於他們自己也不能免的。他們看見生活是用許多形式被浪費了，播散了，工作是一支漏水的細篩不僅僅工作自身由篩孔裏面漏瀉，有時候就是連人也會流出去的，自然，能夠在篩子裏面保存下來的，我們可以想像得到是金砂，只是砂裏面并不能不夾着泥土，在智識上他們看見了有限，看見了思力的凝硬，頭腦的懶惰，他們看見了各式被關閉着的門戶與自傲，看見了無法與工作碰頭的沉睡了的學問，也嘗到了爬不上工作與生活的常識——被市場化了的淺見。他們看見了面對着浩大的苦痛的冷談與無情。就是那些在苦痛中作着爭鬥的人們，面對着他人所受的壓迫和待遇，也常有着輕鬆的好奇心。有些人一面講着那些殘酷的失了人性的醜行穢猥惡劣的罪狀，一面面前還能夠發出輕浮的嬉笑，好像在演述一段趣史而對嚴重的工作採取了事務性的麻木與輕淺的感情。這一切本是人類尙未曾活成一個真人的證據，因此也是牠難以磨滅的苦境，在今天，牠却是失銳更陰險的刺痛着敏感者的心。

除了這些以外，目前成爲一般智識份子的苦腦，毒害他們的感情的還有整個現狀。

全面的土地或者被敵騎佈滿了，或者受着威脅；房屋田園全從地裏被拔了根，親戚朋友之間的紐帶被拉斷了，人人失了枝，脫了節像糠粃一樣被播散在生疏的荒野上，流之，流之，無盡的流之，加以政治生活長久的失態，貪污和倒退成了權威的象徵；積極前進，愛好人民，拒絕醜惡成了刑法的目標。許多人被敵騎從家鄉追出來，逃到了人民中間，又被自己人化形的特務鎮住，被丟下了防空洞裏。防空洞本是爲了使人生存，現在却變成了沉默地食人的黑獸，死之的符誌。早上還走在街上，下午已經從人類消滅，永久的消滅。每一個堂皇的機關都有牠無數黑色的特務，每一名特務都有其從人類消滅一個人或更多人的權利，同樣也有着那隻封閉人類喉舌的黑手掌。每個人民的嗓音必需自己堵住，否則就有人來切斷他的喉管；民個人的筆必需自己先使牠銹爛，否則就有人來切去那隻拿筆的手。若要活得安定，就應該按月把自己的良心與行爲向殘酷和自私出賣由什麼堂皇或陰暗的機關領取一筆殺人的津貼。賄賂與收買匪合成了一道黑流，向每一角落洶湧淹沒。暗殺與業鋼或爲良心的智識青年永不離身的黑影。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遠望是廣大的無聲的大羣陷溺在飢餓與半死亡的泥沼裏，近看是銅牆鐵壁，與防空洞的石巖。叫我們青年的一代怎樣活下去呢？叫中國向那裏去？我們是沒有笑的呵，中國在今天是沒有笑的！

四

以上所舉的幾種智識份子以及他們身受的苦痛雖然還不能全部概盡整個智識界所經感受的一切，但也沒有留下很多重要的剩餘，這各種各類感情生活的騰突，自然都有其過去，現在，物質，精神的種種造因，只是矮拙起來，除了最後講的一二種以外，都可以用一句話來說明牠的酒底：封建社會中階層的自我向資產階級社會的個人的自我過渡得太猛驟了，沒能找到一個新社會及其意識狀態穩定的台腳，而同時資產階級社會古已有之病態——建築在自私的個人主義上的自我隔離又已乘虛而入，因此遂造成了緒種不得其所的現象。我們曾經把上文中提到的一二種除外，但是所除外的是苦痛的性質，而不是人，就在那兩種人中間，也不能完全免於從自己的土地裏承受牠所不能不經予的一份。

百年以前，我國的政治社會，經濟，國際關係，思想學術以及道德論理的傳統如何範圍成一個階層的自我，產生一個非龍非蛇的士大夫階級，說起來是太長的話了，這篇小文簡直是不能提及，但是階層自我之會由階層生活中產生出來都是很自然的。

孔子的最心愛弟子顏淵死了，他不肯把自己的車拿去為死者弄一個外棺，他說：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他十分感覺到大夫這個階層必須有一輛馬車才能完成牠的存在與尊嚴，却沒有絲毫意思覺得他是個人，而且常常要周游列國，他應該享受一輛車，而死者可不是非有一套外棺就不能死掉的。這正是一個最周知的證明。在人類關係成了嚴格的自上而下的人身從屬關係時，階層就成了一條共通的鎖鏈的生命，身分成了牠的標誌，也就是這一種自我的表現。這種自我並不是有了資本主義社會時，我們所意味到的那個人的自我，那以個人的意志，感情行爲在天地間佔一份立體位置的自我，而是某一階層身份對於牠的上下兩層人所取的态度，以及在本階層裏人與人間相互倚賴的密度。牠們對下常常是充分的擴張，凡不是以人與人相見，不是以工作感情和才力相見，而是以在他人眼睛裏尋求一個階級的龐大與高聳相見的。所以在這裏，自身的驕橫與擴張，下人的恭謹與消縮都通過了個人工具式的滿足而增加了階層的結實，龐大和力量無窮，本無地位無輕重的個人在那裏遂得了他的萬年不易的靠山，因而也就龐大而穩定起來了。至於對了上層，這情形就應該掉一個身。嚴格的早經接受了的人身從屬關係，早已不僅把一切所謂的個人尊嚴，自主自由等類東西從其尙未萌芽出土的時期已經給刨去了，從生理上，人好像已經承認了自己是比較上層人下等一些的動物，皇帝貴族原是被認爲上天的兒子的。從社會生活上這情形更加很顯然。要得脫離貧窮，屈辱和

低賤，首先必需得到上級的恩顧，得把的提拔。一旦如願，得利的不僅僅是自己，而且是一個集團，一個階層，六親七代，遠朋近友，甚至於連同鄉對戶都一齊升天。如若一個挑糞夫能夠中個秀才，或做到旗牌中軍，他的家就馬上有了階層的轉變，平步，青雲起來。因此對於上層的極端降服，或爲自己向上層爬去的階梯，那不僅僅是衣食的滿足，而且有精神的揚吐。在這裏感情沒有自身的感情，生命沒有自身的生命，有之，只是一種仿效的工具，仿效和供奉他人，用以作用於兩階層之間有利於下層向上去的一種橋樑。人在這條橋樑上面，不能不深切刺骨的感覺到自己對於上層的倚賴，同時自己的渺小也無限的增加，向上去，親近上層，獲取更多的富貴，從而使自己的心靈龐大遂與人生基本上的終極願望——幸福發展，含混的合了一，實際上却常常走了兩條路。參加政治走入社會時，很少有半分的人生責任感（自然有少數的例外）而一切是爲了富，貴，升官，發財，或者說漂亮一些，風雲際會，遇合其時。（在這點意義上講，從前真實的隱士，往往是這程階層自我的消極抗議者，他們是被窒息的「個人」的微弱反抗。）任於，「大丈夫」的恥笑裏，可所得到證明。）一旦遇合了之後，便來充分享受其在上的權利。那些濫作威福，把人民當作祭豬與狗馬收拾的自然不必提了。即在稍有良心的人們其所能有的最高願望，也多半是由「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脫始而來。從他們的

階層邏輯看去，如果這些人以爲自亡就是人民靈魂的主宰，品德和行爲的風向，原沒有什麼矛盾。假如君子已經傳播了他風一樣的德性，小人還是不肯像草一樣偃臥，則小人們必屬於犯作者流，君子不妨流涕而誅之。這是一般處於上層地位的人所有的一種好標本，至於其他行爲態度與生活之無往而不用於區別階層地位和關係，更是爭例繁多，用不着瑣屑的去舉出來。總之，人的生活態度早已不是人的表現而成了封建社會各階層的特徵的人格化，同時也是階層生活的分際 *Marks* 了。

要用鴉片使中國沉睡，却不得不用大砲來代替烟槍輸送烟汁，結果反而把中國驚醒了，世界大老闆在這兒應有一點失悔吧，失悔牠演了一個奇跡。一尊歷時三千年的五座被大砲轟掉了，層層相結的封建紐帶網被轟掉了，一座自下而上，盤據在中國原野中央的金字塔——社會的階層體系被轟掉了。從那些散亂了的網結網扣，從殘破了的塔的裂口破縫，倒塌了的斷牆爛壁底下，爬出來了零零落落，面帶青色的幽靈們。每個人的肚臍上還垂着剛剛被轟斷了的臍帶蒂子，鮮血淋淋，搖搖動動，似乎在想尋找新的胎胞，正如一八六一年從俄國的田莊被趕出來的農奴們，失了主人，失了鎖鍊，也失了親熱的土地，在生疏的，推拒的野地裏流蕩，像青綠的樹葉被風暴捲離了樹林，帶着痙攣在野地上顛抖。一切的階層都混亂了界限，一切的人都赤裸裸落在太陽與日光下面。假如說

毀壞爭實上並沒有這樣徹底，則封建殘餘的存留一方面仍然仗了世界大老闆們的提攜，把他們收進自己的小坐店裏面，另一方面，却由於千百年的傳統染黑了人們的紅血球。這樣所造成的毒害就更加深闊。

許多從被破壞了的舊日巨塚裏爬出來的人們都會忽然發現自己階層已經不存在了，自己失了靈魂。士丈夫們，談社會中的感覺層於此自然會看得更明白感覺得更深刻。首先，他們居於四民之首的地位消失了，其次他們在中間周轉的那個地主官僚階層，正在飛灰迷目，有磚石瓦片不停的墜下來，中樑的崩析聲顯然可聽見。這是一場浩大的破滅，階層自我的淪亡。他們能不能了解牠，認清牠？能不能感覺到在那場廣厚的大死亡裏就有他自己零碎的屍骨？我想有的能，有的是不能的。但無論其能與不能，最初的驚惶失所却是必不可免。從生命取去生命永遠不是清淡的爭。我們的士大夫列祖列宗原是把自己的生命活在他的階層裏的，七世金風，遠代書香而淪落在草莽裏面奔走，這不僅僅是情緒上的起落而且是生命上的侮辱，「內庫燒成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這骨髓的疼痛他們是感覺到了心底了。失去了的是什麼他們尚不能充分認明，要來的是什麼，或應該要的是什麼，也還不能完全看到。他們只有疼痛，疼痛。並且，如果真的只有疼痛而已，他們又不能不以弄是幸福的。因為人總是生命，惋惜與死亡常

常是底下一幕戲開台以前的工作，不但是不可避免，而且應該有的。問題就在以什麼樣的心情來疼痛，且有着怎樣的把握和方法去往下生活。我們的士大夫在情緒上關於這些問題是沒曾作好準備的。當他們的在家裏的時候，是父母親戚鄉黨的希望與寄托，是一條紐帶的中心環扣，假若社會不曾變化，他們可以順着一條士紳登級的道路成爲自身階層的一個代言人，四面八方都都有親愛與尊敬，或者憎恨與厭惡的帶子把他繫絡得平穩，物質上他也是有紐索纜住了的。只是當這種妥當情形一旦并不存在以後，當社會，家庭，父子，夫婦，奴主，財產，土地，以及一切人情親戚關係，全部從一條節節套合必不可分的鏈子上散下來，人人發現自己像一顆砂似的毫無倚傍的落到了一個大不可知裏面，那情形就很難想像。舊日一切人情關係除了拘束他們的正當能力以外，却也活了他們整個關係的網絡作爲手足，這些網落一去，他們便如被墮去了手足，無論將來的是什麼，他們并不能很明白，即使看得清楚而新從災禍中出來的半截軀軀，也無法去應付。因此昔日個人的不遇現在變成了天下的不遇，昔日現存的悲哀，如今變成了將來的黑暗。

好了，那將來的終久是來了。資本主義是一個有魔力的東西，不能在毀壞之後沒有更高的建設。牠從奴隸和主人，鎖鏈和戒條中間提出了「人」。隨着就有了個人的自我

出現。這東西并非堂皇高貴，籐牽葛延，她却是傲慢的，自尊的，昂首挺胸以自身為萬爭的量尺，以自己的長短數萬物的距離，這些都是恰恰和上一時代的階層自我相反的。牠以自身為萬爭標準，也以爭物的成就來證明自身的存在。人與人的關係變得更單純但是也應該能夠更親切，因為解放了的靈魂應該是更能夠愛與憎的，而且人的關係與那些升官發財的責任一分離，也應該有更純粹的人情。但是反過來說，在這裏，人對於人也就失去了在那種自從屬時代的重要性，黏密性與直接性，他們之間要通過一種間接的陌生的什麼。人先把這陌生的東西征服了，踏過牠才能達到別人。每個人彼此初見時是又生冷，又傲慢，又滑溜 (elusive)，又機械；即至相處已久，除了少數重情的理想主義者之外，彼此心與心之間，仍然有一道很深的黑影不能除掉而且雙方都不願意除掉。那，把牠說成各人的事業與各人的自私溶合而成的一種排他的自我，大約不會有很大的錯誤，而這，也就是馬克思所謂的自我的隔離。這東西構成的因素自然是非常之多。人從政治奴隸與社會奴隸變成了經濟奴隸，貨幣資本代替人性變成了人的價碼，機器的與社會的分工，家庭制度的腐爛變成性慾之公開或秘密的買賣場合，人不能由人情與人性得到保障和同氣感而只有從事業的完成所帶來的貨幣裏面得到自身的穩定，自私遂因貨幣帶來的鞏固而龐大尊貴起來，成了人類生存的德性，反是在那些一無所有，只有勞力

被機器生產壓成了一整片的人們倒能夠比較親切的用人性相見，少為自我隔離所封閉。這種情形即使在正常資本主義國家取最標本的形式發生也是足以叫任何一個神經健全的人憎恨煩惱的，及至到了殘破的中國社會，與絕望的殘酷的封建殘餘的自私相合，自我遂成了貪婪殘虐的化身，無限的貪饑，無限的只求滿足是自己的殘虐，自我的隔離於此變成了不顧他人的死之。我們物質精神全在流離失所之中的智識份子之羣，遇見了這一種東西，那苦難與拂逆就更難想像了。因此，上層智識份子在其君子德風，小人德草的幻想被打破了以後，若非更低顯下視，去發現國家民族今後的命脈所在，就不能不躲進洋式書齋裏面去，或簡直就走上君子的政治舞台，以干戈玉帛代替韶舞來播散他的風氣。而其他階層的智識份子們則各以其出身，教養，生活，環境的不同而或多或少的被迫到了人間，究竟又由於階級感情的自私所限制，以及社會上夾生的自我隔離所驚擾，所刺傷，於是「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只有帶着傳統的階級的傲強眼淚（有一些人是除外的），來感受這偉大的一段人類生活史的收場。他們寂寞，孤獨不近人情（為階層的自傲鎖住了），彷徨，追求，可是對生活萬象，正至對同類的人又非常不感興趣和無視。世界發展的風如輪正在飛速前進，他們不能免於牠的衝激。他們隅求着明顯的看到他們自己，讓他們自己能夠摘下山羊頭，生活與感覺得像一個有血有肉，不只是有神

經線的人。他們并且要跳出他們自己而活在他們所看到的廣大的人羣，聽到的宏大的聲音裏面。他們願意不再是一隻躲在陰暗角落的小壁虎，而是一條和創造的人羣合在一起的有着廣博生命的龍。可是大部分是他們雖懷有熱切的摸索的努力，內心裏却還是抱着殘缺的古琴，只在靜止的水波上留下一道橋樑的虛影。他們還不能斷然摔斷那架古琴，挖出他們流血的心，大聲的唱出——

「我從我受傷的心挖出牠，鮮血淋淋

我大聲哭着，我把牠拋棄！」

他們還不肯扯去他們的外皮，肉身子投到人民中去與他們長在一處。他們不能夠見了生活就有笑或悲，因為他們並沒有看見生活的萬象萬態，他們嘴裏雖然講着生活，心裏却還是在偷聽那架破琴。因此，當兆異的黑雲滾滾從海上升起時，他們却懷了生疏的心，訪問的心。不溶融到大雲裏面去，如何會有生命的龍呢？

重慶霧

憶寒

『重慶霧，霧重慶。』沒有到過此地的人，的確很難體味到『霧』的深長意味！

從防空的利益上講，那種籠罩住中國戰時陪都的白茫茫濃霧，裨益於居民非淺。可是這僅僅指天然的霧而已，至於那種人工的政治的濃霧，人們却希望牠早日消散，因為抗戰勝利在望，最後之努力，尤在舉國一致。

不僅陪都居民，即全國同胞，亦翹盼國內時局再不要起什麼逆轉，能彼此同舟共濟，以達成抗戰建國之勝利，人們儘可如此想法，但事實總究還是事實。記者此刻不想論是非，只是撥開濃霧，來報導一些霧重慶中的所發生的一些事實。

一 難為應聲蟲

新四軍事件一爆發，各報奉令刊載軍委會發言人談話。此事當然引起大家注視，故是日馬路貼報牌前，羣衆雲集，街談巷議，莫不以此為談話資料。

有人欲向報販購買是日的新華日報，答覆總是說：『沒有』，如果你再追問其故，最敏感的報販便會幽默的忠告你：『你還不知道原因嗎？只要看其他的報紙，便可知道了』！如果你再問下去，那末報販也只能報之以『苦笑』了事。

其實，這天的新華日報上，既無洋洋灑灑的社評論列此事，亦無宣言文告，只是刊載了周恩來氏『……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字數行。但就這幾行題詞，已足夠使該報發售發生極大困難。在重慶，能夠在這一天買到該報者，乃為少數中的少數人而已。

事情，總是有利必有弊。是日有美國國際新聞社駐華特派員貝而登氏，他竟在晨間購獲該報一份，就將周氏的題詞，作為新聞專電發至美國。友邦同業發電，例須經中宣部國際宣傳處之審查，這時審查員對於該報亦未寓目，（因為欲購買該報，確是難似登天。）所以就貿然通過。及至發覺，該電報早已刊諸美國各報矣。新聞儘可嚴格統制，但不免仍有漏網之魚。

各報不但唯命是聽的刊載了新聞，且皆奉令作社評。但一紙命令，指示尙欠具體，致使某些報人，行文走筆之際，有程度之差別，於是隔了兩天，某幾家報館負責人，受到『警告』與『訓斥』，警訓之餘，還得再來評論一番，直至當局滿意後為止。記者曾

在最近，恭聆軍委會政治部宣傳廳何浩若廳長在桂林軍委會西南辦公廳擴大紀念週上的慷慨陳詞，他在演講中，有一段痛罵某些文化人爲應聲蟲，亦可名之曰文化蟲。誠快人快語也！但時至今日，即使文化人再謙恭一點，自承爲應聲蟲，怎奈亦難乎其爲應聲蟲何？

二 失蹤者趣聞

事情剛爆發，官方宣佈此次事件，純爲軍紀問題，是軍事問題，而非政治問題。人們也是如此希望，盼此事解決後，不再有促成團結分裂的事件再發生。可是有人在某報上寫小品文，硬說今年四月一日的愚人節，在重慶却提前舉行了。這種論斷是否合於事實，這要看下面幾件事情，便能得出結論。

首先失蹤者，爲中蘇文化協會幹事郁文哉君。此公被捕的理由，實在是奇妙之至。當今年陽歷新年時，該會雜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崑崙，副主任委員侯外廬，及委員葛一虹等，因鑒於連日蔣委員長宴請蘇聯駐華大使及駐華武官等，酬酢極忙，爲了促進中蘇邦交，湊湊熱鬧，由王崑崙氏發起赴蘇聯大使館賀年，侯，葛及郁文哉，皆隨同前往。出了大使館，他們又取道川東師範，赴塔斯社賀年，郁君走在後面，所以當即有冒險家

尾隨。翌日，郁因事又過川東師範，即遭逮捕。理由是說他向蘇聯機關賀年，一定是共產黨。郁堅不承認，於是又說他是漢奸。在特務機關內歷盡嚴刑拷打，後經中蘇文化協會會長孫科，親函蔣委員長保釋，始行釋放。臨走，該機關人員警告郁氏，切勿在外宣佈裏面所受的待遇。郁氏當然遵命，唯恐又要遭遇非常手段。其實，他亦不必講什麼，因為人們看了郁氏全身發腫的形態，便能想像其最近之遭遇了。

第二失蹤者，為「戰時青年」主編鄭代羣，他是在市黨部委員招宴中被捕的。當他被捕後，國民參政會沈鈞儒等，曾竭力營救，可是各機關皆否認有此人，實際上，鄭君至今猶拘禁在川東師範的防空洞中。

鄭君失蹤之翌日，重慶市婦女慰勞分會的負責人周鑑女士，亦遭被捕。她是做抗屬工作的，她經常保持接觸的抗戰軍人家屬，數達千餘。正因為她切實工作，有這麼多的羣衆關係，所以成爲被捕之理由。後來蔣夫人由港返渝，聞她所領導的慰勞分會中，居然有人去逮捕有力的幹部，大爲憤慨，親往保釋，始行釋放。

幸運的是婦女難民服務隊幹事張啓凡女士，她在賀耀祖夫人家中閒談，居然也有特務人員去拜訪她，逼她隨入某機關去。當時賀夫人大爲震怒，向那個人說，如果要去的話，我願伴她一齊去。此人遂知難而退。

這些人之被捕，皆在新四軍事件發生之後，我們能說這祇是軍紀問題，而與政治無關嗎？

三 將星集首都

在二月初，重慶有一時期將星雲集。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自前線返陪都，曾招待報界，（新華日報當然除外）力言反共之重要性。某日，李將軍往訪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談到反攻問題，李謂：『我們目前的兵力武器，皆不足言反攻，驅日寇出中國。』但潘氏則誠懇的告訴他：『中國目前所最缺乏者乃團結，決不是兵員與武器。拿蘇聯過去內戰及抵抗侵略時的情況來比擬，則今日中國所具備的各種條件，較當時蘇聯要好得多。』

李將軍曾三電陳誠將軍，請其來渝開會，但陳氏則遲遲未來。後來日寇大舉進攻鄂豫邊境，前方軍事緊急，李將軍始匆匆離渝，赴前方督戰。

對於目前時局最感苦悶者，厥為前線軍人。他們有時奉令向皖北開拔，去進剿新四軍，可是部隊剛一移動，待機而入的日寇，便大舉進攻了。究竟要他們槍口瞄準誰呢？四年多來浴血抗戰的中國軍人，當然誰都不願意再演『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悲劇。

二月中旬之後，欲在重慶市上購讀新華日報，已經極為困難了。派報工會決議不派該報，要是報館內部人員，在街頭喊賣時，即遭痛毆拘捕。後經周恩來氏與中委張冲氏，向憲警當局交涉，逮捕之風始消滅。但隔不多久，許多人又被捕了，據說是硬指他們曾『隨地吐痰』，有礙新生活運動，這是被捕之唯一理由。至於那些賣報者，是否個個都曾『隨地吐痰』，那就祇有『天曉得』。

居里氏之來渝，大家對他深為注意。爲了招待居氏來渝，中宣部董副部長（應該尊稱他的霍林頓·開——董）曾不辭勞瘁飛港迎候。居氏在華僅留三星期，酬酢無虛日，而且中央指定翻譯，以示招待之週到。居氏最關心者，一爲財政問題，一爲團結問題。究竟他在華考察期間所獲的材料，是否豐富呢？我想美國人是最講『實效』的，所以當他住在美國大使館時，首先接見美國各駐華記者，從他們口中，獲知中國之各種真象。

國民參政會開會，各方粉飾太平，希望從此和氣一番。但是有許多事實還不能象徵『太平』。霧祇能掩蓋於一時，却不能維持得永久。老百姓們所希望者，人工濃霧早日消散，呈現青天白日，國事能實踐國父遺訓——『天下爲公』，別無其他奢望。

三月十日寄自重慶

江山狂想曲

芮中占

坦露在你面前的，就是她底屍體，女媧——

這個民族底古老的但輝麗的傳說，再由我們這一代底文藝大宗師重新發掘出，吹入旺盛的生命而復活了，最初也最大的，是神又是人的，女性。

充塞於這天地間的，正是她底肉身，鮮紅的肌膚，處處叢生着碧綠的茸毛。

紅是一種眩暈，綠是一種誘惑。

她難道真地死去了？也許，只是無窮盡的宇宙壽命底一瞬間，百萬年代換一個「紀」的，暫時的長眠？

或者因為受傷與過多的出血，她迷睡過去了？看，她底胸脯好象仍在起伏；而從她底鼻孔，摸得到一縷喘息。

一汪血湖，一派臙脂樣的處女紅，一抹微醺的朱顏……

蓬鬆而鬱結的松族羣列，是她底青絲美髮；纖柔平勻的稻禾，是她底汗毛；粗疏的

色穀林，是她底腋毛！……你能聞到一股清幽的甜香，感着一陣溫膩的汗意。

峯巒間的白雲，谷底的輕霧，映着朝陽或夕陽的彩霞，這些還不都是她底面網，兜在她肩頭的薄縠浴巾，她披曳着的軟緞細紡裁就的「紗龍」，或者檸檬黃的粉撲，火豔一朵插在髮邊的玫瑰花？

她滲流的汗液，眼淚，乳水……千百條河渠。

——可是爲什麼總象含着愁，蒙着羞似的？

你看，她蹙起了眉黛。

東邊，屏侍着她底十二位神女，「雲雨巫山枉斷腸」的十二峯。

西邊，却盤坐着和尙峨嵋山與道士走城山，在用妖符，魔咒與邪法，鎮壓着她……

× × × × × × × × × ×

然而這裏又並非任何的林妖，雖說她披的綠衣；也不是什麼人魚，縱使她有着海苔一色的鱗片。

——這裏，肚皮貼着地，仆臥着一尊美麗慈悲的大神。

好象脫了力的，曾經有大力的他——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天神，却是母親大地孕育了的地祇；所以用整個的胸腹緊貼住大地，希望重新吸引回來他底元氣。母親大地收容了

他，將護着他，也試着喚醒過來他昏沉下去的神志。

火成巖底山脈挺伸着，他底手臂，他底四肢，已快抵到帕米爾高原，這世界底屋脊；鐵一樣粗硬，鐵鏽一樣赭紅的，赤砂岩底塊壘，削壁，他底肋骨，他底腰背；而這一體般然如瘀血的泥土，沁吐着汗和血底腥味。

河川，他底脈搏，他底筋絡，這樣地激動，憤張。

山嶺，丘陵，阜原，一串串的，散布在他周圍，象是僞伏於他底鞭撻與吼叫之下，匍行着的野獸羣……叢林，蔓草，農作物——刺蝟底針毛，赤兔馬底鬃鬃，暴怒的雄獅底長鬃，他底頸毛，他底毫髮，全豎起來！

怎麼他這樣地憤懣而悲恫？

他戰敗了，重創了，再無能為力去復仇了？

不！他還沒有除下壓在他頭上的金盔——崑崙山。

而耕耘得如此勻整，滿眼愉快的新綠的，層層疊疊，鱗次櫛比地，穿在他偉岸的軀幹上的，平疇，隴畦，原來是這位武士用綠鋼錘製出的，刀箭不入的鎖子甲！

夔門，劍閣……這幾座大峽壁，他最心愛的防盾。

長江已經抽出了鞘，顛顛地擊在他腕裏，是怎樣長，怎樣壯，怎樣漂亮，怎樣令敵

人胆寒心喪的一把寶劍！

看着！他掙扎着爬起來了；他血紅火熱的眼裏，正映照著即將臨到的，第二次底馳突，第二次底喋血！……

× × × × × × ×

但是所有傳說裏的美人，神話中的武士，皆已離我們而遠去。

這裏，只是全能但絕不畜刻的上帝，爲人之子安排的一頓豐美的聖餐；從什麼時候起始的，到什麼時候才終結？這是永遠沒有解答的謎。

一直以前以前，這座赤土盆地，盛滿了一盆內陸海。

誰會經營閒事，從囚繫在高加索絕峯巖巖上的普洛米特士那裏，借着一把無名火——或許，還是女媧煉石補天那時，遺下的一堆火吧；總之，很久很久，居然得這一大鍋海水燒乾了。

怎樣大的一口鍋灶，怎樣大的一把火啊。

今天，人們還不斷地從「井」裏汲引地下火，熬煮鹽滷，殘留的一點海水。而這帶地層，簡直被烤得裏外通紅。

結冰雪的冬季，這座盆地却籠着微溫的大霧汽——春來了，一開鍋，呵！又一個年

成快蒸熟了！

岷山山脈，邛崃山脈，大涼山脈，婁山山脈，武陵山脈，大巴山脈，小巴山脈，以及秦嶺，劍門，鹿頭，峨眉……層巒疊翠，連峯插雲，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圈成了這口大鍋灶底邊沿。

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是天造地設的大鍋底。

金沙江，岷江，沱江，嘉陵江，烏江，……灌進滿鍋的膏汁，羹湯，新釀的葡萄與橘汁美酒，陳年的馳名紅毛燒，大麪……

都江堰，放出春潮似的大雪山底冰水——猶恐不足，更打開天池教「天漏」，大雨傾盆，痛快淋漓地倒下來甘露，玉液，瓊漿……

還要怎樣空前地精美出色？這一座山珍海錯的「菊花火鍋」！這一道什錦八寶的「中國式果盤」！

不用提滿坑滿谷的四季豆，五色瓜，水，旱稻，大小麥，包穀，高粱，紅薯，紫茄，蓮花白，韭菜黃……

不用提千斯倉萬斯箱的棉，麻、絲、茶、竹紙、菜籽、桐油、白臘蟲、葉子菸……總不會教你餓死；青稞麥，觀音粉，也許不大好吃，可都能脹死你！

吃吧！不愁吃出毛病來，自有靈效的藥材——大黃，川貝，巴豆，黃連，厚樸，五倍子……

你看老鼠們，都吃得這麼肥，這麼油亮，這麼大模大樣，活象一羣老爺們！

——四川盆地，崎嶇不平的陷落的紅土地帶啊！土地本身就是好吃的！透熟透鮮的螃蟹黃，佛豆醬！冒出大紅大紫的脂油，汁水來吧！你看桃子，李子底紅，甘蔗，楊梅底紅，荔枝，石榴底紅，蘋果，花紅底紅，柚子，柑子，橙子底紅……

並且海椒，番茄，洋葱——呵，無窮的紫，無窮的紅！

這一口大染料缸啊！

……山靈做出古怪的臉嘴，彷彿在說，「此地無銀三百兩」——假的！這瞞得了誰？這個老鬼其實倒是在做廣告；暗暗得意，他懷藏着無窮盡無底蘊的財寶——鐵礦跟煤礦做鄰居，銅、鉛、錫、鋅、汞砂……遍地露出苗頭——山金呵！閃黃閃黃的，真悶不住了，從岩石裏跳出來，炫耀它是一個暴發戶——而竟好似不大露相。

要不，古今中外，還該有比這羣更窮兇極惡的軍閥，官僚，買辦，奸商，地主，土豪……乃至「學者」？這班傢伙，連地皮都括通了，就單單放過這老守財虜，不來敲他底門，挖他，搶他？

江水也笑了——你瞧這許多窮人，費這大氣力，沙里淘金，却又眼巴巴地看着它，從自己們手上，淌到主子們手上去了。

雪花鹽，逃到地心裏的那一點養脂的古海水，又被人用地火逼上地面來——嚇得混身慘白，因為，有這麼多人要吃它呢！

石油！是中國，這以龍為「它布」，為國魂底象徵的古國底血肉，骨髓，脂膏……化成的屍油——因了什麼大變動，也復活了，也感動了，冒出最幽深的地層，要燃燒，要爆發，光與熱與力哩！

……呵呵！看看這一切，你也溫飽了！你也富足了！

母親大地，女媧底五臟六腑，七千萬子民，七千萬螞蟻，七千萬細菌！在這上面密密地生聚着，腐蝕着，吞噬着！

這盆配齊了各色各樣米菜蔬果的大鍋灶裏，千萬人家，各各安下更多更小的鍋灶——你看，恁大方圓內，升起一縷縷炊烟，一縷縷小夢啊！這千萬縷小夢，却似皆如此平和，清靜，拙樸，而且滿足！

天下太平。人人安分。

唉唉，肥美的溫醇的腹地——也是「福地」啊！……

天府之國！

× × × × × ×

銀朱的天府之國！

應該是惹人憐愛的天孫——抽盡她底情絲與才思，永睜着繁星般的不夜眼，投擲象牙新月做的銀梭，更傾吐她耿耿銀漢也似的一腔血淚……如此穿織，煊染出的，這樣神奇生動，五色繽紛，琳瑯不勝的大幅蜀錦。

可是無論陽曆七月七日，陰曆七月七夕，皆各各隨着一年一度的引信爆炸底再現，或織女灑落的珠淚化流星消逝，又已過去。

明天，便是八月十三。……

一串成熟，結實底日子；往後是九月，黃金的收穫底季節。……

然則這該是盛唐，北宋間的「院本」，凸出的鬼斧神工的，金碧山水大立軸？

不！真正的天才，從來是與統治階層對立的——統治者無男無女，盡是市僧；宮廷裏怎能供養出永遠的藝術來？

儘管地表上多的是奇形怪狀的起伏與譬褶，有如中國畫裏各種名目與花樣，而皆成爲公式的「皴」法——但却更近乎，每一下筆觸，都劃出火燄的，熱狂地愛太陽，愛追

求太陽的向日葵的，西南歐野獸派畫風。

還有沖淡得用灰色水墨，迂拘於陳腐的格套存在餘地？

這樣粗獷，狂放的筆調；這樣大胆，濃烈的着色——特別是這樣旺揚着生命火的紅，當心！多看一下就燙傷了你底烏珠！辣辣地直刺疼你底小心眼！

……是用純潔的童貞做白紙，真實的信仰做布幅，拿火化了的骨殖焦炭打底稿，把活生生的好人頭髮束成彩筆，濡着腦汁去溶和，蘸染殉道者底血淚調製的顏料——這其間要情感奔迸泛濫如江湖，意志堅定強大似山嶽

× × × × × × × ×

——冷一冷吧！冷一冷吧！

插話的是江水。要冷靜啊，要冷靜啊。

你知道，與這宇宙同在的，誰是這傑作的大世代畫底不凡的主人？——最少，你也知道，誰開闢這天府之國的？

是你是你，大江。你才有這份氣派，這份力量——甚至只有你，才有這份願望與胆量。你偉大，同時年青；但你額上，為什麼有不少皺紋？

哦哦，這瞬息千變萬化的水紋，原來是在寫文字，在記載與說明，你充沛的生命，

以及反映在你眼底的，天地間的活歷史。

不錯。所以有人叫我「字水」。不過別以為，歷史也是寫在水上的。雖說四川，這渾然一塊紅土，正因為我這一雙臂膀與一雙腿腳，這四條大川，才開了竅，鑿出丘壑，且因此才肥沃。

但那說起來，同我本身一樣，太源遠流長；並且我現在很忙很忙。——怎麼樣，「抽刀斬水水更流」，我們隨便抽一個頭，便從這裏開講……

× × × × × × ×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當然，不用詩人多嘴，因為這裏面就是天府——為雲霧密封着，重山峻嶺阻塞着，乃至也為一頭黃獅或一條白龍的大江斷絕着的，無底神秘的天府之國。

迴溯當初，先民們象熱鍋上的螞蟻，循尋於蠶叢鳥道中，要爬過高聳天際的，這座大盆地底邊沿，打退守護這座天府的，毒蛇，猛獸，蠻烟，瘴雨，闖進草莽叢蔽着的腹地，滿佈在無垠的崎嶇不平的鍋底心——該同長江一樣，鑿穿一層層大巖壁，滾滾地奔下這座坑谷，舒伸着四條長手長腳橫貫全部，更打通三道峽門衝出去——要經歷多少艱險，渡過多少年代，而辛苦的血汗，當如長江一般，到現在還不盡地流着吧！但這些也

暫且不談。

女媧，是可愛的——但她不僅是赤裸裸的自然！是誰征服了她，凌辱了她，且半為遮蓋，半為慾求，給她披上亞細亞式園藝型的農業化底新裝？

土地上，這位武士，是有大力的，且必將是明日這土地底主人——可是現在，奴隸似地，被壓迫着，被束縛着……你知道這是誰？

唉唉，銀朱的天府之國——

是誰發現了這無窮的靈感底存在？是誰佔住了這幸福美滿底象徵與化身？是誰配合了，裝飾了，這錦繡江山，作為主人，且作為保衛這的英雄？……

唉唉，除非是這個巨人——中國農民，生根在土地裏的農民，以及從農村被逼迫出來的工人，士兵……羣衆。

唉唉，無底神秘的天府之國——

「蜀犬吠日」！

曾經有這句話；天府底神秘，是否便在此，不見天日？

乾脆將天府暴露出來，是不可想象的吧。

母親大地，並不如想象底那麼溫厚慈愛的。

萬一揭開蓋在天府四圍的那黑幕——讓雲霧像老爺們騎着白馬或乘着漆黑的汽車，飛也似地打你頭上溜過，停也不停——並且倘使——

大禹要破例地頑他底「家天下」，治平洪水，把開山導河的銅鐵器，盡數搜集去鑄他自己底「九鼎」……

暴秦也花樣翻新，滅了蜀山氏之國，非但繳去兵器，連耒耜，釘耙，耒耜……一古腦兒都擄走，鎔成了十二金人……

到漢代，張道陵這老妖道，也發明了「五斗米教」，不論和尚，尼姑，只要繳出五斗米入教費，便算忠實信徒——而且靠此便能「吃教」，便能參加「三清宮」金童，玉女之選，榮任「教官」……

然而天府之國，那怕是無色無聲，無臭無味的石田——

用牙齒來開墾！用頭顱來播種！用血淚來灌溉！用屍灰來壅肥！……

天災，人禍！暴動，叛亂，戰爭！

唉唉，歷史不是白紙，是這個民族鮮血淋漓地寫在血上，刻劃在血泡透的土地上的！……

X X X X X X X

天，澄藍如海，構成了拋物線形的穹頂。雲，霧，光怪陸離，組成了迷妙氛圍的帷幕。山脈，錦屏繡障，佈成了若即若遠的背景。而小河，長江，一齊放開了清亮或渾壯的喉嚨，在伴奏，在幫腔……

銀朱的天府，高臺地塊，金碧堂皇，是大歷史歌劇底戲臺。

坪壩廣場，是農業女神底牧場，也是戰神底舞場。

一圪圈一級級的梯田，不象專為這一帶農民設備的池座？

但農民不是看客，却正是這大史劇底主角。

——「漢！」

劉邦，這不大高明的流氓首領，被趕進這盆地來；但他及他那一黨「草臺戲」班子，都還明時勢——是陳涉，吳廣為頭的，那農民奴隸羣衆，推翻了暴秦——他懂得如何利用這個革命。

他自吹是「赤龍，」「斬白蛇起義」；將農民們底血，染紅了他底「漢幟」，因為他是「赤帝子」——

在這幌子之下，這位流氓居然偷天換日，從第一次的農民戰爭，創下他也算第一個

的封建王朝。

但是奴隸們底血是不會白流，不會泯滅的——即在漢家宮庭裏，也種滿血色的楓株——「丹宸」；你知道這爲的什麼？

其後有赤眉之亂；有「蒼天當死，黃天當生」的黃巾之亂。

諸葛亮，在這盆地裏，希望過重新排演劉邦底老戲，但「赤幟」久已黯淡了，「長使英雄淚滿襟」，竟永遠沒有能出場——炎漢消失了紅光。

其後，這裏又上演了多少齣「草臺戲」，多少人稱帝稱王。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平蜀未平。」

這裏是膏粱文繡的天府；這裏也是血腥陰霾的地府。

中古以來，供養窮奢極慾天府以膏粱綺羅的地府，却常是饑饉，檻穽，疫病……被天然的並經統治者人爲底加工的災難，成千成萬地虐殺着。從田莊裏，從作坊裏，十年一小亂，三十年一大亂——

無數起農民與手工工人底叛亂軍，不論是揭出政治口號的，或披上宗教外衣的，從黃巢到李自成，張獻忠，「教匪」……每一個名子，都代表一長串，「流寇」與「流官」間的大屠殺！——而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先先後後，每一次都匯流，迴盪在這座盆地

裏，作週期性的流血！

石達開，率一支人馬，太平天國底最後一支流派，從長江下游，萬里迢迢地，向這座盆地湧來——湧過它底西邊臺地，却終於被異族統治者及其奴才底軍隊追上，覆沒在大渡河邊！……

× × × × × × ×

這其間歐風美雨，早打穿了老大中國，這紙老虎。天府，不能例外，大門洞開。

鴉片戰爭，「五口通商」，扎進一根抽血針，在西部中國底腹心——重慶。跟着，又來了日本租界。

而當第一艘冒烟吞火的洋船，泝江而上，鑽進天府——儘管汽船底發明者第一次在美洲赫貞河上試航時，曾經教「洋開」們多少大驚小怪——該如潘度拉底盒子一樣，這個妖物，裝來了多少的不幸與不祥！

於是在這盆地裏，種起血一樣紅紫而烏黑的罌粟花，也種起對帝國主義者——與從主子降格到幫兇地位的，滿清及其奴才一羣的，仇恨與反抗底血花。

燒教堂，殺教徒——也因鬧川漢鐵路問題，導引出辛亥革命。

於是野生的油桐果化成美金，英鎊；醜惡的豬鬃也飄海過洋，去親炙好來場女郎底齒頰芬芳。

但錢糧預徵到四五十年——而土地，冷面無情，是不肯預支的，除掉比大糞還不值錢的，草根，樹皮，觀音粉……因為豐收，才來了人造的饑荒！

並且軍閥割據，連年內戰——天府變成了戰國。

然而長江——中國底乳脈，大動脈——這樣苦痛底痙攣！也波動了，刺激了，居於乳峯，心房地地位的四川。

最大的魔鬼是，日本帝國主義！它使中國底經濟起「乳癌，」使中國底政治患「怔忡」——並且還要割斷中華民族底喉管！

於是，又如北伐前後，五卅慘案，沙面慘案，五三慘案，與萬縣慘案——虹口事件，北海事件，也有「成都事件」！

× × × × × × × ×

於是，抗戰！——

× × × × × × × ×

幽居着的天府，以無比豐滿英武的姿態站了出來！

她允許了這個民族底神聖的流血底求婚——她在打點着與天地同其無價的繁華的嫁粧。

哦哦不！如果她是你心目中最可敬，可愛復可畏的，我們這巨人種族底一位女騎士——她不已接受了這大革命時代底殘酷的挑戰？

她正迎在這場戰爭底主力方面！

你看！——

× × × × × × ×

啊，啊，冷靜啊！要冷靜啊！冷靜啊……

江水大聲地說話了：你看——

西陵峽，巫峽，瞿塘峽，傲然變成拱衛大後方的三重國門！

四面八方，從城市，從鄉村，在水邊，在山上，農民，工人，……無數壯丁，無數士兵，手牽着手，命牽着命！……結合成一長串，一長串，一羣一羣，一層一層，血肉錘鍊出的鏈索，鏢鏑，封鎖住天府，這座壯麗河山！

法西斯帝國主義者底泥腳，就在這愈打愈堅強，愈打愈膨脹的中國人民底鎖鍊之

前，就在這冰硬廣大，銅壁鐵牆的自由中國底國門之前，徘徊，徘徊……彷徨，彷徨……

唉唉，侵略者矮鬼，最多最遠，能望見些什麼？

天蒼蒼。地莽莽。亂山巉巖。大江黯黯。陰霾重重。腥風陣陣！……

沒落底前途！滅亡底命運！萬劫不復的崩潰！沈淪！

對！四十萬方公里面積，七千萬人口，旗鼓相當——把整整三島開進四川來，也僅僅夠裝一聽沙丁魚罐頭！

不可挽救的！虛妄的太陽，必將殞落，埋葬在天府盆地裏——而新的太陽，必將從西部中國起來！以真理底光，照臨全個中國，全個亞洲，全個地球！

× × × × × × ×

啊，啊，要冷靜啊，冷靜啊——可是怎麼啦，連我自己，都眼紅耳熱了？要冷靜啊，冷靜啊……

你聽——

『保衛重慶！保衛四川！保衛抗戰西南大後方！』

爲什麼，這樣喊，是杞人憂天，是喉嚨開得慌？

不不！但是，爲什麼？——

爲什麼？沒有良心的糊塗蟲，渾蛋！直到現在你還不懂？總有一天，你會明白的。可是有赤子之心的朋友，請允許我，讓土地來繼續發言。因爲我很忙。而歷史，從來是記載在土地上的。這便是江與山底大合唱。

× × × × × × ×
陷落的紫砂盆地！冒血的紅土地帶！

歷史是不會重複的。但血與淚底經驗與教訓，是不厭重複的。土地，依然是這麼殷紅的存在。你分得出，這會是先人們底血，是我們這一代底血，並且將是我們底後人底血？

無底的盆地啊，在我們脚下，給我們以安居，以吞噬養料的——是用血肉堆積起來的，並且正在不斷地，將要不斷地，堆積下去，直到填平這無垠的『西南地陷』！

× × × × × × × × × ×
無盡的長江啊，你又是這麼渾紅——爲的什麼？

漫得進來，還要漫得出去！這樣，纔配開創；否則，只有滅亡！

要數劉邦，這流氓，當赤幟還沒有暗中變色，當幫忙捧他做皇帝的患難同伴們還沒有被他一個個咬死，他已經學會了反撥農奴反專制戰爭底巨浪——蕭何坐鎮後方，轉運

糧草，征發兵丁，都拿天府做策源地——「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漸漸用農奴們底血，漫了出去，染出了漢家天下底版圖。

真地，棧道之險，可以通天！劍閣仰望，如「翠雲廊」。

呵呵！天府隘塞，絕壁懸崖，其間却倦有這些走廊！

鄧艾下江油，直走成都，逮住了屈膝投降的阿斗，這卑怯傢伙。然而這傢伙，儘管縮頭天府，做小朝廷底皇帝夢，一朝被別的主子，封了個把「安樂公」，却竟又「樂不思蜀」！這渾蟲！

呵呵，那怕年羹堯，人面威風，征伐大，小二金川，高潮退後，一抬頭——松潘臺地上，番人又建起了「無憂城」！

也不必再慨嘆石達開，跟所有失敗的流寇命運一般，爬過橫斷山脈，却失足漸滅在這大鍋裏邊。

唉唉，可要猜一猜，究竟是誰纔有這力量？

排山倒海價從東，北，西，南，漫過所有的險江危山，灌進這座大盆地！盪氣迴腸，倒海翻江，使整個盆地，軒然起大波浪，漩溜滾騰——這一大鍋人海，從此不斷地蒸發，蘊藏，這麼大的動力，能量，直到如今。

啊啊！象一串連紅色長箭，盤馬彎弓，神奇莫測，奮迅有似電光，堅銳有似拉鋸，當風披靡，頑石洞穿——接二連三地，突破了一道道「防區制」底壁壘，一重重凡中國人民皆苦痛的封鎖，包圍——跨過烏江，搶過大渡河，衝出婁山關，佔領「無憂城」松潘，千萬雙長征底腳跡，一篇史詩似地印寫上大雷山，萬古底冰雪，感受着這熱情，開始悲壯地融化，千萬顆紅星所接觸的角角落落，處女草原沼地裏，燃起空前的燎原之火！——終於閃電似的紅色長箭，徂西奔東，追南逐北，射中了總的目標——抗日！全民抗日！

啊啊，急忙地熱烈地漫了進來，又急忙地悲壯地漫了出去！爲的什麼？爲的什麼？也許如人類發生之前的遠古世紀，幾條大冰河，滑進了這座盆地，磨損了若干峽谷；或者被火海熱潮淹沒了幾多年代，侵蝕了若干地層巖壁。

唉唉不！這些記載，却是那麼不愉快！

一路一路，一筆一筆，深深地刻劃下了，一灘一灘，一層一層，滯滯地塗抹出了鋼鏽一般的血漬，——寫在城牆邊，寫在茅屋旁，寫在山谷裏，寫在平原上，寫在野草上寫在人心上——唉唉，鐵與火，血與肉，汗與淚，慘痛冷酷的經驗與教訓，却常是新鮮而實在的！……

四川，進攻退守，四戰之地！

× × × × × ×

「得隴望蜀」——對天府底無限神秘的力，從來人們便懷着怎樣的迷信——！幾乎是逃了進來，便縮起頭頸，做閉關自守底秋夢，却不肯長進——直到一天，別人穿過走廊，破開峽門，打四圍高山臺地，居高臨下，彷彿從天而降——於是再也無處躲藏，直變成甕中之鼈，釜底游魂！

請聽，什麼聲音？杜鵑泣血！獼猴哀啼！多少年代底亡國恨！

請聽，什麼聲音？那是侵略者底泥腳！不遠千里地，從黃河北岸，從珠江南端，笨重而委瑣地兜了過來！

請聽，什麼聲音？那是侵略者底泥腳！在大江兩岸亂竄，用法西斯底牛頭，觸碰我們底國門！

請聽，什麼聲音？那是仇敵底貓腳爪！畏畏縮縮地，在天府底走廊外圍探路，想摸進我們底抗戰大本營！

請聽，什麼聲音？那是仇敵底狐狸尾巴！鬼鬼祟祟地，吱吱喳喳地。想攪亂中國人一致對外的目光，想挑撥中國人民底統一陣線！並且放出連珠大臭屁，用荒謬無恥的宣

傳與謠言，迷住少數偏見，淺見的近視眼！麻醉與催眠了某些黨派勇於對內「怯於對外的心和胆！

請聽，什麼聲音？那是法西斯強盜底法寶！在我們大後方滴膿滴血，屠殺焚燒的九頭烏！最下賤的一着！想打擊中國人民磁鐵一樣傾向於抗戰建國的心！——不，除非是打擊了，也僅僅只能打擊了最少數最怯弱最卑污的心！

請聽，什麼聲音？那是——

法西斯帝國主義侵略者，我們底仇敵！那是——

漢奸，傀儡，買辦，走狗，應聲蟲，妥協投降份子，失敗主義者，準漢奸……我們底仇敵！那是——

強盜，毛賊，娼婦，地痞，老鴿，惡棍，奴才，妖道，淫僧！……

他們在用種種手段，分化，挑撥，勾引，誘脅——要我們底抗戰陣營，磨擦，發生裂痕，互相火併，終於被各個擊破，同歸於盡！

他們在異口同聲地詛咒——

要我們底抗戰天府，只有陰霧，沒有陽光！……

但你聽！什麼聲響？——

× × × × × × ×

啊，啊，奔流啊！奔流啊！奔流啊！奔流啊！……

漫出去！漫出去！把敵人淹沒，把敵人消滅啊！

漫出去！要不，敵人便要灌進來！把你覆沒，把你消滅！

但漫出去！你必須，漫出去！你必須！

因為敵人已沒有力量，漫得進來！何況，把你消滅！

但是不能投降！因為投降，便是自己滅亡！

而歷史註定，恰恰相反，敵人正等待你，去滅亡他！

漫出去！漫出去！膨脹起來！膨脹起來！

澎湃啊！澎湃啊！沸騰啊！沸騰啊！

——梁園雖好，非久戀之鄉。

天府不是天堂！

為什麼往往，盆地裏面只滿是陰影慘霧，反將陽光，撇在外邊，恰如仇敵所希

望？

為什麼在銅綠鐵紅的岩層，以及同樣是中國人民底血肉之軀所屏衛，所保障着的後

方，却總深藏着一些廉價的！隨時準備出賣祖國，出賣人民的！軟弱，卑怯，惡毒，下賤的心？

爲什麼安安稳穩地躲在盆地中央，除掉俘虜看不見敵人，除了轟炸聽不見砲聲，却忍心害理地，爲最優秀的民族子孫，建立起碉堡主義的黨派壁壘，準法西斯主義的集中營？

爲什麼太太平平地淫樂在大後方，却更要囤積如山的百貨米糧，在豐饒的盆地裏，造成了人工的災荒！人造的『壟斷地層』！人造的『物價盆地』！喪心病狂地，眼看着教盆地裏的無數同胞，變做熱鍋裏乾煎熬的魚蝦！……

唉唉！爲了堅持抗戰！爲了鞏固抗戰陣營！

我們怎樣使大後方，真正地安定？

且不斷地發生並增長，全新的抗戰建國力量？

唉唉不，當戰火更加狂漲地四流——躲在窪塘裏，關上大門，塞起耳朵，你也不能閉塞住，你受難中的無數弟兄，被蹂躪底哀號，呻吟！血腥底吶喊，歌聲！

除非久已停止了妳作爲一個人底心！除非是你患着末期花柳病，向棺材，連跳帶爬地直奔——這樣的歌舞昇平？

唉唉不！我們全不是那沒出息的阿斗！我們不需要那種荒淫無恥，粉飾太平！我們不要那種專進讒言的太監磨擦專家！我們不要那種妥協投降的能手，譙周之流的政客，學棍無用無聊且無恥的爛官派文人！

對呀不！我們不是關住大門，躲在深房暗角落裏，舐洗自家底陰瘡——這樣無聲無色地，平凡黯淡地，等到死亡。不！不！

我們要把天府盆地當作一座大熔爐，鍊鑄一個全新的真理底的太陽！——

× × × × × × × ×

那個這樣輕狂，這樣放歌高唱？

除了大江水，還有誰？

李白，杜甫，陸游……所有的詩人，都離我們這樣遠，並且這樣卑微。但江水，你看！——奔流五千公里，滔滔不絕地，想寫下五千年底歷史——

倘使黃河與長江，是中國歷史之海底兩大流脈——

陝甘盆地與四川盆地，便該是中國文化底一對乳房！唉唉，天山之南，喜馬拉雅之北，崑崙底懷抱之間，綠澄澄的青海，藍晶晶的雪山，萬代處女的高原草原，磅礴瑰奇的橫斷山脈，水銀底網絡似的川江流派啊——

唉唉，銀蛇似的揚子江，我們底愛人，我們底乳娘，我們底偶象！

她一頭亂鑽進海闊天空的東海，坦化在怒潮掀天的太平洋！

誰敢攔腰抱住她！？

——不不！她不比蒙古沙漠上的牧女，只知道掀起袍角遮住臉上的羞！不不！她不比江南田野間的村姑，只知道咬牙切齒在草床上宛轉！

不不！你看！大江兩岸，刺刀如林，是我們底游擊大軍！

你聽！春潮似的，中國人民底復仇吼聲！

但是不不！這恥辱，這仇恨，是再也沖洗不盡的！

除非——

× × × × × × ×

兄弟們，讓我們懺悔吧！

讓我們底血淚，交流吧！

讓我們底心，我們底情感，互相滲注，互相溫熱吧！

讓我們象長江底水，一樣地密切地凝聚，團結，不可分離吧！

讓我們底生活，我們底生命，我們底命運——象長江一般地，聯合為一體吧！

讓我們儘管從南從北從西從東，却匯歸於一個總的方向，一個總的力量吧！
我們有什麼不可融洽的！？有什麼不可調和的？！有什麼不可親愛精誠，團結統一的？！
我們只有一條心，一個脈搏，一個道路，一個行動，一個方向！

象長江——

× × × × × × ×

啊，啊，天府！銀朱的天府！

亞熱帶性與亞溫帶性的紫砂盆地，紅土斷層啊——

要雲便雲，要雨使雨！要陽光便陽光，要陰霧使陰霧！

要山脈使山脈，要河川使河川！要春夏使春夏，要秋冬使秋冬！

要饑荒使饑荒，要飽滿使飽滿！要太平使太平，要動亂使動亂！

——天之內府！天之御廚！天之穀倉！天之寶庫！

我們底烏拉爾山地！我們底堪察加半島！我們底伏爾迦流域河！

唉唉，被開墾的處女地！不平靜的頓河啊！

——天時！地利！最主要的，人和！

對的，對的！人和！人和！我們要求，團結！進步！團結！進步！

不要落伍，不要被淘汰！那怕你頑固如峽壁，那怕你陰險如暗礁，刻毒如急灘，也要打破你，也要粉碎你！讓這個時代底潮流沖倒你，掃蕩你，淹沒你，消滅你！

不要躲在窪洞裏，對自家人，擺開烏龜殼，伸出烏龜頭，那麼神氣，那麼威風！對大門外邊的仇敵，你纔該變做一條長蛇，一條毒龍——象高山那麼雄偉，象大河那麼洶湧！

也許這將是最後的省分，最後的都城——

也許這將是最後的圍攻，最後的對陣——

但最後的勝利，無疑地已經接近！

我們要從相持過渡到反攻！

踏上最後的階段——守住這圍高臺，走上這座坩堝，奔下這最後的斷層打出去！迎擊出去！發動總的反攻！消滅最後的敵人！

可是弟兄們——讓他起來！先得解放他底束縛——中國大眾，這個巨人！讓他起來吧！解放他吧！中國人不能壓着中國人——你看！敵人底刀尖正對着我們！

快！快！解放他吧——好！你看，回答敵人，給他致命的一刺！——環甲扣盾，全副掛披，挾全生命力，挺出長矛，向敵人衝擊過去！啊，啊！象長江騎上百萬匹雄馬，

衝出了國門——啊，啊！我們底武士！我們底巨人！我們底國魂！中國底人民！中國人民底命運！

啊，啊，前浪接着後浪，後浪連着前浪，命跟着命，命加上命！大江那麼奔流，那麼激昂，那麼滾燙，那麼無窮，那麼悲壯！大地那麼雄厚，那麼悠久，那麼遠大，那麼渾紅，那麼燦爛！那麼無窮！那麼無窮！……

× × × × × × ×

——啊，啊！天府，銀朱的天府！

你是那麼溫膩，那麼醇淨，那麼豐滿，那麼美麗！

啊啊，天府，失去的天府，陷落的天府，血腥的天府，陰霾的天府——但是，更新鮮，更榮光！伊甸樂園，你，在地上！在這土地上！

天府，銀朱的天府——金紅的天堂！天堂！

我們底愛情！我們底夢想！我們有這信心，有這希望，有這運命，有這力量！重新並且也最新的樂園——你必將是，天堂，在這土地上！

抗戰四年來的詩歌運動

藥眠

歷史底巨步已踏上了新的階梯，在我們推開未來底窗子向前展望的時候，我們來回顧一下過去三年多以來的詩歌運動的足跡，也未始不是一件無益的事情罷。

這三年多以來，我們在詩歌方面究竟獲得了什麼成績呢？一般的說，至少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在創作方面說，創作的規模和氣魄是比從前加大了。以前做了一二百行的詩，也是被認作爲長詩，可是現在幾千行的長詩，也出現了，如『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如『火把』，如『我站在地球的中央』，由於偉大的抗戰場面的啓示，中國詩人們的視野已從自己個人主義的狹小的籠子裏解放出來，而把他們的視野擴展到整個運動上去，因此，不特在分量上說，行數很多，在結構上說，規模宏大，而且就是從他的內涵說，亦是比較更豐富，因爲抗戰的題材，的確是太豐富了。

第二從創作的形式上說，也是比從前更多樣化了。過去中國的新詩都是一律穿着洋

裝，運用着不自然的語調在那裏說着自己的夢話，可是現在我們已開始看到中國詩人們已能夠或多或少地掌握自己的語言向着大衆化中國化這條路走。有些人想從民歌方面找尋新的風格，有些人想向劇詩方面作着試探，有些人則向敘事詩方面發展。這種詩歌形式的多樣化正是詩底春天將要開始的預兆。有些人問，爲什麼敘事詩在目前也有可能發展呢？敘事詩的發達不總是在劇動的場面過去了以後的一個時期嗎？是的，這個問題是很有理由的，不過在中日戰爭達到了相持階段以後，後方的生活比較安定，敘事詩的發達也不是沒有牠的根據的。

第三，再從詩歌運動本身來說，顯然的，現在的詩歌運動已經多少具備着羣衆性的規模。如詩歌朗誦的盛行，這已使詩歌直接的和羣衆發生接觸，反轉來說，羣衆對於詩的反應也直接影響到詩歌作者的作風，不久以前在重慶方面且已經開始有詩歌朗誦大隊的組織，詩歌運動已開始伸展到和音樂界戲劇界發生關聯。此外，如街頭詩運動，街頭詩畫展覽等，都正在擴大詩歌運動的影響。沒有問題的，這些運動擴大和深入到某種階段，牠一定可以使詩歌的創作上亦發生巨大的變化。

現在再來分別的談一談這三年來詩歌創作上的情形。我想在這裏，我不必把每一個詩人的作品都提出來批評，我只是指出幾個主要的傾向。

第一，夢話派的詩人，他們還是殘存着過去的作風。大概都是注意於把捉意象，喜歡用他那過敏的神經，去從事物裏面找尋一些他們所認為美的東西，因此常常創造出一些奇怪的字彙，說出一些別人不能理解的詩句。其實他們却忘記了字彙本身不過是反映事物的存在和人類心靈的內在的感受，牠本身除了音響以外是沒有什麼美的價值的，就是所謂形像也不過是當作轉達或象徵某種思想和感情的時候才有意義，然而思想和感情是具有社會意義的，假如詩歌裏面的形象不具有濃郁的情感，那麼形象還只是形象，把許多形象堆砌起來，只有使人有笨重的感覺，而且因為這些形象與形象之間的聯繫，是存在於詩人的過敏的神經裏面，至一般讀者們是很難理解的。這一類詩人雖然口裏面也嚷着『抗戰文藝』但事實上牠是過去的壞傳統之殘餘。

第二類的詩人是參加着戰鬥的詩人們，他們正視着戰鬥，並直接以戰鬥為題材來寫詩，如『邊區自禦軍』『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等，這些詩都是以雄偉的氣魄巨大的筆觸摹繪着這個時代的某一部門。牠的作風如果與過去的那種纖細的溫柔的情感比較起來，那簡直可以說是一種革命。可是『柯仲平』的兩首詩，還不能算是成功的。特別是他的一『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就是作為敘事詩來看，牠所包含的情懷還是太少，它簡直好像是寫實主義作家的小說，而且在一些不必要的地方也浪費了許多筆墨。整篇的說起

來牠好像只是一首詩的一個場面，而不是完整的詩篇。

第三種詩人是「田間」這一類的詩人，最初他帶着嶄新的風格走向詩壇，給予了讀者們以一些新的刺激，新的觀點，可是他雖然具有敏銳的感覺，但缺乏着組織和想像的才能，他拾取了許多許多的新鮮的印象，零碎的放在短短的句子裏面，雖然這裏面未嘗不爛燦着一點一滴的詩的珍珠，可是這些零碎的印象并不能構成一種組織的感情的力量，因而極容易使人感到疲倦。

第四類的詩人們是感傷主義的詩人們。這些詩人常常是帶着悲哀的影子在抗戰的陣營裏徘徊。他們從抗戰的黑暗面，感受到巨大的壓迫，同時由於個人對於社會科學缺乏修養，因而使到他常常懷着憂鬱的心情，從這個憂鬱的心情出發，甚至他把這個世界也看成憂鬱的世界。顯然的，「艾音」在這一方面是有着很大的成功。這成功是因為他毫無虛偽地披露出自己的情感，而他的象徵主義的手法，也恰好正適合於他的調子。同時他那種低抑的情緒，也正能夠抓住在抗戰走入第二階段時一部份智識者的心理。

第五類的詩人們應該是算到那些過去在溫室裏唱着美麗的夜歌，而現在已轉到抗戰的急進陣營裏面的漢園詩人了。當然這些人的進步是可敬的，然而他們的詩，却並沒有跟着他的意識進步得這樣快。他們似乎還不能把握着新的題材，和純熟的運用他自己的

新的表現方法。他們用天真而坦白的心情去理解新的人和物，但他們並沒有了解到這裏面的鬥爭性和緊張性。因而他們還是從外面望進去，而不是從裏面去感受，他們的詩只是代表了第三者對於這些新的現象的詠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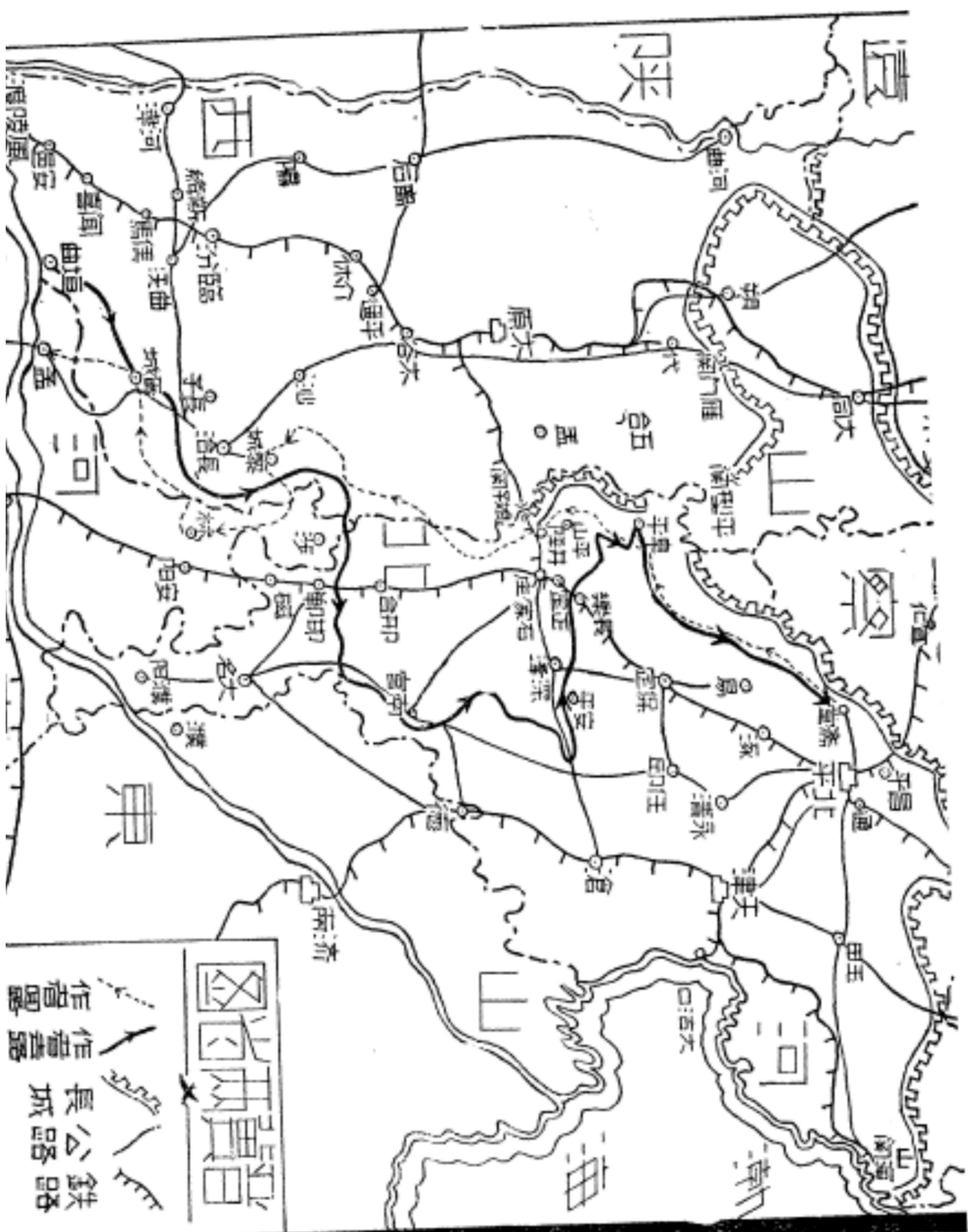
總括的說起來，這三年多來的詩歌運動雖然在創作上有新的建樹，在組織上亦做了些工作，可是還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像中國這樣偉大的時代，這樣富於戲劇性的場面，可泣可歌的事情真是俯拾即是，因此在詩歌方面應該是如何充滿着樂觀的情緒，鬥爭的氛圍，慷慨激昂的氣概呢，然而這三年多來，我們的最好的詩歌還是這麼感傷和憂鬱，所以「艾青」的詩，在他個人的創作上是相當成功的，可是從中國整個詩歌創作的應有方向說來，牠還是失敗。即如兩年來受大家推崇的『隊長騎馬去了』也還是哀傷多過於憤激！所以今天我想我們應該把民族自信心貫徹到詩歌裏面去。

但是慷慨激昂的心情，是不能用空洞的叫喊所能代替的，爲要使這些詩都有真正的實感，他必須是從生活的搏鬥中去爭取。同時爲了能意識地促使創作活動朝着這個方向去，我們實在有草擬一個詩歌運動的綱領之必要。




在從組織工作上說，無論詩歌朗誦好，詩歌小組好，街頭詩畫展覽也好，都不能經常化，而只是湊熱鬧般，一下子緊張，一下子鬆懈。此外，熱心於組織工作的人，創作

上却非常之貧乏，而創作上有成就的，却並不願意過問組織的工作。所以今後，應該如何把這種工作，作適當的分配，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應該改正過去錯誤的觀念，認為詩歌的組織工作，不過是技術問題，我們應該把牠看成擴大讀者圈，提高讀者文化水準，和加深自己的研究和修養的問題，同時也是詩人們從羣衆中去獲得新的靈感問題。



圖例

-  作鐵路
-  作道路
-  長城
-  公路
-  鐵路

戰鬥中的華北

陸 詒

長篇連載

序

將近一年的時間，奔馳在戰地。

從二十八年的六月，離開戰時首都——重慶，從襄河前線，橫貫中原，渡黃河，由晉東南縱行河北平原，越長城，而到北平西郊的抗日游擊戰爭根據地，再沿太行山脈，經豫北而返回大後方。在這麼一個長距離的旅程中，我得了一些什麼印象？簡單說：『離戰爭現實愈遠的地區，進步總比較遲，而在戰鬥最緊張最尖銳的華北敵後方，進步速率，至為驚人！』

『戰爭，是最公平的考驗。』——這句話，實蘊有寶貴的真理。

不管人們對華北關懷的程度如何，但華北的重要性，確有許多事實作為根據。

就粗枝大葉的想一想，華北的面積，共有一萬八千九百五十二平方公里，佔全國總面積十一分之一。如果加上東北，則佔全國總面積十分之一。單是華北冀，魯，晉，

察，綏這五省，既及日本全領土兩個之大，加上東北，正合四個。人口有八千一百萬零二千八百十一人，幾及全國人口五分之一，平均密度每方哩二百人，較全國平均密度為高。如果再加上東北，就有一億一千零六百萬零八千九百二十八人，等於全中國人口的四分之一。

不僅在地形上，華北是華中華南的屏障，歷史上元朝清朝的佔據華北，均曾居高臨下的統治中國。就是在自然環境上講，牠也是調節華中華南的重要區域。我國著名的地質學家現任經濟部部長翁文灝氏曾說：『中國礦業雖繁，分佈甚遠，例如煤鐵以北方諸省為最富，而鍊鋼所需之錳鑛及鎢銀等鑛，則皆聚於南方，必須互相利用，而後鑛冶諸業，乃能發達。……』

華北既如此重要，大家不禁要問，抗戰三年敵人在華北軍事上是否已經確實控制其佔領區，實現其夢想的『安定』『和平』的建設？

這不需要在報紙上敵軍方面所發表的消息以外去找材料，就可以得出否定的答案。敵軍三年來在華北的生活，是戰役之後，繼之以戰役。每一次他們都宣佈這是最後一次『肅清』該區內的『華軍』，但每次戰役後唯一可靠的結果，是不到一星期後，又宣佈一次在該區內又有新的戰役。

單就山西來說，敵人就要長期駐守七個師團的兵力，祇能增多而不能減少。整個華北，要控制其侵華總兵力的三分之一。即使有這麼龐大的兵力，仍不能謂佔領已臻『鞏固』，最近華北發動百團大戰，大舉破壞正太，同蒲，平綏，平漢，津浦等鐵路線，使敵軍寢不安席，這是一個最現實的例子。

截至目前為止，敵人之所謂『佔領』，仍停滯在『點』與『線』的佔領，尙未達成其預期的『面』之控制。就說其佔領的『點』和『線』也未必十分鞏固，否則記者何能追隨極少數的部隊，兩次過平漢路，一次越正太線，經常奔馳於敵據點密佈的河北平原呢？——這事實也是一個最顯著的說明。

敵後抗日遊擊戰爭之發展與堅持，足以吸住敵人兵力，使其越加分散和消耗，更快的日趨崩潰，這已不待說明。戰爭現已進入第四年代，敵人在各方面都表顯出受長期戰爭的影響，而深感焦慮，問題是在於華北敵後我軍如何能更有力的堅持戰鬥，以阻止他們開發華北的成功，使他們日益增加的戰費，無法減輕！所謂『路遙知馬力』，敵後抗戰之堅持，在今天更有其重要的決定意義！

從緊靠着平綏路的大青山，西北的呂梁山脈，晉察冀邊境的五台山脈，晉冀豫的太行山脈，晉南的中條山脈，山東的泰山山脈，一直到北平西郊的恆山山脈，這一連串抗

日游擊戰爭根據地，將來都是我們戰略反攻時的前進陣地。今天在這些華北敵後地區堅持苦戰的近百萬的抗日部隊，明天將成爲久鍊成鋼的反攻先鋒。這決不是憑空幻想的黃金美夢，只要加緊準備，力求進步，一定將是可能實現的遠景！

在政治進攻方面，我們固不能說敵人完全沒有收穫，但『效果殊微』，是可以說的。敵寇在其所規定的漢奸組織『新民會』宗旨上曾說：

『日本從前對中國的政策，祇認軍閥政客爲唯一的政治對象，不很重視與民衆的連繫，而且未能利用經濟機構教育機構，因此致使預計的政治理想，（即滅亡中國的幻想——記者）未及深入與羣衆化，在軍閥政客一時衰落之際，沒有獲得任何鞏強性的效果，因而隨其衰落，而全歸於幻想。……依過去之經驗，……政府及各省特別市（偽組織）只能配置少數日籍顧問，不要任用多數的日籍官吏。』

因爲這樣，才能欺騙一部份民衆。敵人這幾年來就依此爲出發，在其佔領區內，特別重視威脅，利誘，利用少數民族敗類，製造一套由上而下的傀儡組織。但這些漢奸組織究竟能發生多大作用？這連敵人自己也不無懷疑，他們甚至說：

『在事變發生事後，中國的抗日民族意識，瀰漫了全中國，而後國民黨及共產黨便利用（其實這正是領導——記者）中國民衆的民族意識來排斥日本，并加以努力煽動民

族的抗日思想，埋頭努力於收集與教育訓練抗日人才，且廣泛的宣傳，使之羣衆化。在這樣狀況下，欲謀日華親善，單只依靠武威來解決事變，這樣認識，是非常不夠的。中國絕不會屈服於日軍武威之前，利用中國支配階級（指傀儡組織）施行政策，也是決不能達到日華親善的，現時中國政府（指偽政府）的官吏中，也有消極反對日華親善的。『敵寇內閣情報部印發』所以敵人得出結論，主張養成與訓練喪盡天良的中國人民，灌輸反共親日的亡國奴思想，美其名曰『新民精神』，把這種思想意識打入羣衆中去，以實踐其所謂『把握民心』。

可是事實上，今天廣大的華北敵後方，大多數同胞，依然團結在我們政府及抗日部隊之周圍，與敵偽絕不妥協。具體的例子，表現在河北大部份城鎮，已爲敵佔領，但城裏的老百姓，還是甘願冒險下鄉，到抗日縣政府來完糧納稅，並慰勞抗日部隊。他們常向政府及軍隊警告，千萬不能將他們『視同化外』，因爲他們今日的處境，是『身編敵寇，心存祖國。』

同時，我們也不能不對敵人政治進攻的毒辣政策，提高警惕。縱然敵軍姦淫燒殺，仍進行如故，但有時他們也向農民施以小恩小惠。發放賑款及植棉貸款，提倡復古，到處組織『新民會』，開辦『青年訓練班』，提高小學教員待遇，擴編偽軍，沿交通線村

落中，組織『愛護村』等等，這些政策之推行，不能武斷其為毫無成效。最利害的是毒化政策，各處開設烟館，賭場，妓院，販賣毒品，想麻痺我民衆，使我們苟安偷生，喪失抵抗力，而亡國滅種。此外，敵人現已實行移民華北的政策，據日本大使館在民國二十九年元旦的調查，現居華北的日僑，已達二十二萬八千八百人，平均每日約增二百七十二名。以平津等各大都市為最多，鄉村中他們當然還不可能去。

敵人政治進攻的要點，是『以華制華』。因此挑撥離間，分裂我團結的陰謀，真可謂無孔而不入。可痛的是，有些不明大義的份子，竟亦迷惑於敵人的花言巧語，隨聲附和，做出一些『為親者痛仇者快』的行爲來。

在經濟上，敵人原想將華北作為『侵略的金鑛』，即以華北為侵華作戰的物資倉庫。為了開發華北，實行『以戰養戰』，敵人在二十七年十一月七日創立所謂『國策會社』的『華北開發會社』。規定資金二萬萬五千萬日元，敵政府與民間，各出一半，又可發行五倍於資金（即十七萬萬五千萬元）的社債，叫做『華北開發債券』，兩項資金，合計達二十一萬萬元。在華北除了棉織，化學工業，製糖，洋灰，製粉，造紙等工業及農事，可由日資本家自由投資外，其餘如鐵路，公路，港灣，電信，電話，製鹽等事業，都由『華北開發會社』獨佔經營。這個會社並不直接經營事業，牠的事業是經過

若干子公司來着手，牠對於公司的任務，是實行投資或蝕資。（即擔負子公司債務）現在成立的子公司計有：

（一）華北交通會社，資金三萬萬元，獨佔經營平漢，平綏，津浦，正太，同蒲，膠濟，隴海路一段及公路交通手續。

（二）華北電信電話會社，資金三千五百萬元，獨佔經營電話電信事業，並企圖實行『日滿支』三位一體的通信政策。

（三）青島埠頭會社，資金二百萬元，獨佔經營青島碼頭的堆棧起卸事業。

（四）華北棉業改進社，資金三千萬元，進行資源掠奪，有所謂『棉花增產九年計劃』，企圖到民國三十五年時，華北各省能生產棉花一千萬担。去年按計劃要出二百萬担，但結果在我軍遊擊之下，只出產了一半。

（五）中日實業會社，資金五千萬元，進行開闢津沽一帶的荒地。

（六）華北鹽業會社，資金二千五百萬元，擴充採製長蘆鹽。

（七）山東鹽業會社，資金一千萬元，開發山東鹽產。

（八）煤鑛事業會社，分七個區經營：（甲）大汶口煤礦，資金一千五百萬元。

（乙）井陘煤礦，資金兩千萬萬元。（丙）中興煤礦，資金兩千五百萬元。

(丁)大同煤礦，資金六千萬。 (戊)太原煤礦，資金五百萬元。 (己)磁縣及六河溝煤礦，資金兩千萬。 (庚)溜川煤礦，資金一千萬元。

(九)鐵礦會社，由偽蒙疆政府與華北開發會社合資創辦一資本二千萬元的會社，開發龍烟石景山鐵礦，另辦一資本一千萬元的會社，開發太原鐵礦。

(十)華北採金會社，由敵興中公司與住友會社合資二百萬元，開發遵化，玉田，興隆等地的金礦。

事實上，敵人經濟開發的如意算盤，遭受了我軍遊擊戰爭的嚴重打擊。例如華北的棉產，較戰前減少了百分之六十，敵人儘管千方百計的誘騙獎勵，但抗日情緒高漲的農民，仍不為所動。開發的最大難關，為華北的治安，尙未『肅正』，礦山，工廠，常受襲擊破壞，其生產量亦較戰前減少。敵後各區堅決執行打擊偽幣，抵制仇貨。在廣大的遊擊區內，經常移動市集，使敵人即使佔領了市集，仍不能形成經濟活動的中心。所以敵人在華北的經濟侵略，今天祇能做到『破壞重於開發，掠奪多於榨取。這連敵寇自己也不能不承認：『我們還不能真正開始我們的計劃，就是在最近的將來，也沒有可能這樣做。』

但另一種嚴重的事實必須指出，即太原所有的較大規模的工廠二十餘家，現皆已復

工，其中製造軍火的工廠，生產量逐漸增加。駐守山西的敵軍七個師團，平日消耗的彈藥，已可由山西就地供給，這實在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了。

總結起來說，華北敵後抗日遊擊戰爭之堅持，用鐵一般的事實告訴全世界，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是不可戰勝的！證明我們只要堅持團結，力求進步，則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完全有把握的！

記者不說華北敵後的現狀完全沒有缺點，相反的，隨着敵寇對敵後掃蕩之加緊，各種缺點亦紛紛呈現在我們面前。例如團結之必須更求鞏固，部隊的素質的必須力求加強，生產建設，必須更加重視。祇有不自滿於現狀，在進步的基礎上，繼續求進步，才能準備反攻力量，爭取最後勝利！保證『華北始終是我們的！』

二十九年十月十日於重慶

一 渡黃河

關 過 潼 關

由西安東駛的隴海路客車，僅止於華陰。晚上經常有一列煤車，冒隔峯敵人的砲

擊，闖過潼關，但爲了旅客安全，路局禁止任何人搭乘的。早上到華陰，即僱乘牲口東行，將近吊橋，守潼關的河防部隊阻止再進，經記者懇切說明，才允許通過潼關。矗峙於晉陝豫交界的天險雄關，現在只有西關尙巍然屹立在一片瓦礫堆中，街上到處牆坍壁倒，找不到一個人影子。出南關後，才出現三四個賣西瓜的小販。黃河，——依然響着宏亮的濤聲，奔騰而過。從山巔的交通壕中，看對岸的風陵渡，異常清晰。敵人每天總要向對岸孝敬幾砲，這已是習以爲常的功課，反正挨打的是些潼關城內「破而又破」的爛泥屋子，我軍砲兵陣地總是安謐如故。

這一天也不例外，午刻開始砲擊，但我已走出了東關，直至傍晚抵閿底鎮時，敵人慷慨砲擊猶未終止，敵機四架，低翔猛炸。農民們在田野中耕作如常，對敵人的砲火，炸彈，似乎已不感覺什麼新穎之趣。他向我說明：『前天起，對岸村落中響着機關槍聲和小鋼砲聲，對岸風陵渡敵人和我們的遊擊隊打得頗爲有勁。但是敵機炸，大砲轟有什麼用呢？我們抗日遊擊隊不是在潼關，而是在敵人所佔據的風陵渡村中活動啊！』

風陵渡恰恰是晉西南三角地帶的尖端，敵軍佔領了一年多的時間，不要說實現其將此作爲黃河渡口而侵陝，即使在這一小塊三角地帶的尖端，戰爭仍沒有一天安靜過。

午夜，有區間車開往常家灣。車上無蓬蓋，晚間餐風飲露，別有一番風味。早上再

從常家灣徒步到靈寶。因為函谷關旁一座靈寶大鐵橋，在上次晉南大戰時，經敵人發了兩千多砲而被轟燬了。

潼關，閩底，靈寶等車站，沒有一個不領受過敵人百餘次的轟炸與砲擊，當你看了這幾個屋頂洞穿，彈孔纍纍的車站時，自然會對在經常敵機敵砲威脅下仍堅持運輸工作的隴海路員工，肅然起敬。

灃池北行

八月廿八日晚上，在靈寶等車，遇敵機夜襲。敵人欺侮我們沒有積極的防空設備，竟明燈低飛，擲下了炸彈五枚，即飛回黃河北岸。

翌日抵灃池。此地是黃河南北兩岸的輸送中心地，極呈繁榮景象。當天僱牲口北行，夜宿於跋頭鎮。次晨再進，趕完了渡河之前的最後七十里。這一段路是相當艱苦的，沿途山嶺重疊，而里數又特別大。順着那一條傾斜曲折的山路，人，牲口，大車，和滿載着給養彈藥的牛車，像潮水一樣，湧到垣曲的渡口——南村去。一年多來，這裏成爲我大軍挺進山西敵後的交通孔道，當地民衆爲抗戰而供獻的力量，實不能謂少。凡傷兵之過境，彈藥給養之輸送，皆由此地民衆服役，儘管敵機常在這條路上轟炸掃射，

却仍嚇不退民衆踴躍幫助軍隊。軍隊和民衆，都唸熟了沿途的兩行堅決標語：『打到敵人後方去！』『渡過黃河去殺敵！』

後勤部與基督教受傷將士服務會，在這一段路上，設置了五個招待所，大都在荒山頂上，愈是在山窮水盡之境，照料與安慰的工作效果愈大。招待所工作人員，大都是青年，有基督徒也有非教徒，但皆能以宗教家的自我犧牲精神，廢寢忘餐來照顧受傷將士，其功績相等於前線殺敵的民族英雄。一過段村，轉入山中行走，眼前已不是童山光禿得令人起沙漠感的景象，而是一幅富有江南味的圖畫。處在四山之間，溪水嘩嘩的沖激着卵形石塊，清澄的閃着亮光，在秋陽下曲折的奔流着。

南村渡河

迂回過十四條溪流，走出羣山，前面便是南村，再前則爲浪濤滾滾的黃河了。南村經常在炸彈砲聲中過日子，敵軍曾佔據垣曲四次，距此僅一河之隔，可是這時當地民衆，毫不恐慌，黃河決不是輕易可渡的啊！南村在下午，更加熱鬧，因垣曲頻經敵人燒殺，焦土之外，所剩無幾，河北岸的市廛，很自然的轉移到南岸來。

渡舟皆由兵站人員指揮，秩序井然。我費去十分鐘的時間，就橫渡黃河。第一戰

區司令長官部派人來迎，我即隨了他向高聳入雲的中條山，策馬前進。

八月三十日晚垣曲

二 垣曲所見

垣曲，緊靠着中條山脈，一邊傍着黃河。

抗戰前，許多人不會在地圖上留意這個僻處晉南的三等縣。但時至今日，只要是關心山西戰況的人，誰都對這個地方名詞，不致感覺生疏了。

一年來，這地方經過敵人四次佔領，但每一次總是很迅速的爲我軍克服過來。從地形條件上看，一面靠黃河，一邊是高山，我軍居高臨下，敵軍要久據縣城是異常困難的。加以這裏的民衆，已經深切認識到民族抗戰的意義，經過長期戰爭的鍛鍊，已能熟習於配合軍隊，作抗日遊擊戰爭。每當戰況緊張時，民衆很有組織的實行堅壁清野，傾嚮所有，隨軍進入深山。待我軍克服原有據點，大家仍相率歸來。

敵人仇視這裏的民衆，正如仇視深處在華北敵後堅持戰鬥的國軍一樣。每次晉南戰鬥緊張時期，總有大批敵機來投彈。垣曲城內現僅剩殘垣破瓦，因爲牠已挨過二十次以

上的狂炸。可是敵機投彈這件經常事實中，有時也有非常之舉。

事實是如此。當上次晉南血戰方酣時，八月十八日上午十時，敵機九架，照例飛來轟炸。炸彈似乎有竟投落在荒地上，而且還擲下許多鼓動敵軍反戰的傳單。其內容特照譯於左：

一，我們何不要求即時撤兵，歸還內地？豈能聽鬼將軍與上級將校之鬼話，等候凱旋之時候嗎？簡直沒有那一天！（此乃某議員在議會上質問板垣之答詞）

二，對死者之妻子及遺族撫卹金，均令我們辭退。又強制國防獻金，担任公債，所謂慰勞賜金，移作買米糧之需，皆是疑問！

三，以上所云，聽其巧言，親士卒如手足，其實際之狠毒，又逾於豺狼！

四，財閥派不出一文慰問金，平沼，近衛亦無片紙隻字之慰問。

五，去年國內之水災，平民食米及什物，皆告缺乏。烏梅（即酸梅）一個值錢三分，蘿蔔一個，值錢三角，雞蛋一個，值錢兩角。此乃軍部所謂革新政治扶養家族之善政歟？

六，山東煤礦鐵路之權利，歸大倉，住友，三井，三菱，安田等財閥所把持。麵粉，蘇打，石棉等製造權，歸三菱所獨佔。滿洲實業權，歸鮎川一人所有。上

海煤油貿易權，歸三井倉庫保管，及運送權歸三菱之獨佔。

七，看吧！戰場之血未乾，軍部及財閥連合分贓，把持權利，此乃軍部所謂國威之宣揚歟？

八，中國民衆堅持之抗戰，豈可漠視？戰事無終止之時！

九，兵士諸君！我等速將軍閥財閥所合演傀儡把戲之戰鬥中止了吧！

十，我等要求即時撤兵，歸還內地，保障全國民衆之安全，努力和平之生活！

東京大阪，久留米，京都師團及滿洲軍政部內派遣兵士，戰爭反對同盟

這故事雖然夠『新鮮』，但決不是意外！正因為今天敵人所進行的是帝國主義的，退步的侵略戰爭，它一面同中華民族絕對對立，迫着中國無論什麼階層，無論什麼黨派，都不能不團結起來堅決抗戰。而在另一面，與其本國人民絕對對立，造成國內人民之不滿。暴日長期苦戰的結果，其前線士兵與國內人民，已醞釀着反戰，戰爭愈發展下去，反戰的趨勢將更會具體化。

三 訪問衛立煌將軍

『黃河之水天上來，』這是李白描寫黃河源流之長和氣勢之壯的名句。假如我們單把山西全省和陝西中北部的地圖掛在壁上，來看黃河，那末便覺得這句話並不誇張得過份。

一幅山西省

的地圖，酷似一片美麗的樹葉。而今天敵人的鐵路，早從晉北的尖端，一直進到那晉西南三角地帶的末端。山西省大動脈——正



太路是同蒲路，早已為敵人佔去。山西的西南角和陝西中部的東南角，不都是平原嗎？倘使敵人由此渡河，則我們西北重要據點之一的西安將

如何？可是敵人佔據晉西南的風陵渡口那麼久了，為什麼還沒有渡河？

『黃河天險難渡』，這固然是一種說法，但這決不能成爲主要理由。記得上次歐洲大戰時，德國軍隊曾經在敵前強渡多腦河。不論從牠的闊度，深度，以及流速來講，多

腦河實比黃河更要艱險，可是在戰爭技術日趨進步下，畢竟也渡過去了。

成爲敵人不敢渡黃河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我數十萬大軍留駐敵後山岳地帶，利用有利的地形條件，動員了廣大的人民力量，創立許多抗日遊擊戰爭的根據地。不斷的截擊敵軍，使敵人所佔據的交通大動脈，患者難以治療的『僵化症』，扼住了敵人的咽喉。倘使敵人竟敢冒險渡河，我們不但可截擊於前，還可邀擊於後。明白了這一個道理，則山西敵後作戰意義之重大，當可不言而喻。

從擊破板垣師團的著名忻口戰役起，一直在山西奮戰了兩年餘的衛立煌將軍，他在華北戰場上輝煌的戰功，爲國內任何人所推崇。有人稱頌他爲華北的衛星之一，這決不是過譽。從敵人『回師』華北，大舉『掃蕩』敵後，衛司令長官曾不辭勞瘁，躬冒溽暑，兩次親至晉南前線，指揮數十萬大軍，粉碎敵人對中條山及晉東南的圍攻！

九月初，記者在晉南第×戰區司令長官前敵指揮所中，首次訪問衛將軍。他所留給記者的印象，不僅是一位威風凜凜的將軍，而且是待人親切，極富於熱情的長者。在記者訪問他的前後旅程中，所接觸的各種不同的軍隊的將領間，大家一談起衛司令長官，都感覺異常興奮，而且以接受他的領導或指揮爲無上光榮。因爲他不但自己能征慣戰，而且具有恢宏闊朗的氣度，善於將將的卓越天才。

他的談話是坦白真摯的，常爲宏亮的笑聲所間斷。首先告訴我：『這次民族抗戰，決不同於歷史上的任何戰爭。日本是一個近代帝國主義的國家，牠不僅欲亡人國，且將滅人種族。不要以爲我們曾亡於元朝，清朝，而最後仍爲我同化。須知近代帝國主義國家亡國滅種的惡毒政策，將使人永遠不得翻身！因此抗戰必須堅持，絕對不能中途妥協！中途妥協就是滅亡，陷民族國家於萬劫不復之深淵！』

『汪精衛之類，都是我中華民族的敗類，這些人，殺了他們，還是死有餘辜的！要堅持抗戰，還必須要加緊我們自身的團結。敵人最怕我們團結，因此目前正千方百計的來分裂我們，而我們則更要鞏固團結，粉碎敵人的政治陰謀。』這些本來都是老話，但在衛將軍誠懇的語調中，却特別動人。

『談到堅持敵後抗戰，根據兩年多來山西的作戰經驗，動員民衆，實行軍民一致作戰，是頂重要的致勝條件。我們在山西所採的戰術，類似切香腸的辦法。當敵大舉來攻時，我軍先機動的避其銳鋒，誘其深入，一面動員民衆，實行空室清野，不留一粒米，一口水，一根柴給敵人。然後分段截斷其交通補給線，使他們失去彈藥給養的供給，最後，趁着敵人飢疲交困之際，圍攻而殲滅之。』

最後他指出山西，敵後戰爭所以能支持到今天，而且居然能取得不斷的勝利，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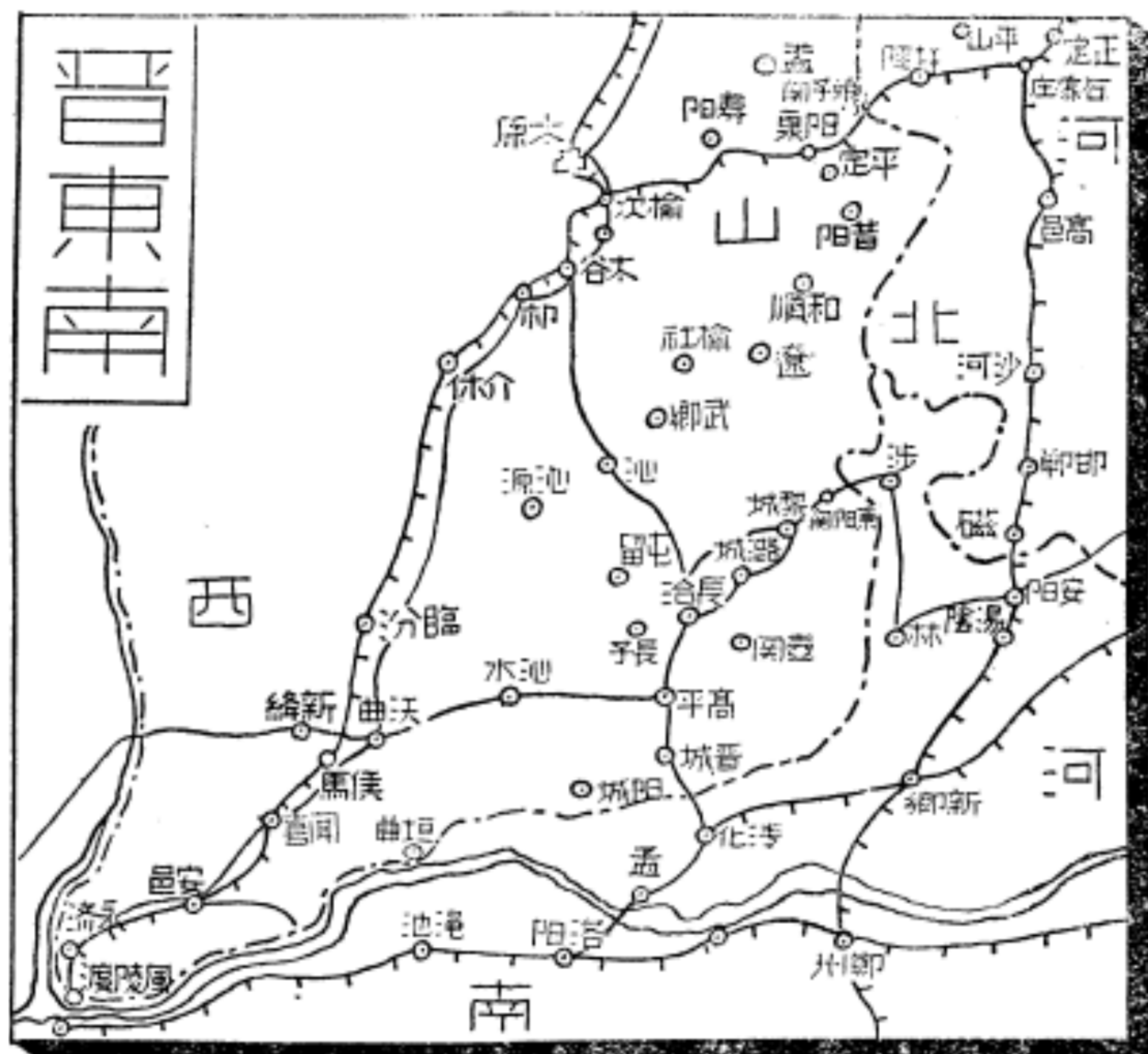
力於山西各軍在戰鬥中能協同一致，部隊與部隊間皆能精誠團結，患難與共。軍民關係密切，軍隊在人民力量的支援下，充分發揚戰鬥力量。各路軍都能服從指揮，澈底執行命令，深入敵人後方作艱苦的戰鬥，古語謂：得天時，地利，人和三者，戰必勝。現在山西戰場，這三種條件皆具備，尤以『人和』的條件最優越，這樣戰局的前途，自然樂觀了！

山西始終是華北的主要戰場，積小勝為大勝的消耗戰術，亦在山西獲得最大效果，看山西的戰局，該側重於理智的看法，不能逞感情上一時之痛快。假如說這次戰爭敵人的開始進攻在華北，那末今後我們勝利的反攻，一定也從華北的山西，揭開序幕。

四 向晉東南進發

劫後陽城

九月三日，告別垣曲，踏上向晉東南進發的行程。第二天，進入中條山的山岳地區，整天在叢山峻嶺中行軍。中途遇傷兵甚多，他們都是這次粉碎敵人圍攻晉東南的民族英雄。因為沿途沒有傷兵招待所，沒有招呼他們的衛生機關，所以仍在山澗中艱辛移



步。有的，已無力再走，山地又少農家，祇好臥倒在路旁呻吟。回憶去年此日，緊張的保衛武漢戰役中，記者適隨軍於瑞昌陽新一帶，也曾目睹過傷病兵乏人照顧的慘痛情形。最近由襄河前線橫貫中原戰區，因有後勤部及基督教負傷將士服務協會，在各地設立傷兵招待所，故已一掃此種痛心景象。詎料一過黃河，仍有不忍卒睹的傷兵，輾轉呻吟於路側，這一點亟待迅速改

善！尤盼傷兵招待所的工作，及早開展到山西敵後的戰區中來。

陽城最近爲我軍克服，敵人蹂躪過的遺跡，尙很新鮮。城內商舖，皆無門板，晝夜敞開着舖面。當敵軍入城時，民衆都很有計畫的攜其所有，避入山中，致敵軍一無所得，乃大舉焚燬門板，房屋，以資洩憤。當地民衆，因縣城曾經三次淪陷，大家都有了戰鬥經驗，不但空室清野，執行得極澈底，而且還自發的組織遊擊小組，配合國軍作戰。曾有一商民名張可勝者，徒手活捉一敵兵的事實。這個敵兵在我軍攻入城門時，因道路迷失，匿居於民家達三日，最後仍爲張可勝所執，送交我軍。

國軍克復陽城後未及三日，居民皆相率歸家，恢復日常生活。街上熙來攘往，呈熱鬧現象，這在我這個初入晉南戰地的旅行者看來，不能不引爲奇蹟。

太行山麓

可是我所目爲奇蹟者，在山西當地人看來，往往乃極平凡之事。例如陽城，晉城，高平這些縣屬的鄉村，每村中皆有兒童團團員，執長矛放哨佈崗，盤查行人，沒有村公所的路條，任何大人物都休想通過。民衆抗日自衛團的組織，亦普遍於各村。還有民革室，（即全村居民集會，讀書閱報的地方，）民革小學，普及於窮鄉僻壤。

抗戰的標語，中央所頒布的國民抗敵公約，甚至抗戰兩年來敵人損失的數字統計，都藝術地刻畫在村公所的牆壁上。此外，爭取偽軍反正及宣傳敵軍反戰的日文標語也極多。一般說來，關於抗戰宣傳工作之深入與普遍性，較任何戰區為進步！敵後長期艱苦的戰爭，使這裏的軍民鍛煉得獲有鉅大進步，決非偶然，也是為現實環境所促成。

入陵川縣屬，開始上太行山麓，山巔迷佈着雲霧，氣候似入嚴冬。敵我雙方在壺關方面激戰的砲聲，在高處聽得至為清晰。三架敵機掠山脊而過，幸而中間還隔着一層濃霧，否則敵機上殘暴的機關槍手，決不會輕易放鬆我們。策馬飛駛於逼近敵騎的山崗，有時只隔了一座山，但總是平安無事的通過。敵人雖然佔領了長治壺關等城市，但距城十里的鄉村，仍如平時狀態。民衆對抗日政權之維護，軍隊之運輸，傷兵之救護，無不踴躍進行。敵後戰爭之所以能堅持，全賴『軍民合作』的偉力。

渡 濁 漳 河

要不是這次抗日戰爭，人們很少有機緣欣賞太行山的美景。有多處簡直是人跡罕至的區域，在平順境內，山石崢嶸，危崖絕壁，大有桂林山水之概。

九月十四日，我們行抵濁漳河濱，適逢山洪暴漲，水勢澎湃。得當地民衆之導引，

迂迴繞道，始擇河水最淺處渡涉。但水深及頸，騎了牲口，仍不能過河，不得不脫去衣服，且泳且走的渡涉過去。北方深秋，有初冬時的寒冷，過了河，大家都戰慄不已。據當地民衆談，渡此河者，極常爲急流冲到無底的深淵中去，喪失生命的，已不可勝計。上次敵軍攻擊晉東南時，面對濁漳河而不敢渡涉，平順遂賴以保持。山西地形的複雜與艱險，也使敵軍爲之愁眉不展。

翌日，遇八路軍一二九××師，團長韋君，爲一廣西籍的青年軍人。他所統率的部隊，最近由冀南調回整理，那晚上暢談在冀南堅持平原遊擊戰爭的情形，有聲有色。他承認山西地形雖好，但人力物力的條件，總是趕不上平原，所以他仍願有機會再到河北平原去作抗日遊擊戰爭。

過 封 鎖 線

十五日下午，辭別韋團長，繼續前進。晚上要衝過敵人自黎城至東陽關的那一段封鎖線，（僅有三十里）所以大家的情緒頗爲緊張。團長派了一連人護送，由一個青年連附率領。他是一個華僑，剛從抗大畢業，操廣東式的國語，態度天真爛漫得可愛。

這一條封鎖線，敵人建築了每間隔二里的碉堡，構成交叉的火力網，佈置得極嚴密，白天，這裏總要駛過數百輛的汽車，滿載向長治增援的敵軍。據偵察哨回來的報告，敵人汽車通過時，曾發了數十砲向附近山地，作威力搜索，然後很謹慎的通過，因我軍經常劫車截擊，曾使敵人領受了多次的痛苦教訓。

接近封鎖線村落，沒有人烟，連黑夜的犬吠聲也聽不到。緊靠公路兩旁的村落，皆駐有敵人守備隊。是晚十時，隊伍開始急進，戰士橫擎着武器，準備迎擊不可知的突襲。在將近公路時，前面一位女同志行動略一遲慢，致造成我們後面一羣人掉隊。我們那時只有一排武裝同志，藉北斗星而辨別方向，循小路西行，走到翌晨四時，始離險境，這裏要特別感謝那位青年連附的英勇和機智。

抵晉東南

第二天，我們在距黎城二十里的村落中，會合昨天晚上先過封鎖線的同人。黎城敵軍此時突向附近進犯。消息傳遞之快，超過敵軍快速部隊之速度。民衆一面通知我們，一面即實行空室清野，扶老攜幼到深山中去。我們一面把部隊展開，準備迎擊，一部分則繼續向遼縣前進。

相當疲憊的長途行軍，抵遼縣境內的桐峪鎮，才獲得充分的休憩。此地自遼縣淪陷後，居民遷居者頗衆，市面上有各色各樣的消費合作社，氣象繁榮。這裏有新華日報華北版，每隔兩天可到，還有戰區政治部主辦的黃河日報，藉此可使堅持敵後抗日的軍民，雖僻處銅壁鐵牆的太行山中，仍能清晰迅捷的瞭解全國抗戰的形勢，和國際局面之變遷。

九月二十日遼縣

五 八路軍將領們

在遼縣桐峪鎮，會到了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將軍。當時他從冀南平原凱旋歸來不久，穿着日本軍隊的大衣，嗶嘰軍服，精神奕奕。他的談話中，常雜以有趣的幽默材料，往往講得大家笑不可仰。但愈到這樣的緊張關頭，他愈是不笑，裝做異常嚴肅，這樣，將促使聽者的笑聲，更加宏亮起來。

劉將軍眇一目，內戰時代，他的綽號叫『獨龍眼』，名聞全國。但是現在已裝上了一隻假眼睛，戴上眼鏡，已看不出有什麼殘疾的痕跡了。他是中國著名的戰略家之一，曾在莫斯科受過高級的軍事教育，外國報章上提到中國抗戰，總是講到他的機動的戰略

戰術。他獲得這樣光輝的榮譽，決不是偶然的。抗戰以來，轉戰晉冀豫三省，造成無數的光榮勝利，耗去若干腦汁，那是無從統計的。

他最得意的傑作，是發明挖溝破路，改造平原地形。否則，河北平原將是敵軍最能發揮其機械化的特長，縱

橫疾駛，武器比較拙劣的我軍。休想在這種開闊地帶能堅持敵後平原的遊擊戰爭。劉將軍最初奉命配合徐州會戰，東進入冀，開始時也吃了幾次敵人快速部隊的虧，平原不比山地，一望無垠，不能迅速



成例，從此冀魯豫各地都風行破路挖溝運動，各地平原抗日遊擊戰爭遂大大的開展。據劉將軍的看法，不僅平原可以改變成爲河川，就是敵人的碉堡政策，也可用奇襲火攻等有效的辦法來應付的。他似乎具有堅決的自信，認爲只要民衆支持戰爭，沒有不可克服

轉移。後來他動員了當地民衆，將平原挖成溝渠縱劉橫的地形，這樣，使滿載伯敵軍汽車，其平均速率，承每小時只能走十八里，因將爲他們須一面修路，一面軍行進。冀南平原抗日遊擊戰根據地的樹立，打破了平原上不能堅持遊擊戰的

的困難，也沒有不可戰勝的敵人！

三天之後，我隨着劉將軍翻山越嶺，到十八集團軍的總司令部。中途他慰問受傷將士，親切體貼，使我看到他們部隊中那種特有的友愛。

朱德將軍在西洋的軍

事專家評論中，都稱他是

『中國最優秀的軍官，』

而且還說他『有利 (Lee)』

將軍的恢宏闊朗，格蘭特

(Grant) 將軍的堅忍剛

強，惠靈登 (Walling

ton) 大將的卓絕天才。』

在我最初的想像中，朱總

活和其他戰區的情形，當記者略述旅途所見後，他很興奮的說：『戰爭只要大家堅決的

打下去，我們會得到勝利的。兩年多來，我們都親嘗過敵人的飛機大砲，以及毒氣等

等，只要我們有決心，自然會打出辦法來的。』



司令該是一個巨人般的人物，一定見了使人感覺

彭『凜凜可畏。』

德 可是見了面，覺得他

悽 異常親切謙遜，態度像一

將 個誠實的農民。他的臉上

軍 總是帶着笑容，說話抑揚

頓挫，帶着濃重的川音。

他極關懷大後方人民的生

在任何艱危困難的情形下，朱總司令總是沉着鎮定，這是他的特點之一。有一次，一團新兵，在遼縣附近遭遇敵人的襲擊。因為卒不及防，又是未經訓練的新兵，所以接戰不久，即一哄而散。當這個消息傳到總司令部時，參謀長左權特地拿了這個電報，來請示朱總司令。那時他正在和一羣兵士打籃球，左參謀長急遽的談話，起先並不能引起他的注意，最後他才從容的說：『不要緊的！走就讓他們走好了，反正都是當地人，走也是走不遠的啊！』果然，不出他所料，在兩天



他依然是一個朝氣蓬勃的青年，不像一個上了年紀的人。有人在他五十四壽辰時賀詩一首，其中有兩句頗足以刻繪朱氏。——『鐵腕擘通長征險，危局常從笑裏安。』

彭德懷將軍的態度，比較的嚴峻，談話鋒利而急促，他現任十八集團軍副總司令，

善於指揮大兵團作戰。有時你去訪他，他的談話也許極謹慎簡單。可是等到熟識之後，他反而時常來找你，從國際到國內，從戰略到生產關係，能滔滔不絕的作長談，使任何人在他淵博的學識與偉大的遠見之前折服。其實這也決不是偶然的，他在總部中，大家公認是最用功的人物，小小的臥室中，堆滿了社會科學的名著和各地報章雜誌。朱彭的關係，類似廣西之李白，他們相互倚畀，統率着這支力量雄偉的抗日部隊。

參謀長左權，他是黃埔第一期的畢業生，沉默寡言。他要求往訪的新聞記者，事先告訴他談什麼題目。有了充分的準備，然後他始很有條理的發言。他的談話內容，緻密而豐富，記下來，就是一篇理想的專論。下面一篇『展望華北戰局，』便是根據他的談話而寫成的。

我在十八集團軍總部住了二十天，不僅找高級將領談話，作考察華北敵後抗戰之種種必要準備，而且詳細觀察他們的官兵生活和軍民關係。我覺得十八集團軍的基本信念，是他們是屬於中國人民的，他們作戰是爲了保衛祖國，保衛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戰。不是爲了報酬，更不是爲了升官發財，而是爲了實現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的理想。

他們每人，每月的確只拿一塊錢的法幣，可是沒有欠餉，扣餉，吃空額之事，米，

吃的是公家的軍糧，官兵一致，過的是極刻苦的生活，官長與士兵之區別，只在職務上的，而不是在日常生活享受上有霄壤之分。這點，堪為全國抗戰部隊做模範。十八集團軍的領導人，反對以金錢為招兵買馬，維繫軍心之工具，因為如果這樣，一定會招致部隊腐化墮落，全體官兵，日惟金錢是圖。而敵寇漢奸在進行瓦解我抗戰部隊的卑劣詭計時，其所費金錢，尤遠多於我們。安能保障今日以金錢收買來的士兵，他日能不為敵寇漢奸更多金錢所收買？他們擴大部隊與鞏固部隊，是依仗深入的政治工作和政治動員。正因為他們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為民族抗戰而獻身的決心，所以才成為非常優越的勁旅，在廣大的華北敵後方，能勝利地堅持戰鬥。

軍官們都簡稱『首長』，士兵則稱為『戰士』或『戰鬥員』。軍隊中的民主，比較的少，但是比起其他的軍隊來，那末仍然『民主』得多。經濟是絕對公開的，沒有『揩油』的事，任何官長都不能作出賣的勾當。教育訓練，在部隊中異常重視，每個勤務員每天都要上兩小時『政治課』。他們不是要求每一個人愚昧的服從，而是要每一個人都瞭解目前所處的抗戰局勢，怎樣來完成自己所擔負的戰鬥任務。誠然，缺點和錯誤也不是沒有，但是他們可以藉各種會議上的批判和個別的說服，來補救糾正，並不完全依靠一紙『等因奉此』的命令。

在我將離總部之前，曾策馬疾行八十里去訪問陳賡旅長。他是一個有趣味的青年將領，他的一生充滿着生動的革命史實。十三歲時，就當兵，拖着那一條和他身材相等高的步槍，整整地拖了四年。民十三年進廣東講武堂，以後又轉入黃埔軍校，成爲該校第一期畢業生。討伐陳炯明之役，他曾背着蔣委員長，從槍林彈雨的重圍中，殺出一條血路。北伐時代，曾任蔣委員長的警衛隊長，後來參加南昌暴動。一九三二年，參加豫鄂皖紅軍，任十二師師長，後至江西蘇區任紅軍學校校長，又任一方面軍第一師師長。他已有廿年的鬥爭歷史，飽歷艱危困苦，但是看起來，仍不過三二十歲的樣子，年青而活潑，像一個大學生。

陳旅初入山西最精采的一戰，是當敵人突破娘子關長驅直入的時候，他親率一團人在七互村伏擊敵人。戰鬥以後，一團人都是黃呢大衣，鋼盔，皮靴，新鎗，漫山遍野的高頭洋馬，供給了全旅人一月的乾糧，罐頭等等……。太原失陷，山西數十萬大軍惶惶然欲渡黃河，而陳旅却繞到敵人後方去了，大舉破壞正太路，使敵人爲了保護交通線，不能不抽兵來圍攻，而首次六路圍攻卽爲所粉碎。

去年春，粉碎敵人九路圍攻晉東南時，陳旅作了三次有名的勝利戰鬥，神頭村，响堂舖，長樂村之役。兩年來，該旅遍歷晉東南，冀南，魯西北，豫北一帶，像一支鐵流

突破敵人在華北的據點和封鎖。衝擊着那無數被敵人踐踏的人羣，而且溶化了他們——那些難民，皇協軍，紅鎗會，小商人，剃頭師父，戲班的鼓手，——都變成了抗日軍，堅強英勇的和敵人搏鬥。

現在這支陳賡將軍所統率的勁旅，雄踞於白晉路旁，像一隻飢渴的獅子，期待着痛快的戰鬥。

陳賡將軍搜集的戰利品，在八路軍中是最多的。舉凡敵人的照片，照相機，寶劍，書籍文件等雜物，他都極有耐心的廣為搜羅，他說抗戰勝利後要開一個戰利品展覽會。他的旅裏有一班孩子劇團，能演舊形式新內容的戲劇，博得晉東南各界的歡迎。

陳將軍特別好客，他曾有一次以極豐美的晚餐，招待過美國參贊卡爾遜氏，一切菜餚統是日本『皇軍』輸送過來的罐頭食物，連大米也是日本所產。中央軍裏的黃埔同學，對他都很尊敬友善，而華北聞名的孫殿英將軍，對他友誼更好。因為據孫談，陳旅長是八路軍唯一豪放的人物。

九月廿八日武鄉

新書介紹

國內團結與國外反響

每冊國幣八角